



PHILIPS



「聲」勢不凡

CD650



過去 飛利浦發明了雷射唱盤，使它成為今日聆賞音樂之新標準。

今天 飛利浦再度領先，推出 CD650，為您創造評鑑 CD 音源之新標準。

興奮 您會為 CD650 的功能感到無比興奮，FTS 電腦選曲功能，讓您可以預先儲存高達 226 張 CD 唱片之重播順序，日後重播任何一張 CD 唱片，一按 FTS 功能，電腦便自動重播您設定順序。

沸騰 先進的 16 比特 (bit)，4 倍取樣設計，使重播動態範圍擴大 8dB，使您感覺柴可夫斯基的 1812 的炮聲把您的揚聲器幾乎撕破的滿足感。

完美 CD650 突破性之 CDM 2 懸浮驅動組件，完全解決了共振的問題，德國 "Stereoplay" 雜誌在 6 月份發表之測試結果，CD650 創下了 116dB 紀錄性之訊噪比，已經接近了技術性之極限。

獨一無二的純白及數碼濾波雙輸出系統，讓您選擇最合意的音色。



CD304



CD350



CD150



飛利浦數位雷射唱盤

全省展示服務中心：

台北總公司：敦化北路150號 展示中心(02)715-5105
修理服務中心：長春路472號(02)712-5786

台中營業處：三民路2段44號(04)224-2790
台南營業處：小東路248-2號(06)234-7647
高雄營業處：五福四路200號(07)551-8571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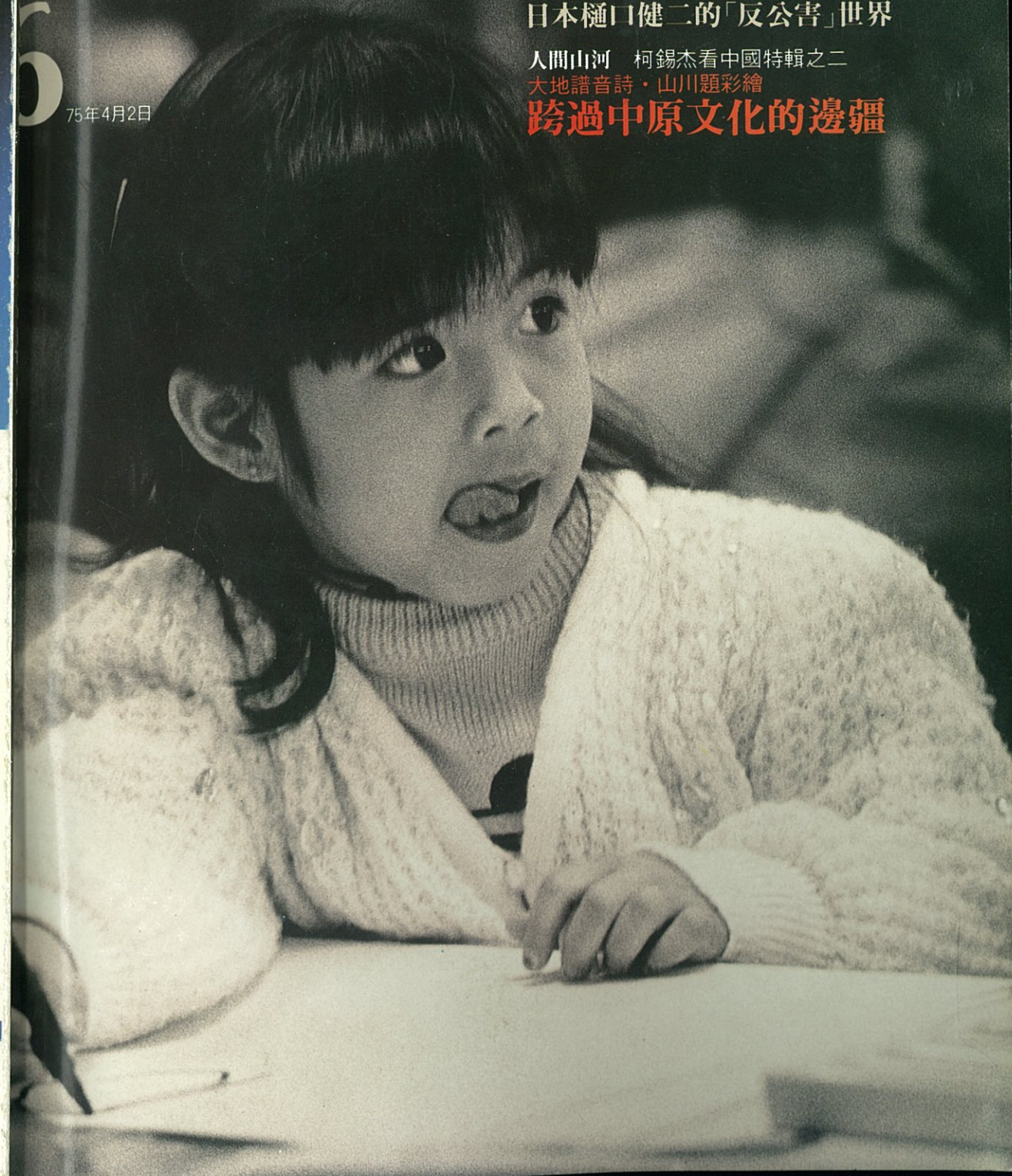
75年4月2日

《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
屬於兒童的，請還給兒童
鳥兒吃飽了沒有？猜猜誰在你背後？
拉拉大山下的沉思

人間現場報告
生與死的啓示

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日本樋口健二的「反公害」世界

人間山河 柯錫杰看中國特輯之二
大地譜音詩·山川題彩繪
跨過中原文化的邊疆



沒有人比YAMAHA 更了解音樂

的確沒有人比 YAMAHA 更有資格如此自豪。

由尋找森林裏的第一株木材，製造了第一架簧風琴開始，YAMAHA—這家100年的製造商，已為全世界奏出了豐富的音樂色彩。現在，無論你從那一方向踏入音樂界，你都將輕而易舉地發現 YAMAHA 的存在。

的確，沒有人比 YAMAHA 更了解音樂，YAMAHA 就是音樂。

● YAMAHA 音響，樂器經驗的無限延伸

YAMAHA 對呈現樂器的音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設備，以這種專業的技術與工藝，生產的音響製品，當然具有最好的樂器表現力。製造 YAMAHA 鋼琴所使用的木材工藝，運用在 YAMAHA 音箱的設計中，產生了極佳的聲音共鳴及優雅的木質感。在電子方面的能力是電子琴與音響製品共同發展零件的開發及自製能力，確保了產品高水準的品質。從鋼琴、管弦樂器、熱門樂器至電子樂器，每個部門都具有專業的人員及設備，在這些人員的品鑑下，YAMAHA 音響對樂器演奏的表現力，自然而接近原音。

● 科技領先，得獎——理所當然

YAMAHA 音響參加各項評賞活動，年年情不自禁的獲得大賞，以數位科技獎為例，第一屆日本Stereo Sound "CD Best buy" 第一名就是 YAMAHA 的 CD-I。另一產品 DSP 數位音場處理器，更大大的超越音響的傳真理論，實現「家中就是音樂廳」的真正夢想，這台 DSP 一推出，造成了全世界技術觀念的大旋風，並屢屢獲得獎賞的第一名。這就是 YAMAHA 音響的科技，情不自禁要創新與超越的心情。

● 重現樂器的自然音，YAMAHA 音響無法自謙

每台 YAMAHA 音響的機器上，都印有 "Natural Sound" 的字樣，因為自然的感覺最好、最真實，YAMAHA—樂器的王國，重現樂器的自然原音，YAMAHA 音響，無法自謙。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疆 (高上秦)

第6期

人

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王昶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郭力昕

採訪攝影 / 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總編助理 / 潘庭松

特約攝影 / 鍾俊陞

業 務 / 史庭輝

行銷主任 / 曾伯堯

會 計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貴雜誌的攝影及印刷超出了一般雜誌的水準，這證明只要有心辦好雜誌，品質是可以提高很多的。希望人間雜誌不要再安於目前的成就，能更精益求精、求新求變，並且減少紙質反光量，使閱讀時較不會刺眼。

王以任 3月10日

「人間」雜誌的確為我們的時代留下了痕跡，它是一份真善的雜誌（不僅僅是紙張和印刷上的精美）。我非常珍惜生命裡與「人間」共處的時間。

台北市 凃篤敬 2月21日

「人間」這本書的封面看起來並不很耀眼，可是裡面的內容確實相當豐富，讓我能體會人生在幸福與困苦中的差別。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我更會介紹給朋友，讓大家同享這份得之不易的知識。

劉秀美 2月2日

在琳琅滿目的書報攤上，躺著一本黑寒封面的雜誌，很是驚心動魄的紅色書寫著：人間；彷彿陳述著儘管現世存在的不完美，仍有許多遺憾與掙扎，卻是鮮活的人間情調。

這是近半年來頗受議論、矚目的「人間」雜誌，創刊之後，引起文化人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在校園內廣泛的被討論，在我所就讀的新聞系裏，就有不少同學曾在課堂上發表他們對「人間」的看法，對於陳映真希望喚起人類重新關懷和愛的理想，我們也有同樣的堅持和信仰。一幀幀大幅的照片和精闢用心的文字，揚展著「人間」熱切深厚的人道精神，異於常情的大面積黑色篇幅沈穩的堅定著記錄與傳真。細細閱讀過「人間」，除了深切感受其高度的人文氣息和深度的文化素質外，敏感、銳利的報導視角充滿著對人、對土地的關懷和摯愛，足

以發人深省。文字背後潛藏著社會問題因子，就宛若一個靜態的核子，經過震盪，期望在引發爆烈後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大量精緻印刷的照片使得「人間」更具生命，這些攝影作品所展現的意義不再只是文字敘述的配角或是填充版面的後補，它們本身都有獨立真實的面貌，強烈的內化為其訴求的力量和效果，在平凡和真實中透露著悲天憫人的情意。不論是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導攝影連作，或是來自衣索匹亞的緊急報告，在視覺的直接傳達外，都提供了一個寬廣的空間讓讀者思考、反省。這在目前眾多雜誌中對於照片的應用往往侷限於說明或搭配版面的傳統作法，尤其獨樹一幟，充份豐富了攝影作品的內容和價值。

精美的編排和高水準的印刷，使這本內涵豐實的「人間」有著更完美的外在。全書一百餘頁，一百磅的特銅紙，加上複色精印，為文化人提供一份賞心悅目、高品質的出版物。標題採取醒目、正派的宋體字，且一貫使用。內文編排為直立三欄橫排，十五字走完，是一種令人不感疲累的編排方式。最值得一提的是每頁均有圖片，形成人間的一大特色。由這些細節和編輯的精心安排都反映出辦雜誌人的用情和功力，為台灣雜誌界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在人間擴散成愛和理想的空間。

「人間」的備受矚目不完全是由於陳映真的個人背景或是各界意見領袖的推薦，而是其本身真正具備了值得敬重的莊嚴基質，即使是對影星鍾楚紅的採訪報導（見人間創刊號）亦不流於俗套。

我們欣見「人間」的誕生，更願它繼續成長、茁壯，為著對人世的希望、愛和感動！

文化大學新聞系鍾郁美

2月6日在書店翻閱雜誌時，我被「人間」雜誌親切有力的封面吸引住，她所報導的內容和取材的態度更是嚴謹。我當下告訴自己——非買不可！相信她將會帶給我更多的「人間資訊」，讓我們彼此陌生的人再度熱絡起來。

施福忠 2月15日

上次請教您如何能購得「人間」前四期的方法，勞您回信詳細告訴我，真是十分感謝！您提到，只要我將訂期提前至第1期開始即可，但現在我又有另一問題：因為在收到您回信之前，我就已將劃撥單寄出，訂期為75年3月～76年3月，（劃撥地址為台中市黎明路38—30號），那麼現在該如何呢？是否能麻煩您將我的訂期提前四期？或者是麻煩您直接寄上前四期給我，然後告知我費用多少，我再依數劃撥過去？勞您費心了，謝謝您！

如果一封簡短的信，就能帶給你們溫暖及鼓勵，那真是我十分樂意而為的！我想，你們一定是一群精力充沛，朝氣蓬勃的工作者，執著、無怨地為自己的工作努力付出。相信你們的苦心一定會獲得廣大的迴響及關懷，使我們這塊土地變得更美好！當你們疲累、遭遇挫折之時，別忘了——遠處永遠有人默默地祝福你們，當你們喝采！！

中央大學 董桂月 3月6日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讀到「人間」雜誌，當時心中有千百個感動，相信「人間」雜誌能使我們這個社會更有希望。

雖然只讀過一期，我就深深地敬佩於「人間」報導工作者的誠心和勇氣。身為護校學生經濟能力有限，但是我願意以訂閱來表示對「人間」的支持。

王敏玲 3月4日

編輯室報告

問題，會因比較而戲劇般浮現；問題，也常在比較中獲得突破。

這一期，我們以「怎樣的孩子，怎樣的未來」為中心，分別從都市、鄉村、山地出發，切入各自的生活縱深，追蹤觀察了孩子們成長學習的不同場景。希望透過一個比較的觀點，展示出當前環境下的「未來主人翁」們，正在或即將面對的諸般課題。

這是一個廣闊開展、集中表現的專輯。它所提供的訊息，在鮮活的類比中，份外值得有心人的關切。我們謹以這個長久策劃的工作報告，敬獻給普天下的父母和子女。（參見第6頁「屬於兒童的，請還給兒童」，22頁「鳥兒吃飽了沒有？猜猜誰在你背後？」，32頁「拉拉大山下的沉思」各文。）

凝視着這一個孩子們的天地，我們不能不想到：在同一個天地裏面，還有哪些被人遺忘了的隱晦的角落？這就是「悲愴祈禱文」（48頁）和「焊鎗、鑽子、腳踏車」（58頁）所呈現的世界了。在前者，阮義忠以特寫的方式，逼迫我們看到、聽到並且想到，那些在荊棘中萬般艱辛地掙扎着的殘障兒童，他們無言的酸楚與尊嚴；在後者，小小街頭工宋文章的故事，更是一個困於貧乏而終能邁出貧乏的苦兒奮鬥史。作者以六年的時間，長期關照並紀錄了這位小朋友成長歷程的溫馨事實，也令我們感佩。

然而不論貧困也罷，殘障也罷，生命本身飽滿自足的意義，却不容也不應被我們忽略。本期的圖片散文急診室筆記，尤其深沉而有力地見證了這一份悲憫的祝福：生的可貴與禮讚。（74頁「生與死的啟示」。）

的確，只有在「珍重生命」的巨大背景裏，人的價值才得以肯定並一天天滋長起來——本期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樋口健二的反公害世界，正是一位懷抱着良知與大愛的報導攝影家，為生命辯護的卓越典範。他的從不屈服的努力，充實了也照亮了人間的條件。（82頁「我控訴！」）

上一期，我們公布了有關大學生同居問題的調查報導和問卷，曾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我們在感謝中更深刻的警覺到媒體的力量和責任

。本期的人間座談，是針對這個問題的進一層的挖掘、思考。（68頁「揭開這一層神秘的帷幕」）

另一個備受各方重視的特輯是：柯錫杰看中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時報周刊，都曾以鉅大的篇幅或摘要或轉載。在這一期裏，柯錫杰再度引領着我們，跨過中原文化的邊疆，訪侗寨、入苗鄉、探布依……深入中國西南邊荒，觀賞那回應着歷史的傳奇的「龍角」，傾聽那凝聚着世間的深情的「蘆笙」；在他與西南少數民族共度春節的這一系列報導中，我們也一一親炙了這一片花飛蝶舞的諸神垂愛的家鄉。（92頁「山川題彩繪·大地譜音詩」）陸遙的「如歌的南方」（120頁）、韓國鎮的「傾聽，那天籟」（130頁），更從歷史學的、民族學的、音樂學的各個角度，為這個特輯帶來了美麗而悠遠的回音……



為了報答讀者的支持和熱愛，兩期來，我們都曾增加了巨幅的彩色畫頁；這一期我們更不惜成本，不僅增加24頁彩色，使原來32頁的彩幅擴充到將近一倍的56頁，更增添了8頁內文，使篇幅擴充到136頁。此外，在回收的讀者調查中，普遍反映了一種建議：特銅紙面過份光亮了，不易閱讀。這又促使我們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自本期開始，選用價格更昂貴的雪面銅版紙精印，回饋讀者。

所有的這些變動，每一項都提高了我們的成本，我們依然要在一片漲聲中說：「人間」不加價！

8 封面報導 攝影■李文吉 撰文■余小民 《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之一：都市場景 屬於兒童的，請還給兒童

究竟，我們希望什麼樣的孩子和未來呢？
是競技場上的「冷面殺手」？是失樂園裡的「
忘憂天使」？還是手足世界的「人間公民」？



24 《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之二：鄉村場景 攝影■ 撰文■郭力昕 鳥兒吃飽了沒？猜猜誰在你背後？

有人曾統計，開創性偉人大半出身於鄉村。同樣一句話，能否適用於
今日台灣農村的子？王文乾小朋友的一天，提供了一個探測。

34 《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之三：山地場景 攝影■鍾俊陞 撰文■官鴻志 拉拉大山下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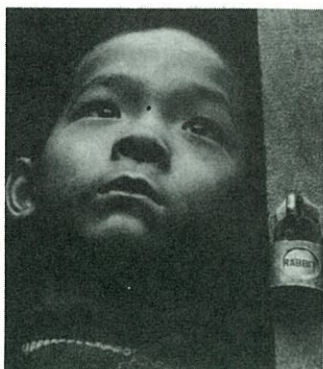
山地兒童很早就學會了如何捕捉山鼠或長尾山娘；如何辨認山豬、野羌的腳跡；
傳說他們是「百步蛇的蛋、太陽的孩子」……

50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撰文■阮義忠 悲愴祈禱文

常常，我們遺忘了在殘障廢疾中掙扎成長的孩子……
阮義忠懷着悲憫，敬畏的心，記錄了他們的尊嚴和酸楚。

60 人間燈火 攝影■陳炳勳 撰文■紀惠容／陳炳勳 焊鎗·電鑽·腳踏車……

他才八歲，身子枯瘦弱小，偏處在街頭的陰影
裡，手裡的焊鎗正呼呼噴出危險的高溫火焰……



68 人間圖片散文 攝影■鍾俊陞 撰文■趙英／鍾俊陞 生與死的啓示——急診室筆記

在陰陽兩隔，斷然絕滅的生命終站裡，我更體
悟了生的可貴和禮讚

78 人間座談 攝影■古才人 紀錄■李瑞 揭開這一層神祕的帷幕

從悲辛的例證到沉痛的呼籲；從大學到整體的
社會、文化……專家學者為徬徨在暗夜中的「大
學生性、愛、婚姻」問題尋找曙光……

84 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 攝影■樋口健二 譯述■李永熾 我控訴！

樋口健二的「反公害」世界

他是莊稼漢，是臨時工，也是賣不出作品的報
導攝影家；他用鏡頭，向日本社會的公害結構
，提出了堅定不移的抗辯，十七年如一日。

94 柯錫杰看中國特輯之二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孫瑋芒／柯 明 山川題彩繪·大地譜音詩 跨過中原文化的邊疆

跟隨着柯錫杰的步履，我們神往於王陽明曾經
徘徊過的苗鄉；我們也尋味着白居易曾經聆賞
過的「銅鼓」；就這樣，那些西南少數民族的
花飛蝶舞的故事，都活潑起來……



120 攝影■柯錫杰 撰文■陸 遙 如歌的南方

「俚族」子女，可以默誦出前後20代祖先的名稱；「布
依族」民歌中，甚至還有英台與山伯的戀愛悲情；…

130 攝影■柯錫杰 撰文■韓國鎮 傾聽，那天籟！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多聲部合唱」，不僅可
比美世界最著名的民間合唱傳統，也是人類音
樂園地中，可貴的瑰寶。

■特訊■

本期增幅 8 頁，加印彩色 24 頁，原 32 頁彩色，
增至 56 頁；並依讀者建議，全部改用爽目利讀
的雪面銅版紙精印，費用愈昂，我們依然堅持
：服務讀者，不加價。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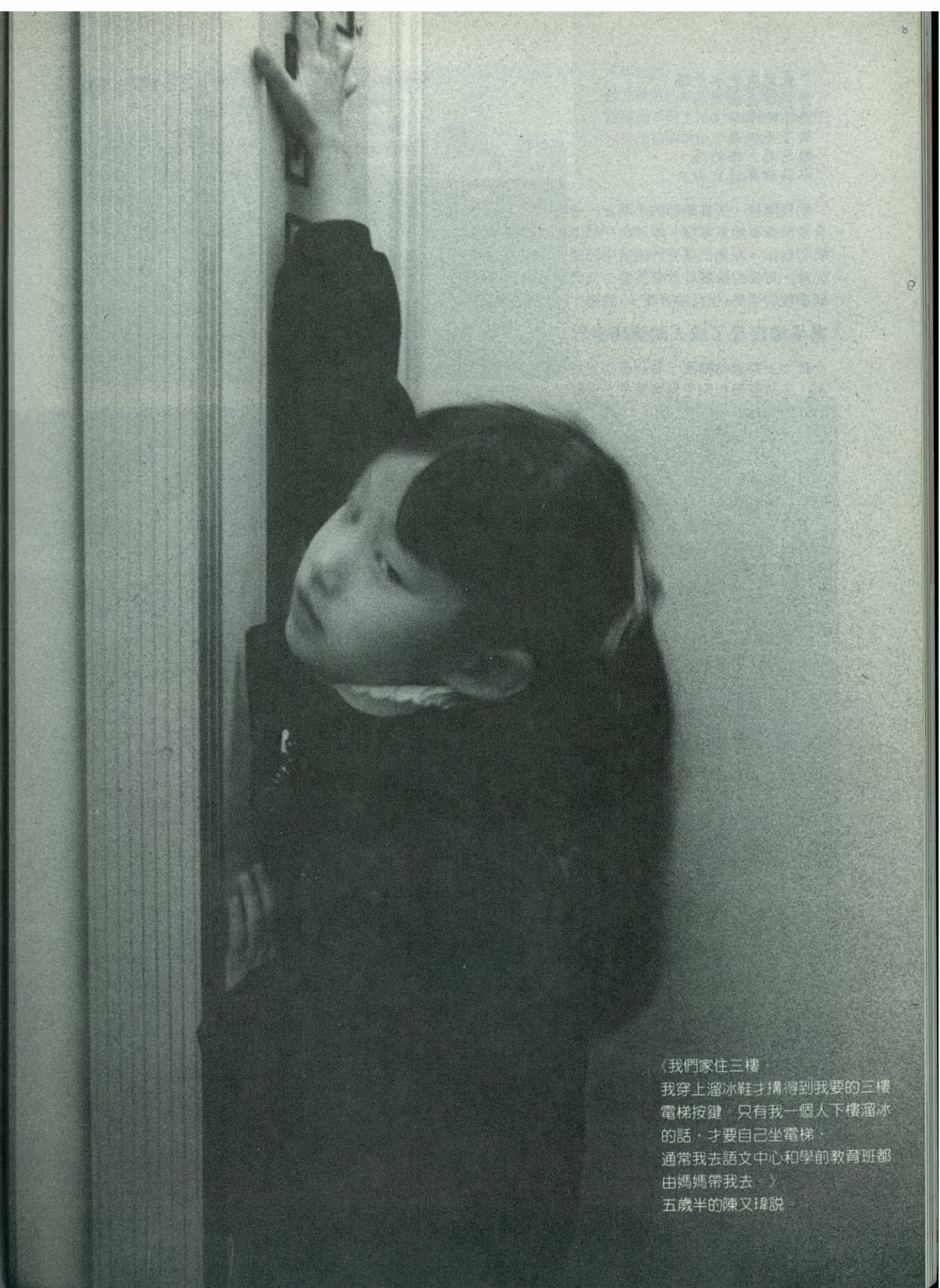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11 弄 17 之 1 號
電話／(02) 700-6304, 702-6750

屬於兒童的， 請還給兒童

都市兒童生活的追蹤特寫

聽說過速食兒童吧，聽說過鑰匙兒童吧；
聽說過兒童才藝補習班、幼兒英文教學吧；
也聽說過小留學生，也聽說過九十分的成績還在打手心……
在都市裏，我們究竟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成為什麼呢？
競技場上的「冷面殺手」嗎？失樂園裏的「忘憂天使」嗎？
抑或是手足世界的「人間公民」？
在鄉村裏呢？在山地裏呢？如果幸運，不會被污染的話，
這些孩子也許有清澈的溪流、翠綠的林野；
也許有看得到的百花四季的開放，蟲魚不時的出沒。
然而看不到的，他們還有哪些隱隱逼來的風雷？
「怎樣的兒童？怎樣的未來」專輯，就在這份沉思和關切中，
一步步深入到我們的「都市場景」、「鄉村場景」
和「山地場景」之中……

攝影■李文吉 撰文■余小民



《我們家住三樓，
我穿上溜冰鞋才搗得到我要的三樓
電梯按鈕。只有我一個人下樓溜冰
的話，才要自己坐電梯。
通常我去語文中心和學前教育班都
由媽媽帶我去。》
五歲半的陳又瑋說。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樂悠悠。
倦了臥水草，
餓了覓小蟲。
樂悠悠，樂悠悠，
水晶世界任自由。」

幼稚園裡，天真無邪的小朋友一邊哼唱著，一邊配合老師彈奏的風琴聲，學著魚兒悠游自在的樣子做手勢和動作。在他們湛亮的眼睛中閃耀著健康、活潑的光輝，可愛的臉龐綻放著笑靨；他們學著魚兒在荷葉底穿梭的姿勢，相互繞著圈子，歡樂、頑皮地玩鬧著。

過早地接受了成人的號碼世界

黃太太穿過幼稚園，看到這些兒童稚氣、無邪的表演，不禁莞爾起來。兒童真是上天給予人世間的至深的祝福和歡樂。

她走向與幼稚園緊臨的一所小學，這時候同樣是來接子女回家的父母親們，也陸陸續續地到達了。

在一年某班的門口，黃太太滿心喜悅地看著自己女兒的嬌嫩的臉色，以及那一雙和悅優美的眼睛。

黃盈惠一看到母親出現在門口，立刻嘻笑著整理書包，準備回家了。放學鐘聲一響，教室裡引起一陣騷動。

「坐好，別急」戴著眼鏡的導師大聲叫著：「7號、13號、19號…到前面來。」

被點到號碼的孩童遲疑著、緩慢地走到黑板前面，還不時回頭看看教室外面的媽媽。

「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叫你們出來？」

小朋友緊張地面面相覷著，站在室外的媽媽們也是一臉的尷尬。

「你們聽清楚了，寒假作業明天一定要交，不要又告訴我這個、那個理由，老師不愛聽！好了，回去吧！」導師一說完話，小朋友像解除了緊箍咒似地回到座位上？拎著早已收拾好的書包，要放學了。

不會製造麻煩的「乖」寶寶

這時候，「娃娃兵進行曲」在擴音器裡播放出來，小朋友排好隊魚貫地走向操場，參加降旗典禮。

導師走出來，一面和家長們寒暄著。

「您好，小玲啊！今天很乖喔。」導師說。

「張老師妳管教得好哪！」一位家長客氣地說：「真是謝謝。」

「李太太妳也來接孩子啊？」女導師說。

「是啊！車子多，孩子還小嘛！」李太太回答。

「我們家小華來這裡可是乖多了。」

聽著她們的對話，讓我覺得我們忽視了兒童天性的活潑和好動，太早強迫他們變成不吵鬧、不製造麻煩的「乖」寶寶了。

在操場上；兒童七嘴八舌地嘩鬧著，他們熱烈的生命裡，像是有永遠敘說不完的新鮮事兒，在那裡互相

交談著。旗台上的訓導人員不停地透過麥克風在嚷著：

「把嘴巴閉起來！」

「起立，蹲下。」

好不容易挨到降旗典禮結束，小朋友蜂湧地擠出校門。一路上蹦蹦跳跳地，有的互相追逐著；有的三、兩成群匯集到人行道上，拼命地把話匣子裡還沒有說完的話題，一股腦兒地掏出來說著。

被壓扁了的大自然

黃太太牽著女兒穿過台北市東區的商業街，兩旁琳瑯滿目的櫥窗裡，陳列著各式各樣的商品，有電動機械人、精緻的糖果、多種款式設計的服飾、兒童讀物，無一不像是張張甜蜜的嘴巴，在向兒童召喚著。

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車輛發出刺耳的喇叭聲，黃太太



下午四點，
台北東區的私立小學降旗放學，
富裕而不用上班的母親在操場邊的
水泥地等待接送子女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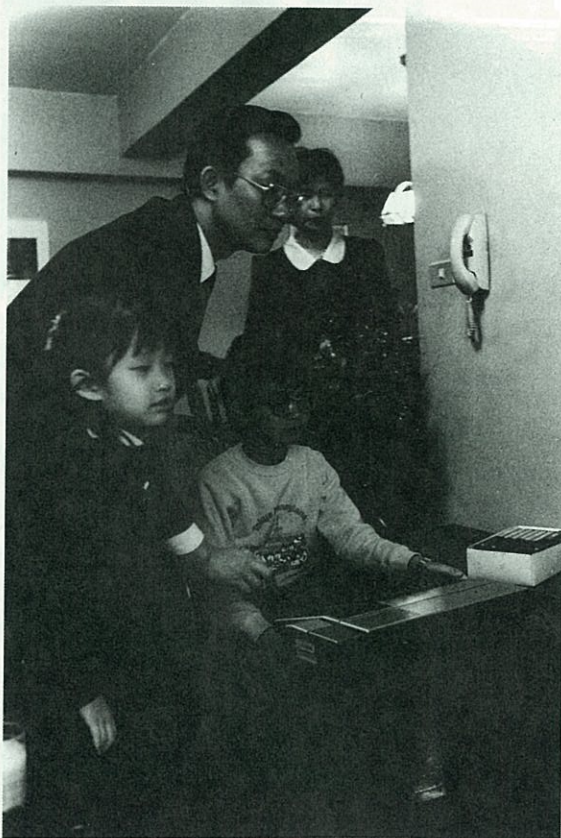
小學放學。在私立小學就讀的小學生的交通工具有校車、公車、社區小發財車和轎車。

和盈惠順著擁擠、雜沓的購物人潮，走回家去。

走進電梯，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不銹鋼的塑材、寬大的鏡子，隔絕了外界隆隆的車聲和人群。居住在公寓裡的都市人，像固守著一座安靜、堅冷的城堡，和外界互不相聞；用這一方淨土來護衛著他們僅有的一點空間和隱私。

在這樣的公寓裡長大的都市兒童，也相對的失去了鄉村孩子放紙鳶、抽陀螺、玩泥巴、到溪裡釣魚，去林野漫步的機會。

在都市裡，兒童所能接觸的綠地、活動場所也是微乎其微的。根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統計，至69年底，台北市一共規劃了七處小型運動場、兩百廿一處小型花園。這一項由聯合國補助經費的「公共設施工程」，由於聯合國基金終止補助，從69年至今一直未有新的規劃和增設，以如此貧乏的設施來提供台北市現有六百萬人口的休閒、運動空間，顯然是發揮不了什麼功能的。



陳必傑座前是Texas Instrument
出品的家用電腦。
螢光幕上是英文算數題。
電腦邊附加的小盒是「語音合成器」
，不停發出美語解說。

黃盈惠認識的大自然被壓縮成家裡平面的山水畫壁紙，她的運動空間也縮小在屋子角落的一架健身跑車上。從山水畫的壁紙裡，看得到搖曳的樹影，卻聽不到潺潺的水聲，聞不到大地上流動的春的氣息，也觸撫不到鮮活的自然與生命。

在電話筒裡交朋友

一回到家，電話的鈴聲響了。「喂，」黃盈惠跑過去接。

「作業是那一段啊？」從電話的彼端傳來稚氣的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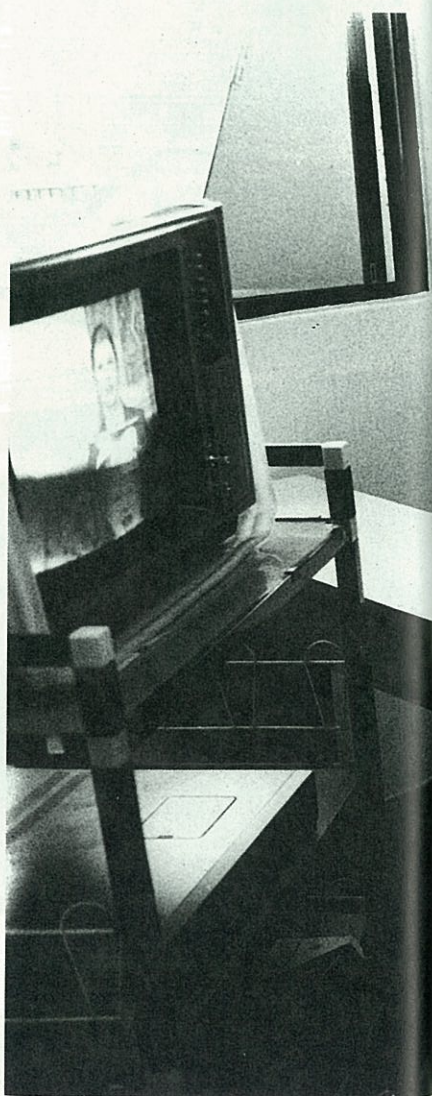
「第一課的最後一段，還有生字抄五遍。」

「噢，知道了，我要去玩電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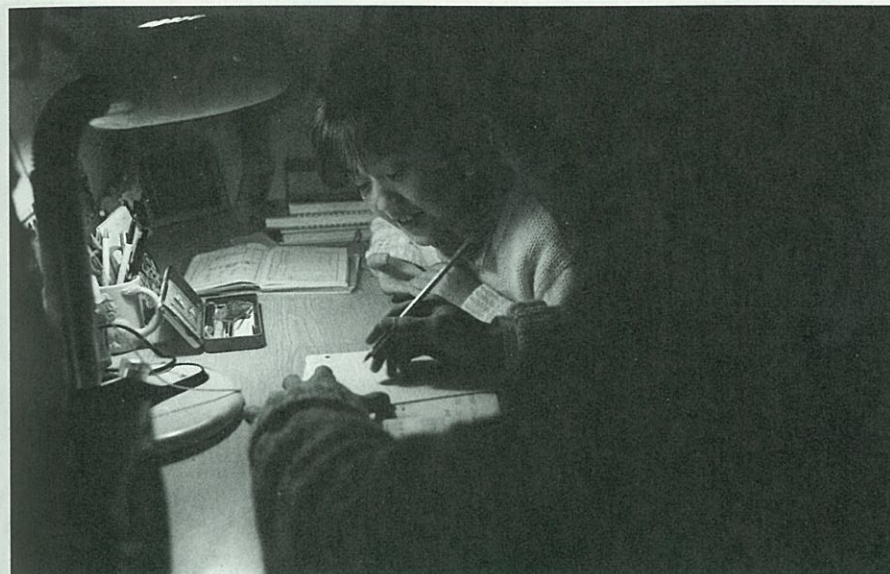
「老師說要先做完功課，才可以——」黃盈惠活像大人模樣地說著：

「太空爭霸戰吔？好好玩噢！」

下課以後，黃盈惠每天有一個小時左右的家庭作業



語言中心的一班
小學生正在看著
教學錄音帶複習
。《The train
goes into
the tunnel.
The train
goes out of
the tunnel.》



姚小妹的家教老師正在為
她演算數學題。





。除此以外的時間，她和同學、玩伴的聚會很少，連住在同一條巷弄間的同學，都是只靠電話通訊連絡。

黃盈惠放下電話，凝神貼著父親購置的水族箱，喃喃地唸：「紅牡丹、神仙魚…」

黃太太利用家居空間的時間，學習插花。盈惠從母親插好的花卉上，也認識了「火鶴、天堂鳥、滿天星…」多種花的名字。由於居住環境的限制，都市裡的兒童對於大自然動植物的認識，一般大多僅止於名詞的記憶。

住在忠孝東路的陳太太從小在鄉下長大，對種植花木有濃厚的興趣。「我都把水果的種子、買來的盆栽，種在陽台上，讓孩子們多一些認識。」陳太太說。

石榴掛樹上，西瓜長地上…

有時候，兩個孩子依偎在母親的懷裡，看著陽台上的植物。陳太太親切、詳細地解說：「石榴是長在樹上的，但是，西瓜就不是了，它是長在地上的。」

舞蹈課的姚老師說：

《你們兩個，筋骨硬得像歐巴桑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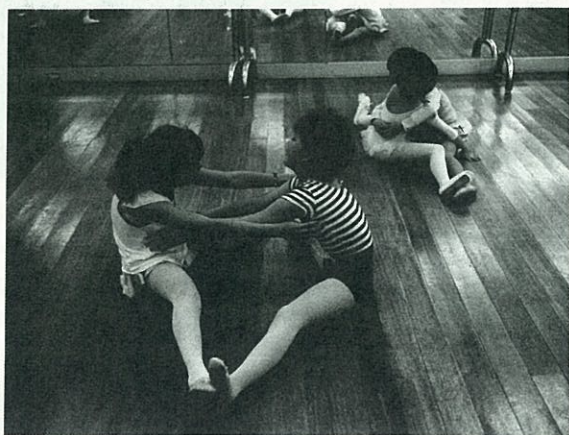
五歲大的陳又瑋帶著甜甜的聲音問：

「媽媽，今天有一隻鳥來吃我們家的石榴喔！」

「那是麻雀啦。」已經唸五年級的陳必傑搶著說。

「哼！不是啦，它是綠色的啦！」陳又瑋嘟著她的小嘴說。

「全身小小的、綠色的，那種叫做蜂鳥，以前媽媽住在鄉下的時候，田野裡樹上到處都是呢！」陳太太



沃夫音樂班的姚老師說：《我的鼓聲一停，你們每個人做出一個姿勢，譬如這樣……》

媽媽說彈一首給叔叔聽。小學一年級的黃盈慧四科總分是398分，應該是第二名，班上有十幾個400分的第一名，但是她音樂、美術的成績却都遠遠勝過他們，因而總成績還是她排第一，被同學選為班長。



一邊回憶著說。

由於成長環境的不同，都市兒童往往從書籍中學來一些他們還無法消化的知識。

陳必傑在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聽到老師談起「狂犬病」。

「和狗狗太親熱，被傳染的機會就會增加。」

「那，老師，我常常和我們家的狗狗親嘴，會不會得狂犬病？」陳必傑狐疑地、睜大眼睛問。

「最好避免喔！」

幼小的心靈開始惶惑起來，回到家陳必傑就拉著母親一起查「幼兒百科全書」。當他知道狂犬病還有一段潛伏期之後，從此就陷入憂悵的情緒裡，日漸消瘦下去。直到陳太太帶他到台大醫院看過門診，才逐漸地舒解開來。

生動的「百科辭典」

許多時候，有心的父母也會費盡心思，希望採取其他的方式，來幫助子女突破成長環境上的限制。譬如陳太太和他先生，就曾親手製作了他們兒時在鄉間所玩耍的滾鐵圈、鐵輪桿…，讓子女也能享有鄉村兒童的活動方式；黃先生則喜歡在假日裏駕著車，帶孩子

到郊外去爬山，「每個孩子都是雀躍歡欣的，樂得不得了。」黃先生笑著說。

大自然原本就是蘊育兒童最佳的搖籃，在這裡，一切書本上的知識、圖片，都變成如此生動而鮮活了。當我們談到這種經驗時，黃盈惠羞赧地躲到母親背後，小聲地說：

「很好、很好玩。」

她也許不懂得太多的形容詞，來描繪這件事情。但是，她那突然煥發起來的眼睛，彷彿在述說著她在野外看到了無數柔嫩的花影，呼吸著春天的氣息，是那麽令人驚喜。

1908年，英國籍退役的貝登寶（Baden Porvell）將軍，創立了英國的國際少年團隊組織——童子軍。他也選擇了優美的自然環境，透過野外生活的訓練，來激發少年的進取心和培養良好的國民精神，這個組織和它的訓練方式，立刻傳遍了半個世界。可見大自然在誘導、薰陶兒童的心性上，富有多麼大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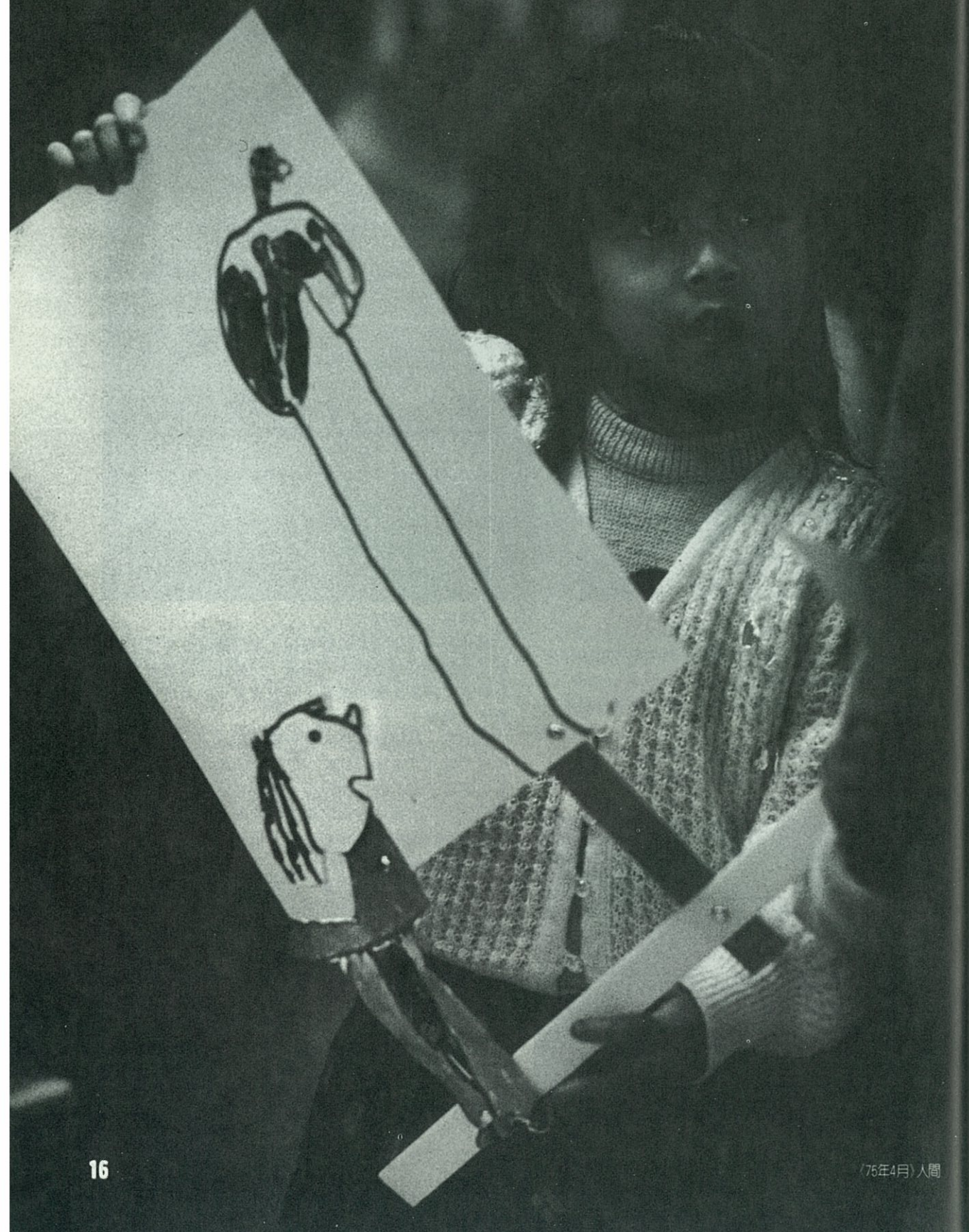
兒童天性喜好沒有杞憂、沒有活動障礙的生活空間，他們從野外接觸大自然回來，眼神更活潑了，筆下圖畫的內容更豐富了；除了原有的洋房、汽車，增加了鮮艷的花叢和活潑的鳥兒。但是，當他們回到工商文明的都市，競爭、快步調的生活方式，卻又立刻使他們的身心受到拘束。

「糟了，要遲到了！」

「糟了，沒有得到第一名」

一位六年級的謝貴琴這樣寫著：

這次畫的是「我的家」，完成後，
四歲半的廖婉伶和她畫的大樹與人的側面像。
她總是焦急得很，
深怕在一個半小時的美術課內畫不完。



「糟了，要遲到了，
車子還不來。
終於車子來了，
裡面人山人海，
不管了——
只好上車。」

字字句句流露出一個都市小女孩對生活的緊張、匆忙的鉅大壓力。文字是無奈的，心緒是沉重的，這應該是一個天真孩童的詩篇嗎？

事實上，工商業社會的高度競爭、成就慾望的強烈取向，也無不一一過早的降臨到了都市兒童的身上。

一天，陳必傑的表妹來訪，她向陳太太說：

「噢，姨媽，妳知道嗎？我們班上只有兩個人不會彈鋼琴呢！」

「都會彈啊？」陳太太驚訝地問。

「對啊！不會彈好糗喔！」六年級的小女孩正經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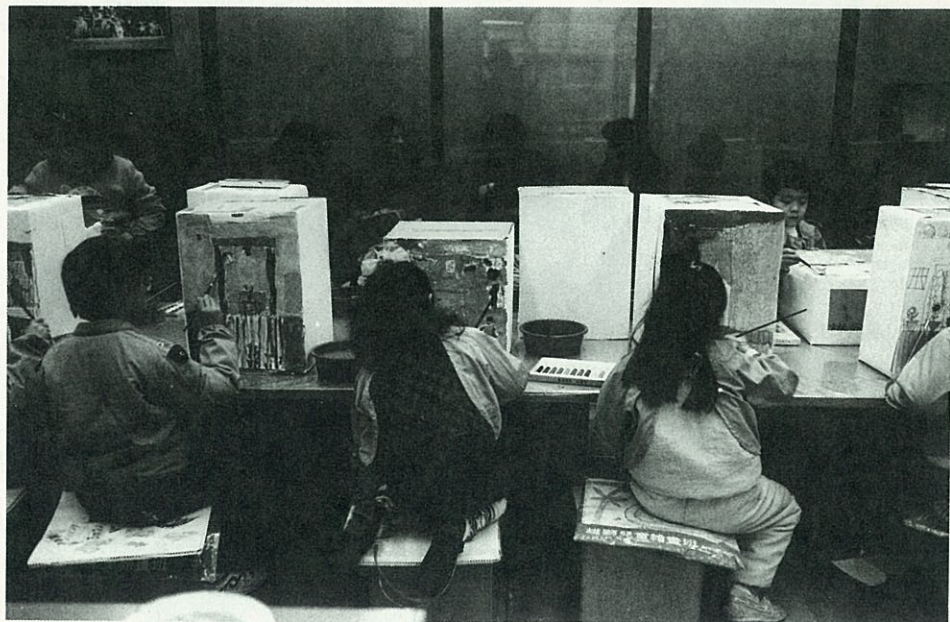
於是，陳必傑被送到鋼琴教室學琴。可是，煩惱並沒有結束。原本在學校課業成績極為優秀的陳小弟，由於一次考試美術課成績只得了85分，將總平均分數拉下來，名次略降，排名在全班第七；家裡的人似乎都不無遺憾，於是陳太太又為必傑請了美術老師。從此，陳必傑的總成績獲得全班第一名。

陳家一家大小的心都放下來了。陳太太說：「現在的社會競爭太厲害了，做父母的要避免孩子受到競爭失敗的挫折。」

黃盈惠的哥哥黃盈志就讀二年級的時候，有一天上完課回家，嘟囔著嘴、鎖著眉，坐在房裡一言不語。

「怎麼了？小寶貝。」黃太太焦急地問。

老師指揮他們將各自畫出來的家疊成高高的一落。
教室玻璃牆外是接送的家長。



鋼琴・珠算・電腦・英文・繪畫……

「今天上唱遊課，老師說會彈鋼琴的到台上去，別人都會，我都不會！」

「好好，明天就帶你去學。」黃太太說：「不過——你要學就得把琴學好，可不能半途而廢啊。」

「嗯。」黃盈志睜大眼睛，點著頭說。

如今，盈志早已不再上鋼琴課了，原因是手掌太小，「將來大概不會有很大的發展，而且，他的興趣也不大。」黃先生說。

卅多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我們的國民生活水準提高了，兒童所得到的教育資源也增加了不少；再加上家庭計劃推行的結果，也使得父母能夠投注更多的心力到兒童身上。

為了不讓兒童受到挫折、提高競爭和適應的能力，許多父母從學前教育的階段開始，就花費了大量的教育經費。於是，因應眾多家長的需求，各式各樣的兒童才藝班、語文中心……如雨後春筍似地出現了，課程包括：電腦、英文、珠算、作文、舞蹈、鋼琴、繪畫……不一而足。

家長在教育經費上的投資是驚人的，才藝班語文課的每個月收費一般在2000元上下，學前教育每月在4000元左右，每個家庭如果以兩個小孩作基準、各選兩種課程來學習的話，每月花費的金錢通常就要高達15000元左右。

媽媽不要哭！

在投資報酬的考慮下，父母的心理壓力也是沉重的。陳太太心裡惦記著子女日後更大的教育投資，她說：「買鋼琴是需要很大的一筆錢的，買了以後，孩子不彈了怎麼辦？做父母的在心理上承受的壓力比孩子

還要大。」

相對地，兒童也感染了父母的壓力。小學三年級的黃世保在「媽媽不要哭」的詩中，寫道：

我不會讀書，
妳哭；
我不會寫字，
妳也哭。
媽媽！我也想哭，
我為什麼這麼笨！

在成就取向的趨迫下，兒童被送進才藝班，發展各種興趣的可能，他們的壓力不只來自社會和家庭，還來自課程本身。

廖太太每個星期六下午帶著五歲的廖婉伶上繪畫班。許多家長都站在教室外的落地玻璃窗旁，凝神、殷切地看著自己的子女上課。

那一天，上的內容是「側面圖畫」。繪畫老師在台上努力地比劃著，讓兒童們了解「側面」的意義。

廖太太在窗外忐忑不安地看著，對我說：「我們婉伶太小，她跟本不懂什麼叫做『側面』圖。常常，老師交代的作業都是她要我幫她完成的，她說畫不好，會被別人笑的。」

臨快下課的時候，老師催促她說：

「廖婉伶，畫好沒有？」老師走到她的身邊說：「怎麼畫這麼久，還沒替人畫上衣服？」

婉伶緊張地趕快拿起顏料來塗抹。一會兒，老師又走過來，

「妳看，人走路的時候，怎麼會頭和手分得這麼開啊？」說得廖婉伶眼巴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臉無辜的樣子看著老師。

目前，台北市的才藝班、語文中心、學前教育機構

都未定案，其中的師資良莠不齊，多數課程也都未能針對兒童的發展需要來設計。但是，由於未立案的原故，台北市教育局也無法加以輔導和管理。

成長和成熟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據教育局的有關人士表示，曾經有過一家文藝中心登記為「補習班」，列案管理；但是增加稅賦和管理措施之後，該中心卻撤銷立案，轉進地下營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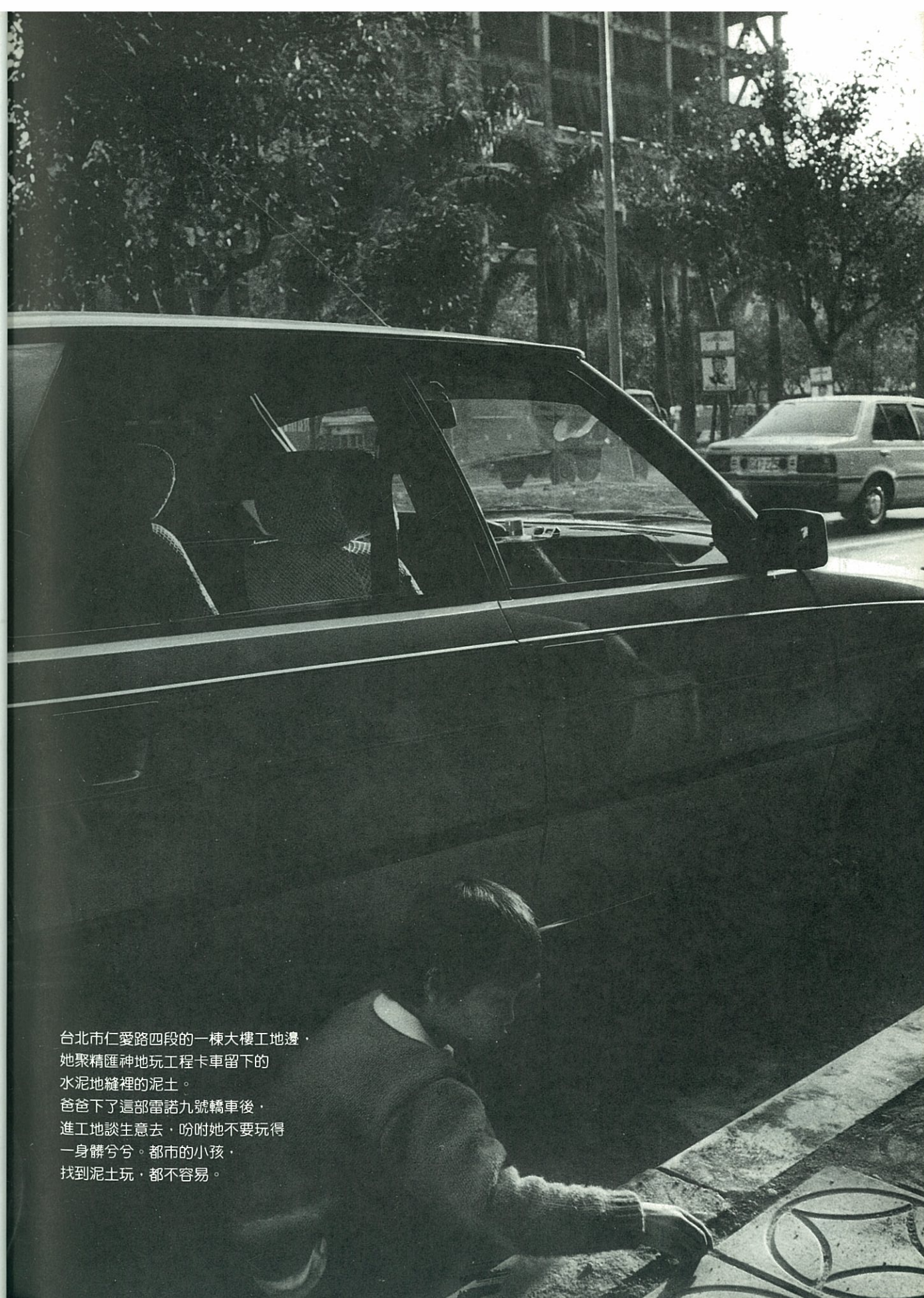
一位學前教育「親子館」的游館長感慨地說：「學前教育的目的，並不是要兒童畫得好、舞跳得好，更重要的是幫助兒童培養自信心、懂得尊重別人、能够分享工具、在團體中學習合群和守秩序。」但是，一般家長的教育觀念顯然有很大的偏差。

瑞士籍的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就曾說：兒童是生來就具有感覺、認知的能力，他們並不是一塊空白的畫布，可以任由成人們依照自己的意思，在上面塗抹、塑造出預期的圖畫。早在1759年，盧梭的「愛彌兒」也指出：「兒童是理性的睡眠時代」。不適合兒童每個發展階段的課程教育，只會導致揠苗助長的結果。

每年四十四億元的教育經費

自從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每一年台北市政府支出的國小教育經費，光是市立國民小學就高達新台幣四十四億元。但是，十八年來我們並沒有看到國小補習現象得以遏止；我們也似乎沒有教導出多少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學童來；依舊有許多國小的校長成天忙於開會、應酬；師範大學培養出來的師資，經常用非所學。在這種種不良的教育條件下，我們的兒童又能得到怎樣均衡、正確的發展呢？加上三十多年來，我們的社會一直瀰漫著升學主義、考試主義的氛圍，時至今日，兒童的小學教育依舊擺脫不了它

放學前，黃盈慧正等老師檢查完同學的寒假作業。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的一棟大樓工地邊，她聚精匯神地玩工程卡車留下的水泥地縫裡的泥土。爸爸下了這部雷諾九號轎車後，進工地談生意去，吩咐她不要玩得一身髒兮兮。都市的小孩，找到泥土玩，都不容易。

的陰影。

就讀小學四年級的楚曉雯小朋友，在「老師的教鞭」詩中，就曾表露了伴隨著考試而來的恐懼：

考試又到了
大家不停的求鞭子大爺
可是苛薄的鞭子大爺不答應
受了老師的使喚
狠狠地在我的手上咬了一口
.....

爲了升學的考慮，台北市每年有三萬多的家長帶著孩子，要擠進私立小學的窄門。台北市現有10所私立小學，依照民國74學年度的統計，只能容納一萬兩千名的學生就讀，僅是報名人數的三分之一。每年開學之初，只好由教育局派員到校抽籤錄取。

「私立小學的管教比較嚴格，生活管理上也較週到。我們可以稍稍放心。」這樣的理由成爲大多數家長的心願。雖然私立小學的學費高達10000元之譜，是公立小學的20多倍，但是有能力負擔費用的家長，照樣趨之若鶩。

縱使一切都如所願了，我們的若干家長還是覺得不夠，各種過早課餘的兒童才藝班、語言班；各種過早接受的國中英語、數學...的課程，紛紛出籠，四處林立了。這難道不是一種變相的「補習」教育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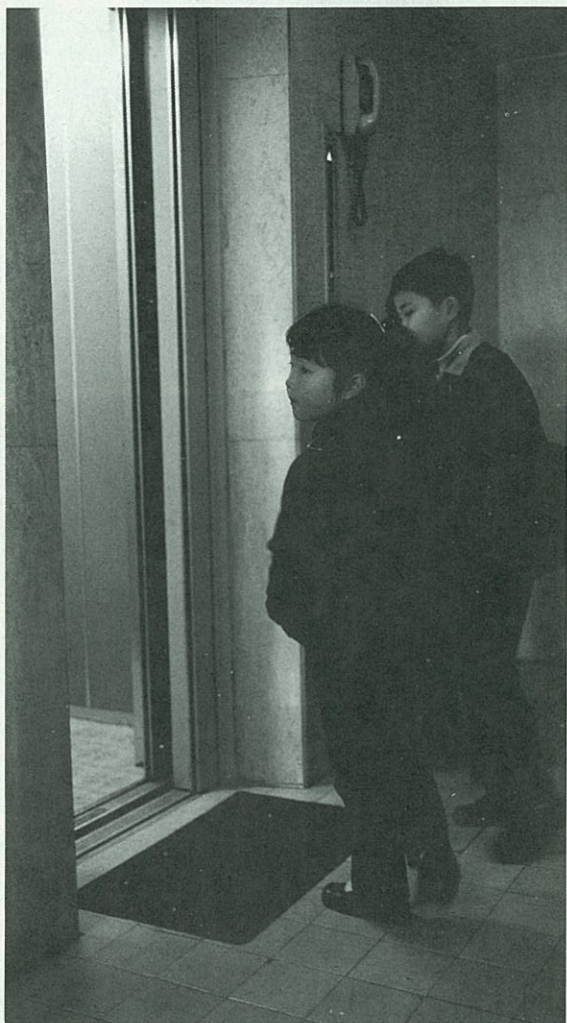
自由自在樂無窮

學習了多種技藝、知識，都市兒童與人競爭的生存本領提高了，但是原該屬於他們的生活被忽視了。每天忙碌於課業和補習，兒童的筋骨被強迫在桌椅上彎曲著，得不到舒暢的發展。長時間在室內燈光下成長的兒童，患近視眼的比例逐年增加著。根據民國75年的一項統計顯示，國小一年級的學童有12%戴眼鏡，而國小六年級學童戴眼鏡的卻高達40%，真是令人心憂的一個現象。兒童的歡樂、活潑和朝氣，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失去了。

這使我想起了那首兒歌：

「我家住在綠水中，
游來游去樂融融。
.....
但願漁翁不來擾，
自由自在樂無窮。」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會不做漁翁，讓兒童像魚兒般快樂地自由自在，盡情地享有他們的童年；我們什麼時候才會把屬於兒童的，還給兒童？



黃盈慧、黃盈志和黃盈傑放學回家後臨進電梯前。

生存的冠軍族？

訪柯華蕙教授 談變色的都市兒童教育

我們究竟需要哪一種國民？

問：可否請您談一談，兒童學前教育的重點和方針？

柯：教育的目標，因爲社會的信念和要求，而有不同的方式。首先，我們要自問的是，到底我們需要那種國民？什麼才是我們理想的公民？個人的看法是：世界性的公民；一個能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國民，才是最理想的。

基於這一個觀念，我認爲學前教育的重點在於：

1. 首先要幫助兒童瞭解自己。這是體諒別人、尊重別人的基礎。
2. 進一步應教導兒童認識他人，與別人分享工具與快樂，知道如何尊重別人。
3. 要培養孩子對環境的適當的認同感。有了這個基礎，兒童在長大成人之後，才可能對我們的社會、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也才有可能爲我們這個社會、土地投注更大的關懷和熱愛。

問：那麼，依您看，兒童小學教育的内容，應該如何呢？

柯：基本上是和學前教育的内容相近的。不過，由於兒童長大了，還必須教導他們：

1. 料理生活空間。
2. 支配剩餘時間。
3. 學習生活的技術，像文字和

柯華蕙教授。

政大教育系畢業

美國華盛頓大學
教育心理系博士

現任政治大學心
理系客座教授

教育廳教師研習
會副研究員



語言、算術等等。

顛倒了的「考試文化」

問：現行的教育制度和方針，是否達到了這個標準？

柯：目前台灣教育的現狀，受「社會價值取向」影響太深。我們的社會太注重看得到的成就了，功利色彩太濃；我們的教育因此變成只是在灌輸兒童生存的本領，而不是提高生活的條件。

譬如學童的「考試」，原本是用來評量教學效果、改進教學方法的一種方式，可是事實如何呢？它卻變成我們用「分數」來衡量兒童讀、寫、算這些生存本領的制度。考試制度的不良影響，直接導致了教育品質的低落。爲了便利考試，教學方法上就必須分段、分節的來教，兒童所得到的知識也因

此而不能連貫，變成一段、一段的，支離破碎了。

此外，考試要求公平，原本也有它的某種意義和目的，但在泛考試化的心態下，早已變質。因此我們看到有的學校爲了怕老師洩漏考題，甚至到校外去購買考題。考試答案標準化的結果，也抹殺了兒童思考問題的多樣性和活潑性，課程的學習都流於記憶，兒童無法發揮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也就在這裏面逐漸枯萎了。

問：在家庭教育、親職教育方面，我們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問題發生？

柯：在教育態度上，一般家長都習慣於拿着成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且經常都用說教的方式，來使兒童就範。雖然，有些開朗的母親強調，自己是以溝通、討論的方式來和

子女面對問題，說明事理的。但是，我常聽到小朋友說：「媽媽，妳不要跟我講道理。」尤其在升學主義的風氣下，家長們都把考試成績的追求當做子女教育的指標，他們對於兒童教育的正確認識，實在是很欠缺的。

變色的兒童才藝教學

問：您對時下的文藝班、語文中心……的看法如何？

柯：讓兒童多學一些，原也無可厚非，它是社會的期望、父母的要求嘛。

但是，就因為家長的觀念有了偏差，加上社會功利主義的強大影響，使得兒童進才藝班、語文中心大都變了質，並不是為了培育孩子們身心的健全發展，也不曾着眼於兒童日後生活的修養和調劑，乃至啟發他們潛藏的才藝，而是要鍛練他們生存的本領。

甚至，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家長，動輒叫孩子在親朋好友面前表演，他們的用意，也許只是讓親朋欣賞欣賞自己孩子的才能，可是深入的看，這豈不也是一種「投資」「報酬」的行爲嗎？用這種觀點來處理兒童的教育問題，本質上是危險的。例如：送孩子去學鋼琴，原本立意很好，但是有的家長卻愛說：「孩子將來也許不會變成一流的音樂家，但至少可以到國賓飯店去工作吧。」想想看，這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淪落的幼稚園

問：許多潛藏的問題，都因為人們的疏忽和不瞭解而造成。這確是需要大家認真反省的。能不能也請您談談我們的幼稚園教育，有些什麼問題？

柯：依照幼稚園管理辦法的規定，合格的幼稚園師資，必須具備師大、師專、師大幼進班畢業的資格。但是，實際上從這些

學校畢業的人，多數並不從事幼稚園的教育工作。其他也同樣優秀的師資，像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系畢業的學生，卻因為資格與法規不合，只能領到很低的薪俸。許多幼稚園也都是聘僱不合格的老師來教學，簡直就是變相的勞資剝削。

缺乏專業的師資，就無法設計出適合兒童需要的課程，更無法達到教育的目的。有的幼稚園其實已經淪為煩忙的家長們的托兒所了。

有的幼稚園，因為缺乏專業人才，乾脆向幼教教材出版社去找材料，只要購買了一套現成設計好的教材，就一切了事了。幼稚園沒有統一課程、教材的規定，原本就是為了能夠讓幼教老師充分發揮，給予兒童豐富的學習空間和彈性。但是，購買教材的結果，又使學前兒童教育變成刻板、統一的僵硬模式了，根本就違背了幼兒教育的立意和宗旨。

我們能夠提供給兒童一些什麼？

問：您提到彈性、豐富的教學方法，在小學教育方面是不是也很需要？

柯：活潑、彈性的教學方式，是每個階段的教育都需要的。但是在升學主義和家長過份保護兒童的心理影響下，小學教員根本無法發揮。

像學生校外活動，就教育本身而言，是應該也是必須的。但由於意外事件的發生，使得一般家長紛紛要求學校儘量減少校外活動，這都是削足適履的做法。

問：都市兒童、鄉村兒童在成長背景上不同，所能得到的教育環境也不同，這些對他們將來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影響？

柯：現代傳播科技的便利、交通的發達，已經使城鄉之間的差距縮短了很多；兒童所能得到的

教育、資源，都相對的拉近了。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鄉村兒童生長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都市兒童却缺乏這樣的機會和條件。這些環境上的不同，是可以由後天來加以補償的。不過，不同環境中成長的兒童，自有他們個別需要去面對的未來、也有他們各自的優點和缺點；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提供給兒童一些什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而不是兒童有些什麼。

問：針對目前的兒童教育，您的建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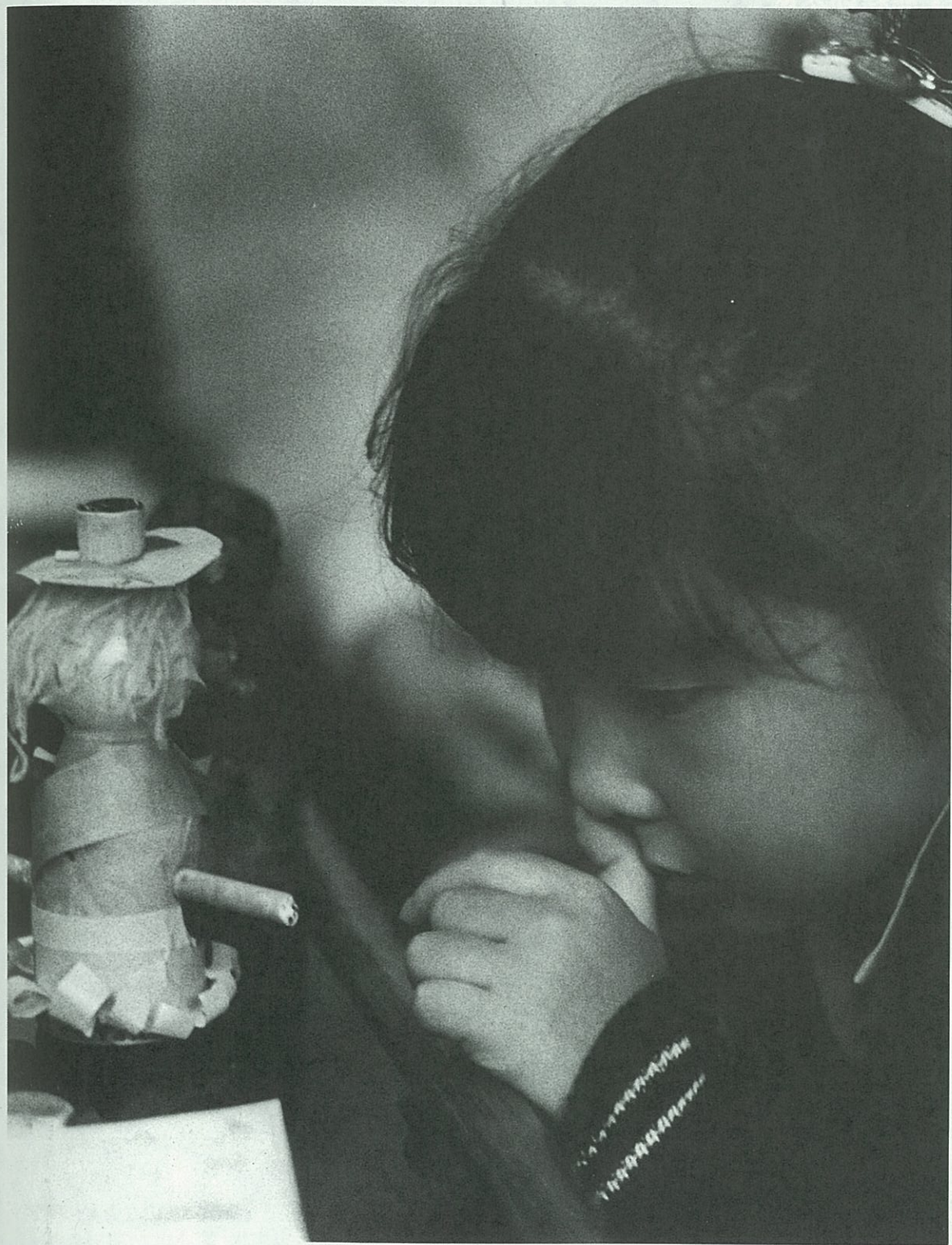
正視歷史的教訓

柯：光復四十年來，我們的中學有「公民與道德」、小學有「生活與倫理」，但是今天的社會上，有多少符合了這一教育目標的公民出現？我們早應該檢討一下了，為什麼我們多年來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都沒有達到呢！

從光復以來成長的我們這一代，大多已經開始去教育下一代了。這又是一個多麼可怕的事實：我們本身就缺乏正確的教育理念和哲學，我們自己就是許久以來偏差教育環境下的產物，我們拿什麼來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從四十年來的歷史中去尋求教訓，矯正現行的教育措施和方針，明天才可能會更好。

社會和家長也應該讓兒童有充份的活動空間、豐富的學習環境，以及更有彈性的教學課程才好。不要讓孩子在美好的童年時光，就強迫他們提早成為大人，強迫他們早早的接受了成人的觀念；不能只強迫他們學習眾多的生存本領，而不培養他們生活的能力。這樣，我們的民族幼苗才會更健康、更活潑，也才會在一個真正生機昂揚，元氣豐沛的環境中生長、成熟。



黃盈慧在繪畫班上製作的「養樂多娃娃」。很多時候，兒童遠比家長預期的還要成熟。

鳥兒 吃飽了沒有？ 猜猜 誰在你背後？

鄉村兒童王文乾的一日

西方的一位研究者馬爾騰曾經指出，創造性的偉人
大部份都出身於鄉村少年。他的研究強調：大自然是生命最好的導師。
拿這個來自西方的統計，忖度當前教育體制下的台灣鄉下孩子，
我們又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鄉村兒童王文乾的一天，就是一個顯影，一次測量，
一種忠誠記錄與反省的切片。

攝影／撰文■郭力昕



五年甲班的王文乾，
手中抓著早點，
開始了他一天的學校生活。



蚵寮村的廟口前，是小學生們整隊上學的集合地點。

牆上的鐘響了六下。

「美娟，起床了。」

「好。」

「美娟，美娟……」

「我起來了啦。」

「美娟，起床，美娟……」儘管樓上的王美娟再三地告訴她媽媽，她已經起床了，在樓下的王太太仍然拚命喊著女兒的名字，生怕她又睡著了。

清晨·令人驚喜的一瞥

像任何鄉村地區一樣，台南縣北門鄉蚵寮村的鄉人，一大早就都活動起來了。就讀於北門國中一年級的王美娟，需要早一點出門搭車上學。她的兩個弟弟，還可以在被子裡多賴一會兒的，可是當我走下樓來，經過他們兄弟倆的房間時，意外的看到王文乾已經和學生弟弟王進龍，奮力將一床十斤重的大棉被折疊好了，他們正在合作折疊另一床墊在通鋪上的毯子，抱到牆角，小心翼翼地堆置整齊；雖然這只是一些小小的動作，但鄉村孩子的勤勞、整潔與合作，却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今天是蚵寮國小的便服日，小朋友可以穿自己喜歡的衣服上學。套上「太空戰士」的運動衫，照例向媽媽拿了買早點的錢，王文乾與弟

弟，跟著同學一起走到廟口，展開了他們另一個遊戲、讀書與歡樂的日子。

出發，等待「路隊」的插曲

村內廟口前的市集，早已熱鬧的忙碌了起來。蚵寮村位居鹽份地帶，擁有一個漁港，村民以漁、鹽及養殖業為主。因此，清早的廟口前，總有人挑著海鮮在廣場上擺個小攤位。當然，絕大部份的海產，是運銷到外地的。做早點生意的人，這時候最忙碌不過了。許多人在工作前，先到豆漿攤上來兩個包子，喝碗熱豆漿，再繼續上路。小朋友們總喜歡擠在一個賣西式麵包的小貨車四週，買個麵包提到學校去吃。

廟口也是多數蚵寮國小的學生集合整隊的地方。小朋友先陸續到達這裡，等待自己路隊的人都到齊後，由一位六年級的同學當「路隊長」，帶著小隊，再穿過兩條街道，進入校門。王文乾在等他那組路隊的同學到齊前，一邊啃著早點，一邊忙著翻閱小店租來的漫畫書。幾位小朋友把頭湊過去，圍成很有趣的一個圈圈。

四年乙班的江雅惠和王文乾是鄰居，同屬於一個路隊。這位在學校樂隊裡吹口琴的女生，相當不喜歡



王文乾與弟弟王進龍的路隊，穿過這條巷道之後，前面就是學校了。

他們的路隊長。「有時候都不等人家到齊，自己就帶隊走了。」江雅惠向我抱怨：「不跟著路隊，自己走進學校的話，會被老師罰的。」她指著一旁聚精會神看漫畫的王文乾說：「他姐姐（王美娟）去年當我們的隊長，都會等人。」最愛搶鏡頭的一個男孩洪杰廷，嘻皮笑臉的插嘴：「江雅惠很兇喇，男生都很怕她。」我嘴巴上對洪杰廷說：「你不要隨便批評人家。」心裡卻想著：「小娃娃可真不含糊呢……」

從我初到蚵寮村的第一天開始，每次在不同的地方碰到江雅惠，她就會給我一句：「你照這麼多相要做什么呀？神經病！」不過，我認識的江雅惠是個心直口快，且頗富

正義感的小朋友。前一天下午，在村子裡的過道上，我正拍攝王文乾和隣居玩伴打躲避球的時候，一個長得兇神惡煞似的彪形漢子，手持一根長木棍，一搖一擺迎面而來。其他小朋友紛紛閃避到一旁，只有江雅惠趕緊跑來跟我講：「你站遠一點，千萬不要拍這個人。他常常喝醉酒，會亂打人的。」

校園，高鹽份土壤上的綠地

迎著晨曦走進蚵寮國小，很快的就被它樸素的校景吸引住了。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在這個含有高量鹽份的土地上，為什麼能種出這麼多綠樹呢？

利用學生晨間打掃教室的時間，擔任校長工作十一年的王丁富先生，向我談起這所僅有四百四十個學生的鄉村國小。

「鄉下的學校有一個好處，」王校長告訴我：「就是校內的教職員工像一個大家庭。大家都互相合作，有事情就一起做，或是自動來幫忙。都市裡的大學校，可能就各管各的了，不會像我們這裡，誰看到有事情，就馬上拿起來做。」這時候，教務主任正在辦公室廊外的空地上，為許多盆栽澆水。我想起校園內的那些樹木，以及教室走廊上擺滿的盆栽植物。問起王校長，才知道他當初接掌校務後，就有計劃的進行培換土壤的工作；他們大夥

兒動手，從外地運來新土，替換掉不適於植物生長的高鹽份土壤。「當時只惦掛着如何才能把校園『綠化』起來，只希望能把一些樹木種活就好。」王校長很欣慰的表示：「現在綠樹成蔭，我們可以開始『美化』的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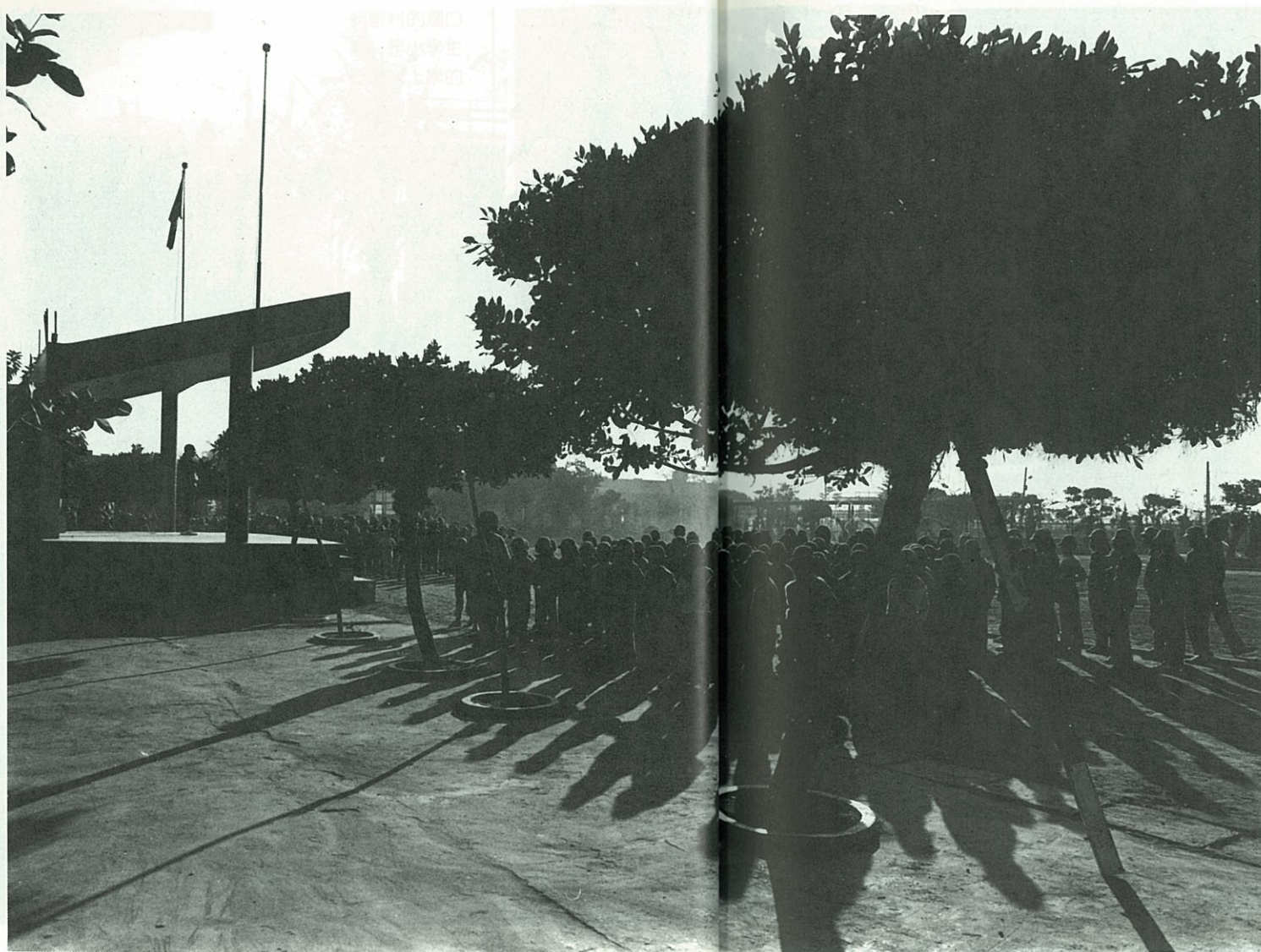
升旗，規模龐大的 鼓號樂隊

訪談間，在禮堂前掃地的王文乾，匆匆抓著掃帚從走廊這頭飛跑了過去，原來要準備排隊升旗了。由於每個年級只有兩班，在升旗台前各班一字排開，仍然只用了操場前的一小塊空間。儘管全校的人數不多，司令台旁鄉站著一群規模很大的鼓號樂隊。看他們奏樂時的中規中矩，氣度從容，很有一番氣象，心中不免暗暗詫異。後來跟學校的老師談起，才知道蚵寮國小的家長會一向很重視子弟們的音樂教育，不斷捐贈音樂器材，多年來，已經在這方面花了一百多萬。目前音樂教室裡的風琴，已達四五十架之多。上音樂課時每個學生各據一架，風琴，煞是壯觀。據小朋友說，他們的音樂老師陳昭蓉，每次上課時都會利用一段時間講些樂理，隨後再指導小朋友練習彈奏。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蚵寮國小的樂隊會常常在縣級比賽中奪魁，並不斷代表台南縣參加省區比賽了。

上課，趣味昂然的體育

王文乾是五年甲班的學生。爲了老師和同學辯論的方便，弟弟王進龍被編排在五乙。在班上，王文乾算是個子特別小的一位，升旗隊伍或教室座位，總是排在頭一個。雖然他個子小，人緣可是非常的好，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他在跟別人交換著什麼意見。「王文乾很合群，」他的導師柯淑惠告訴我：「而且，他也非常活躍。他是個很懂事的孩子。」

的確，就我的觀察，王文乾蹦蹦跳跳，意見很多，但並不特別調皮。他是一個自然而開朗的小朋友：這兩天我拿著相機跟前跟後，對著



他拍照，除了剛開始後的一點羞怯，很快的，就恢復了他本來的面貌。王文乾並不十分理解我採訪的目的，在生活中突然闖入一個人跟進跟出的，也不是習以為常的事。然而，他既不刻意造作，也沒有拘泥閃避，根本就忘了我的存在，照樣下課鈴一響，爭先恐後的衝到籃球場，和同學拼鬥他們最喜歡玩的躲避球或「甲乙丙丁」（一種球類遊戲）。我深深的喜愛鄉村兒童這種健康、爽朗的素質；也爲他們慶幸，在幼年成長的階段；可以避開都市的喧囂、混亂與虛偽，免除了世故，矯情的環境的污染。

今天的日課表中，有國語、算術

、社、生活，以及體育、音樂等課程。除了算術以外，王文乾每個課目都喜歡。「算術太難了，」他說。他最喜歡的課，當然是體育，因爲可以打一整節課的躲避球。柯老師讓他們跑一圈操場，做做體操之後，就開始分組玩球的活動了。一些女生似乎不太喜歡躲避球這種兇猛的遊戲，在場內，她們很快的就被球「擊死」，淘汰出局，正好可以在樹蔭下聊天說笑。每次玩到最後，總是只剩下男生還在那兒起勁地廝殺。

放學，忽然想到的問題

下午放學回家的時候，見到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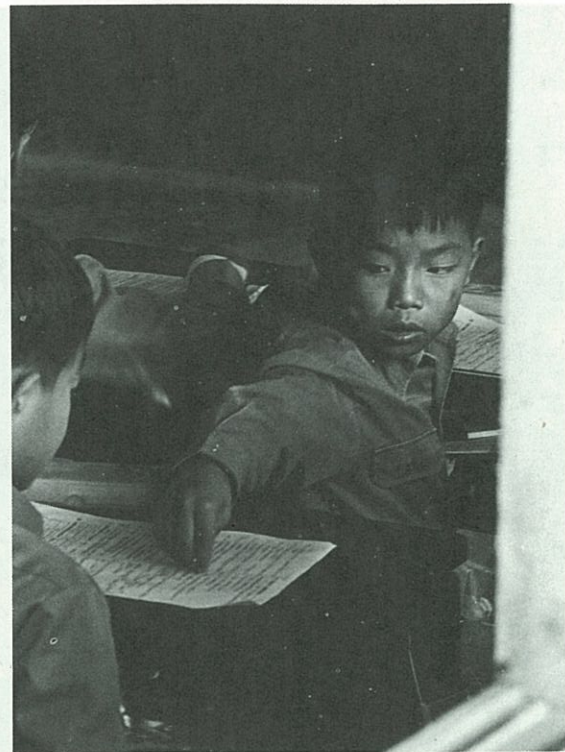
有人坐在一台牛車上緩緩走來。我忽然想知道，王文乾有没有任何念頭，長大了要做什么事。

「我想做醫生。」他告訴我。

「爲什麼呢？」

「因爲醫生可以救人。」他不假思索地說，一面忙著又和幾個認識的同學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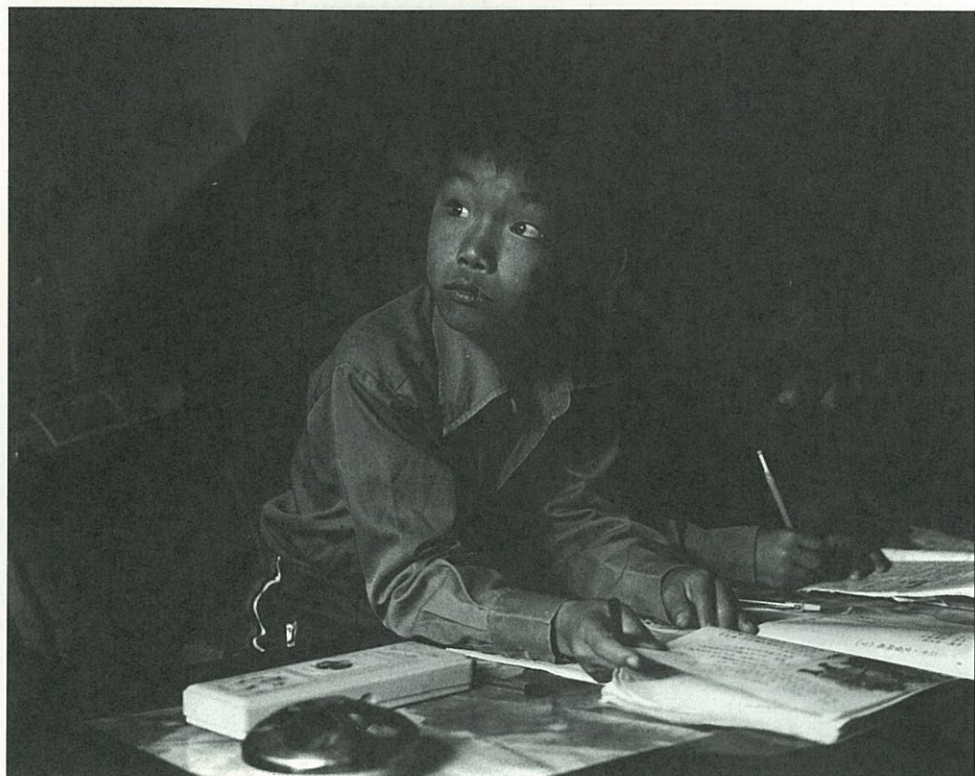
起先，我認爲這大概是一般小學生的制式的回答。但我隨即想起了王文乾的父親，他在六年前患癌症過世的事。將來想做個醫生，可能是孩子認真許下的宏願吧！這麼付度着的時候，一方面真希望他日後能如願以償；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這是十分困難的事。他大概不很了



王文乾性情活潑好動。
上國語課老師與大家檢討考試卷時，
他也忙著照顧別人的問題。



蚵寮國小的音樂教育，特別的出色。音樂課時，
學生們可以每人各擁一架風琴，練習彈奏與簡易的樂理。



解「做個醫生」是什麼意思，更不會知道那表示著要先讀大學，要先考上難如登天的醫學院一旦不論他的家庭是否供得起這些教育開支。

看著王文乾和弟弟快快樂樂地跨進家門，放下書包，在客廳茶几上專心地書寫今天的作業，我卻莫名地頹喪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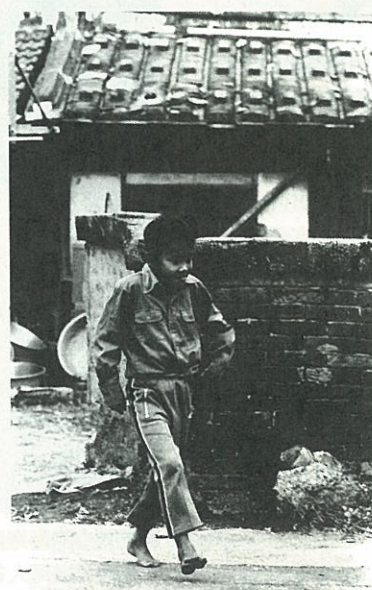
黃昏的時候，王太太自台南辦事回到家，孩子們熟識的黃老師，也正好在這時路過此地，順道進來拜訪。王文乾兩兄弟看到老師來了，親熱的招呼著，很自然，很快樂。他倆寫完功課後，屋裡屋外已有不少街坊的玩伴在等著他們了：熱鬧的巷弄棒球爭奪，正要開鑼。我與王太太，黃老師，趁小朋友出去遊戲的一段時間，隨便聊了一陣。

黃昏，老師與家長的談話

王先生在世時，家中以賣「土龍」為生。這種像鰻魚一樣的海產，據說有療傷作用，對開過刀的病人尤其有益。王太太說，文乾從小就懂事、乖巧，在父母都忙的時候，會幫家裡的大人做事情，招呼買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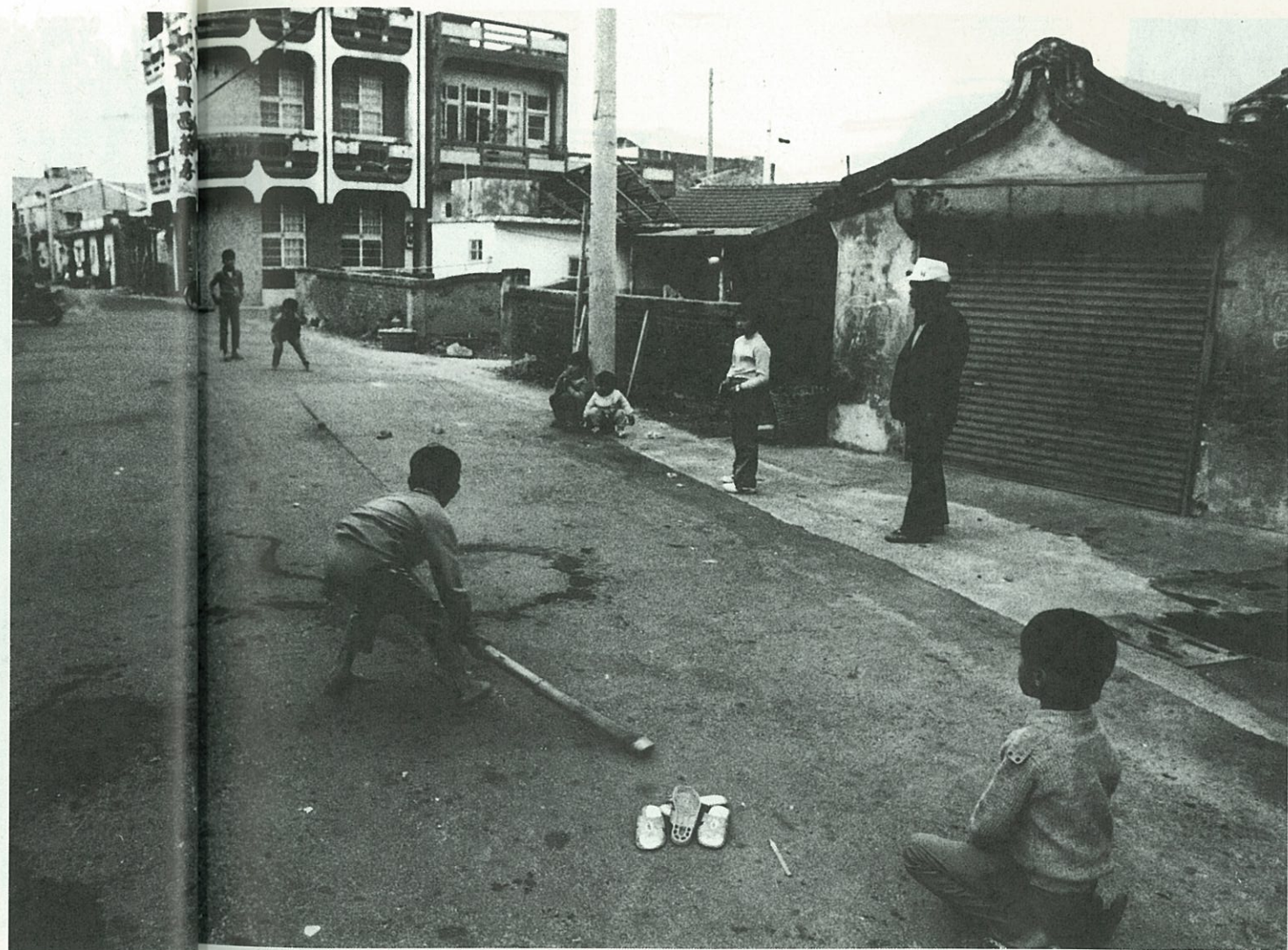
龍的客人。王先生過世後，她仍在繼續這個營生，近幾年來生活已漸改善。王家的大女兒美娟也很爭氣，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在北門國中是拿獎學金的好學生，替媽媽省下了不少學費。

王美娟以後想當老師，王文乾立志做個醫生，對於這些日後至少都



放學回家後，兄弟兩人總是會自動坐在客廳茶几前，把當天的作業寫完，再出去玩。弟弟王進龍寫功課較專心，王文乾偶而會被門口外面喊他們出去玩的小朋友分散了注意力。

玩棒球時，盜壘成功的王文乾。



在村子裡的街道上打棒球，小朋友們的器材十分簡便。一個小皮球，一支竹棍，兩雙拖鞋堆成個本壘包，就可以開始玩了。

要唸個大學才能達到的願望，王太太不確定是否有能力供給他們鉅大的教育費用，但也不會反對孩子們的想法。黃老師告訴我，雖然蚵寮一帶的居民，經濟情況較其他農村要好，不少家庭或許有能力供應孩子受完高中以上的教育，但是大部份國中畢業生，不是到附近學甲、佳里一帶的鞋廠或針織廠當廉價勞工，就是跑到台南或高雄的旗津一帶賣魚。他們沒有城市兒童早早就要背負的沉重的升學壓力，在孩提時代，可以不必去計較分數、成績；可以盡情的到魚塢去抓魚，到田埂間嬉戲。然而，在日後現實生活的競爭之中，鄉村的孩子，似乎註定地要為他們曾經擁有一段充實、

快樂的童年，而付出一定的代價。

夜晚，猜猜誰在你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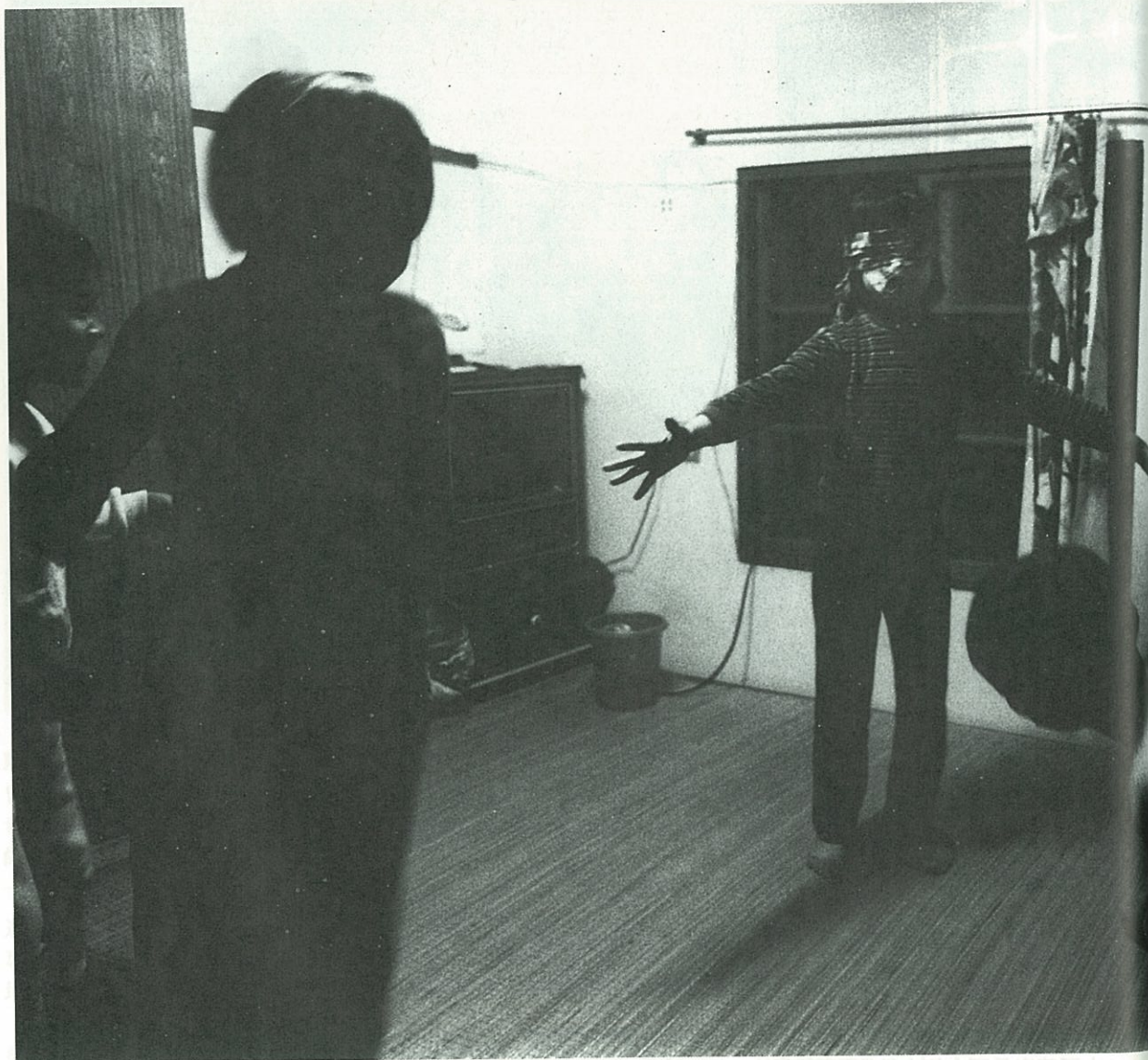
晚餐時，幾個孩子目不轉睛地看著卡通影片吃飯，這和都市的小孩大概沒有什麼分別。不過，當六點半到七點的閩南語連續劇結束之後，孩子們却自動的關掉了電視。原來鄰近的小朋友們又來串門子，來做晚間遊戲了呢。

五、六個孩子在王文乾兄弟的房間（也是飯廳、也是看電視的地方），先玩了好一陣子用手帕遮住眼睛抓人的遊戲，隨後又換了一種猜人名的遊戲。幾個人手拉手圍成一個圓圈，齊聲吟誦：「鳥兒吃飽了沒有？猜猜誰在你背後？」唸完之

後站定，由蹲在中間的那個遮住眼睛的孩子，猜出站在他身後的人，究竟是誰？

看著這六個孩子，不分年齡大小，如此融洽和樂地手牽著手，玩在一塊兒，我不禁感到：儘管他們來日在人文學科或其他繁雜課目上的知識，可能因為整體環境的困乏，而有所不足；儘管他們對於現代文明的組織方式與弔詭的社會現象，也都不甚了解，但是人與人之間緊密的深情、直接的交通，就在這小屋裡的遊戲之中，結實的建立起來了。

坐在往台北的公路局車上，蚵寮小朋友們的臉，一一在我的心裡浮現出來：王文乾、他那有些害羞的



姐姐，他那蠻不在乎的弟弟、愛搶鏡頭的洪杰廷、以及喊我神經病的樂隊女生江雅惠……。我很想經常能回去看看他們；我知道我一定會再回去。希望下次來蚵寮的時候，他們能帶著我這個笨拙、尷尬的城市人，一起去抓魚；還有，一起玩猜人名的遊戲，跟著他們小聲的唸那句口訣：

「鳥兒吃飽了沒有？
猜猜誰在你背後？」

**後記：我們的未來，
究竟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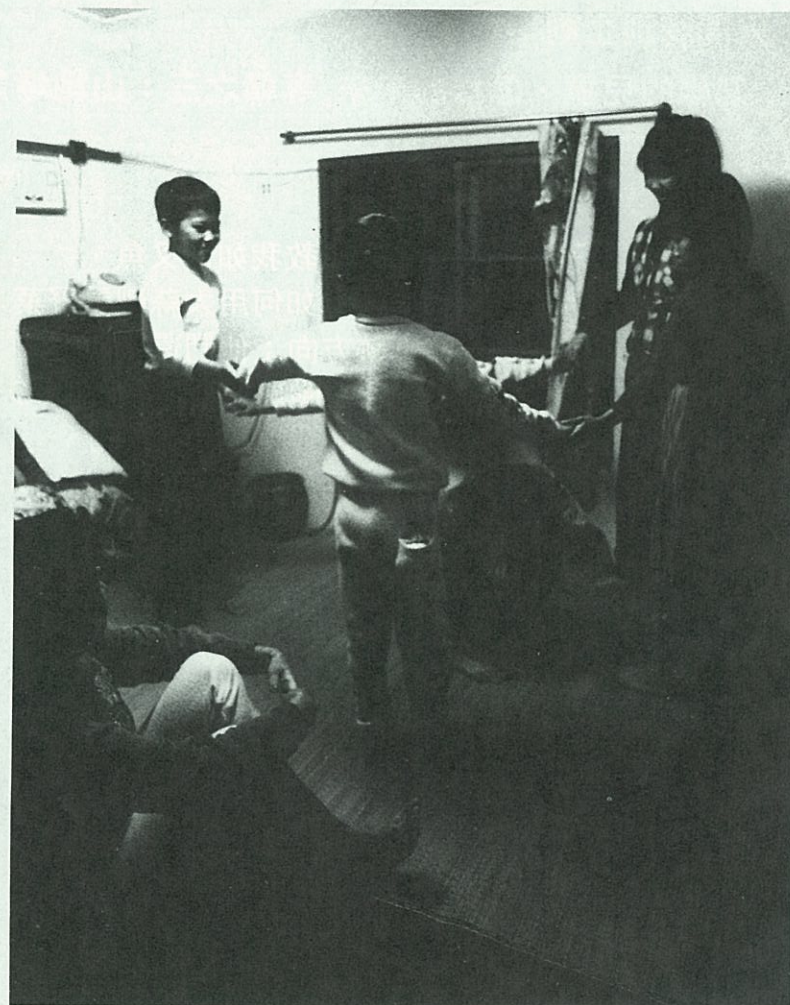
由於採訪蚵寮國小是利用學期上

課的時間，因而未能看到王文乾與其他小朋友在寒、暑假期間的生活情形。不過據黃老師說，鄉村孩童在假期裏的主要活動，就是找其他小朋友玩。即使在上學期間，孩子們對於抓魚、捕青蛙的興趣，也比坐在教室裡唸書，要濃得多。一般而言鄉村小孩在學校裡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壓力，回到家中，由於父母在工作上、教育程度上、或認識上的限制，也很難給予子女課業上的指導或督促。至於請家教，參加各種補習教育，來輔導孩子的情形，對於鄉下的家庭來說，就更是奢侈而不太可能的事了。

根據台南縣教育局學務管理科魏先生的資料顯示，在全縣一百八十所國民小學中，北門鄉蚵寮國小的規模，排名在七十左右。換句話說，台南縣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小學，類似於蚵寮國小，或者規模更小。因此，除了像新營、善化、佳里等大鎮的學校以外，做為一個鄉村裡的國民小學，蚵寮國小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他們的孩提時代充滿了自由自在的歡樂生活，但是在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下，在文憑主義的社會風氣中，絕大多數的鄉村兒童，却漸漸成為競爭下的弱勢，生存中的劣勢了。



晚飯之後，兩三個同學跑來王文乾兄弟的房間裡，做各種遊戲。右邊靠在牆角的是大姐王美娟。



小朋友們手牽手繞著圈子，玩「猜猜看，誰在你後面」的遊戲。王太太忙了一天之後，喜歡坐在一旁看他們玩。

而且，我們的孩子，難道不應該有個自然健康、快樂無憂的童年嗎？當許多大城市的孩子們，必須在練琴、練舞、學畫、學英文……等等忙碌的時間表中打轉時，鄉村兒童的教育，卻來自豐富的生活本身。早熟、孤僻、虛矯、少年老成的現象，很少出現在鄉村兒童的身上，他們所有的，只是一種質樸而率真的性情。都市裡的許多家長，早早就把「競爭」、「比賽」、「拿第一名」的現實觀念，積壓在子女心頭，鄉下孩子卻從生活與遊戲中，培養著如何與別人和諧、合群地共處。

鄉村兒童的生活環境，是在大都市裡，以公寓、電視、逛百貨公司、買美國玩具為孩子生活主要內容的家長們，所應該真正去認識的東西。反過來說，鄉村孩童擁有健康、生動的童年生活，卻不能有足夠的條件與環境，將潛藏的性向、能力，健全地發展下去，這又是一個令人難堪的，矛盾、曲扭的問題。

面對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價值與教育理念，我們整體的文化取向，我們的無數個望子成龍的父母，都該認真思考、徹底檢討了。

孩子是我們的未來。然而，我們的未來究竟是什麼？

在山上的日子，「蒙哥兄弟」教我如何叉魚，
如何做吊子捉鳥，如何烤鳥，如何用大蒜測試野菜，
如何辨認山豬、野羌的腳跡方向；他們還告訴我，
葉脈上被風吹斷的摺痕，就是颱風快要來臨的先兆……
在那山路上相處的時光裡，在溪澗河谷的靈秀、
山巒蒼翠的氣韻之中，我深深體悟到
「山地兒童是百步蛇的蛋，太陽的孩子」這個傳說的生動和驕傲。
可是凜冽的曲扭的現實裡，這些生動和驕傲，
却變成何等淒惻的譏諷與戰慄了啊！

拉拉大山下的

寫給山地學童小董的一封信

攝影■鍾俊陞 撰文■官鴻志



沉思

清晨，拉拉大山猶沐浴在蒼茫的山嵐霧氣裡，
這大自然是蘊育兒童的絕佳的搖籃。

小董：

今天清早，妳和妳阿爸早飯沒吃，就從烏來福山村冒雨趕下山。在新店車站前，雨還沒有停歇，妳阿爸緊皺雙眉，沉默不語。那種泰雅族人凹陷的黑亮的眼窩，看起來俊美而哀愁，却總也不能了解妳阿爸的心情何以如此沉重。但妳們跋涉山路，翻越斷崖，毅然趕到台北赴約，使我暗自感到歉疚，後悔不該催著、趕著妳們冒雨下山。

所幸妳們一路上平安無恙，但兩張風塵僕僕的臉上，雨漬還未乾去。「在村外瀑布底下，不巧遇上昨晚的驟雨山崩，落石和斷樹阻絕了山路。」妳仰起小臉說，「阿爸喝了一碗米酒，熱了身才出門，耽誤這麼久，對不起……。」

寒假結束，就要到外鄉讀書的妳，妳阿爸可是千絲萬縷地擔心著。多少回，他像今天這樣，下山為妳奔波。等妳長大，再回頭想想今天的跋涉，該是滿懷感激吧。人的一生，總會遇上斷絕的山路，可也總要設法翻越過去。

幾年前，妳阿爸向人貸款五萬，老遠的，將妳們姐弟送到台北景興小學寄養就讀。妳說妳大弟看著阿爸離去的背影，坐在教堂裡嗚嗚地哭，那時候，他還不能明白妳阿爸費盡了心力和恨鐵不成鋼的苦心吧。而妳也不會知道，在妳阿爸內心深處，他隱隱記得村民的那句咒語：「你也有女兒，你走著瞧啊！」這是有一回我們一塊喝酒的時候，妳阿爸告訴過我的。

這件往事，讓我震驚，深受感動。這一趟上山採訪福山村山地兒童的題材，對於「兒童是未來主人翁」這句話，第一次感到謊言的醜惡。

在我這並不富有的平地人看來，福山村十分貧窮，在村民大會上，妳阿爸說他三番屢次反對，極力勸阻族人不要讓無辜的女兒到城市賣淫，但族人始終認定，這是無法改變、必須接受的厄運。就那時候，族人用那句咒語頂撞妳阿爸。妳阿爸說：「大家活得窮些，也不能賺那種錢啊！」妳阿爸就是這樣苦口婆心，人溺己溺。在烏來國小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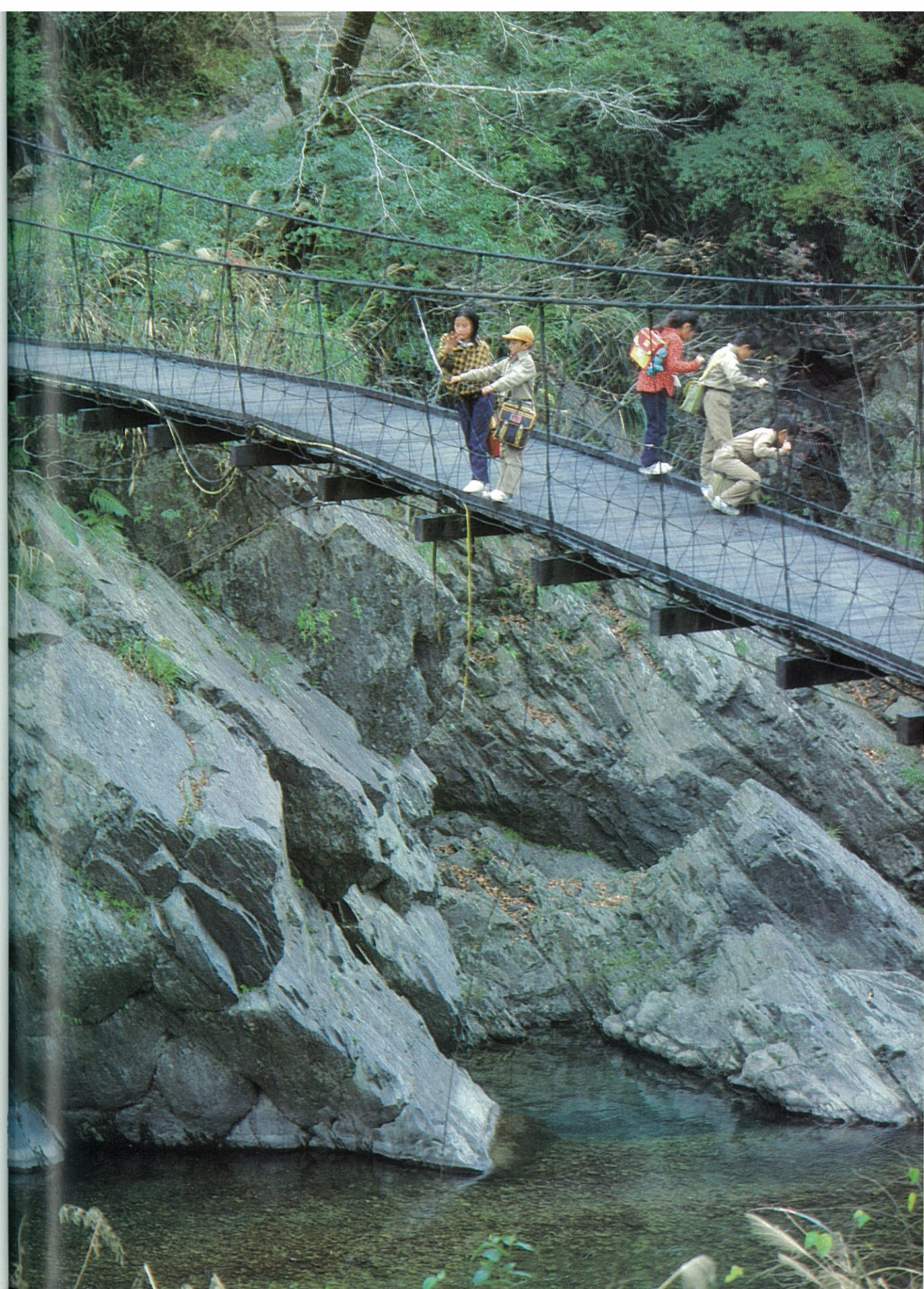


的高老師說：「他那個人寧肯自己餓死，也要先救別人！」妳阿爸的話，一語道盡了福山村目前生活景況，也說明了山地女兒的未來陰影，這種無法改變的現狀和命運，多麼地摧殘著山地的父母之心。而僅有幾十戶人家的福山村，却有十四個女孩淪落煙花。

小董啊，我真為妳有這樣的阿爸感到驕傲。他的愛，對族人兒女真切的愛與憂愁，頂得上千萬句「兒童是未來主人翁」這句空話。在妳家屋前，隔一條山溪望去，拉拉大山巍巍聳立。妳阿爸，就是這座拉

山路上，下學的山地孩子看上這部手推車，就順著斜坡滑行回家。施俊賢歪著脖子說：「該我坐啦！」

山上沒有霓虹燈，沒有車聲聾嚷的十字街頭。《走過吊橋的那一端，就是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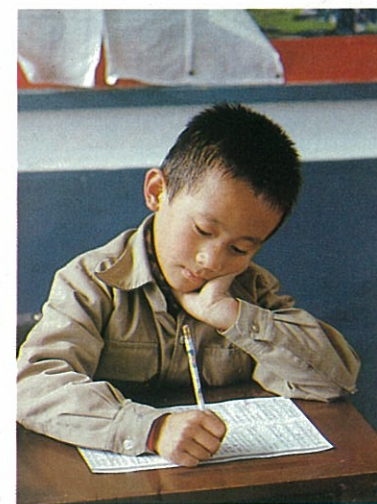


四年級教室小得可愛，整整齊齊才坐滿十名同學，兩名缺課的山地小孩，大概是趁著好天氣上山幫父母做工去了！

拉拉大山，為了守護妳們四個孩子，他必須與種族的厄運獨立抗衡，甚至一生以此為目標。他說：「我可以做工賺錢供孩子讀書。……如果我的女兒不能免於這樣的厄運，除非我僅剩最後一口氣吧，還舉得起斧頭，就寧可一斧頭把她砍死，我也不讓她淪落烟花…」

拉拉大山底下，南勢溪秀美地淌著。二月天，櫻花在山路上殷紅盛開在亭亭的瘦枝上，就像展開一支紅的花色雨傘，從山路的底端望著它，我彷彿聽見一山櫻花絮絮地發出美麗的聲音，引我入山探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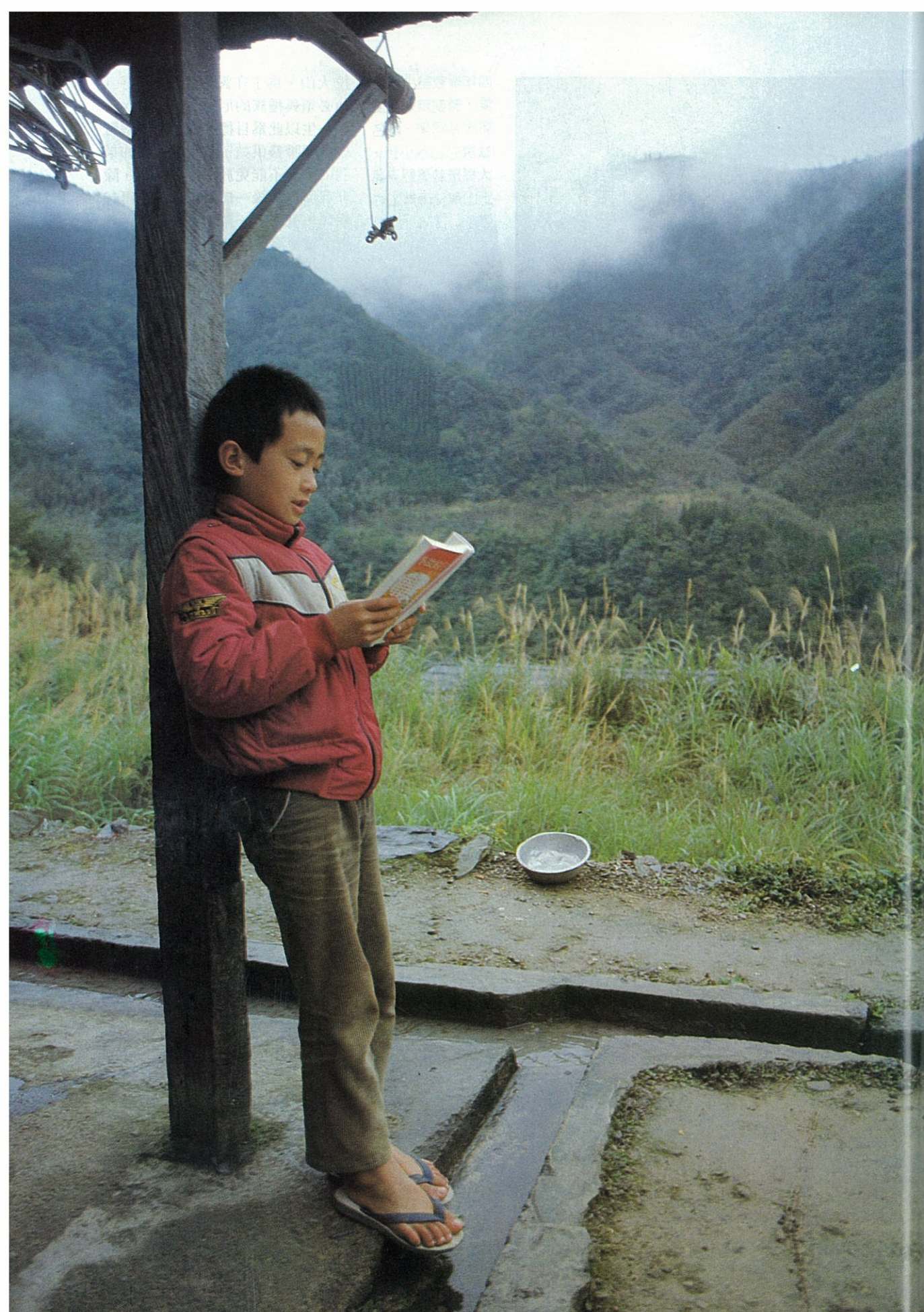
山上的孩子很容易相熟，天性活潑可愛，第一天黃昏上山，我刻意



老師舉行臨時抽考，謝喜多剛從籃球場下來，額上還掛著汗水，他托著腮寫考卷，一邊抵起嘴來抗議：《要抽考也不早講！》老師回答說：「早講就不是抽考了！」

加入你們的球賽，在福山國小操場跟他們打棒球。才初識不久，大家就一起唱歌了，一邊玩，一邊還教我唱「烏來追想曲」。據說那是一首以繩子的死結來比喻美麗愛情的情歌，也是烏來的古老名曲，聽起來有如翠巒遠山似的淒美與哀怨。入夜回家後，小典和小多在草蓆上找我鬪牛。他們矯健的小手，從不畏輸，胡亂開攻，活像捉不住的泥鰍。他們炯炯發光，美得叫人心疼的眼神，至今還常在我的眼前浮現。

妳媽從廚房端來嫩的山豬腳，讓我下酒。那時候，妳阿爸不在家，她一旁陪我坐著。頑皮的小典也正湊臉過來，小聲地慫恿我騎摩托車一道去商店買酒。誰知，我前脚才



朗朗的讀書聲，
聲聲傳入青山翠
谷……

吃飯時間到了，
小朋友在教室外
排隊，等著進餐。



〈75年4月〉人間



沾著身旁水溝
裡的水畫水彩
，謝喜多做任
何一件事，都
很專注用心。

出門時，他就改口說：「我來騎！」原來他對我的小摩托車已經覬覦良久，等到他載我騎過闖黑的路，上坡下坡，竟然安穩無事，我才突然感到，比起都市的小孩，山地小孩在生活的歷練和技巧上，是多麼豐富，我也才恍然大悟，為何在操場上，當我要求隔天一起上山去看周榮發小朋友安在高山上的捕獸吊子和陷阱時，他竟取笑我說：「你，爬不上去的！」

第二天清早，天色還未亮，妳阿爸從村外趕回家來。他一進門，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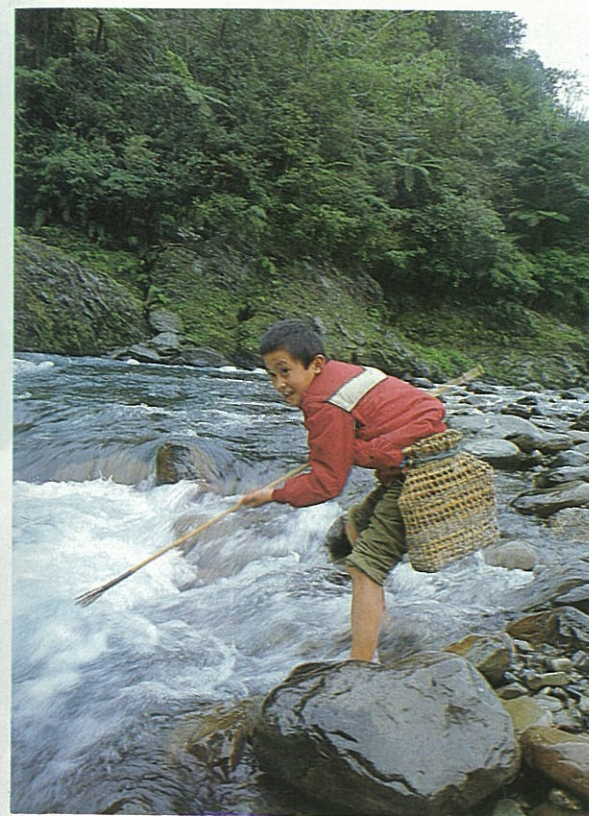
用山地話，和妳媽商量些什麼。昏睡中我在被窩底只聽懂一句國語，「口袋只有四塊錢啊！」妳阿爸說。窗外，北風狠命地吹刮著。躲在被窩裏，我感到從山谷裡傳來的嘩嘩水聲和妳阿爸的說話的聲音，隱隱感到另一種寒意。

小典、小多、小思三人起床後，也不吃早飯，逕自跑到屋外泥地上玩彈珠。灰灰的雨絲下，才剛甦醒的翠山似乎都含著笑意，聳立在他們身後，彷彿是一個巨人正在看小孩遊戲，嘴裡還吐出一朵一朵的白雲，飄在半山腰。

跌坐在屋簷下，我望見小典把一顆彈珠吞進嘴裡，它轉了一圈，又被吐出來。蹲在地上用手搓弄著，他的兩顆眼珠，瞪得比玻璃珠還亮，沾著雨水和黃泥的他的小手，有些被凍紅了，他的左邊褲袋，胖嘟嘟鼓起一小窩彈珠。

小思年齡最小，早早就把彈珠子輸光了。剩下小典和小多兩人拼戰，一直打到屋前水溝，不肯放手罷休，最後鬧起了水花戰。妳阿爸說：「他們是蒙哥兄弟」，有一回，在學校聯手打敗一位大個子的留級生，「以後，他就乖多了！」小多這樣說。

謝喜多和謝喜思在溪底撿石子
玩推房子的遊戲



福山村小孩的
叉魚技術，
是遠近聞名的
好本領。

蒙哥兄弟自小被調教了一副矯捷的身手，屢次跟隨妳阿爸上山打獵。每次爬山涉水，兩個兄弟輪流背包袱行囊，小胸膛裡漲滿了人類狩獵時古老而野性的興奮，蹦跳地上山，潛進山澗，撥開樹叢，去尋看十多天前他們佈下的陷阱和吊子。有一回，我陪他們上山，蒙哥兄弟總喜歡忽前忽後躲進樹林裏，和妳阿爸玩捉迷藏。妳阿爸為了讓他們開心，每次故意佯裝被嚇著了，却在嘴角上抿抿地笑。小董，這是多麼生動的教育，教他們認識自然，教他們怎樣成為一條漢子。

遇上採收香菇季節，大人必須夜宿山寮的時候，我觀察到蒙哥兄弟則要取代父職，照料家事和小妹。週末下午放學後，兩人就結伴上山幫父母做工。最年幼的小思獨自留在家中，把門戶鎖緊，挨到週日下午蒙哥兄弟下山做功課，三個小孩才又相聚，自己洗澡，自己燒飯吃。

妳阿爸說：「上山打獵，蒙哥兄弟是背米酒的專差。」我看見妳阿爸微酣的眼中，散發著驕傲的光芒



我感冒了——

媽媽不讓我出去玩

感冒、發燒、流鼻涕……
喉痛、鼻塞、咳嗽、咯痰、打噴嚏、惡寒，小兒利撒爾感冒顆粒，有效！
小兒利撒爾感冒顆粒特性：
● 不是比林系藥，不含阿斯匹靈及抗生素。
● 主治成份 acetaminophene 對發燒及喉痛有鎮痛解熱功效。
● 小兒利撒爾感冒顆粒，良藥不苦口，顆粒香甜，易於服用。

小兒利撒爾
感冒
顆粒



總代理：德春貿易有限公司



《把蘿蔔嚼碎吐
在陷井週圍，
就可以捕到
山鼠！》



在山上的工寮
裡，謝喜多
正在生火，
準備烤食捕獲
的山鳥，這是
都市小孩想像
不到的
零食吧。



謝喜多把山豬的牙齒
掛在脖子上，
扮出一個鬼臉。

。山上人家，便是這樣代代相傳這種謀生技藝，從生活中錘煉受到教育，而山野就是他們生命的課堂。我聽說過，住在花蓮鳳林的布農族小孩，跟著父母乘坐索車上山伐木，一去就是幾個月或幾個星期，帶著一臉凍痕回家。我也聽說，一位因反抗日本人坐牢的母親，在獄中哺育孩子六年……。小董啊，崇峻的高山是你們的褓姆，苛酷的生活是你們的教師，怎麼一到平地，你們的族人就讓都市的腐敗與險詐吞吃了呢？

記得妳阿爸說，有一次，你們到拉拉山打獵。小典走到斷崖前，眼看落石滾滾下來，他嚎啕哭救，不敢一個人穿過。妳阿爸走在前面，佯裝不知，頭也不回。後來他告訴我：「我做二十多年礦工，知道那種落石沒有致命危險。我一定要他自己克服眼前的大變，汲取面對艱險的經驗。如果真正遇到威脅生命的情況，我一定為他犧牲。」他然後靜默了。他點起一隻烟，含著笑意說：「其實，小典最像山中長大的小狐狸，將來就和我一樣守在山吧；自小喜愛讀書的小多，幸運的話，就讓他一直讀下去！」

住進福山村的第三天，經過我的懇求，妳阿爸帶我們上山打獵。在吊橋邊的那家雜貨店，我買了一瓶酒，讓小典背著上山，準備萬一被雨淋濕了身體，可以驅寒。

莫說我一貫體弱，只要看著小典、小多兩人蹦跳有趣的腳勁，已使我感到慚愧。在工寮中，與妳阿爸席地喝酒，談孩子和這個家的往事，蒙哥兄弟在一旁升火，準備烤肉。

我一口一口生吃才挖來的蘿蔔，在嘴裡，那脆口的清涼勁叫人至今難忘，帶著辣口的甜味。驟雨打進杉木林，嶺上飛騰而過的山霧，小多興緻沖沖地跑出工寮，說：

「我去看颱風草！」

他摘回來一片草葉，告訴我，葉脈上若有風吹斷的摺痕，表示颱風就要來了。斷痕愈接近葉梗，愈表示颱風就迫在眉睫。

不久，小多又讓我學到一項技藝



，把蘿蔔嚼碎，吐在陷阱周圍，就可以捕到山鼠或長尾山娘。果然，我看見陷阱四週，滿地是山娘的長尾翎羽，透出發亮的寶藍色，大概是被捕掙扎時脫落的。

親愛的小董，小學生教我認識這麼豐富的關於大自然的知識，這還是頭一回哩！蒙哥兄弟教我如何烤鳥，如何做吊子捉鳥，如何叉魚，但我的手總不如他們熟巧，當我急著找水來洗鳥，準備火烤時，他們戲弄地笑說：「不必洗才香啊，加一點鹽巴就可以了」，聽著那種理所當然的口吻，想必是妳們的祖先留傳下來的生活常識，而於我却是最新鮮的功課。

那一天，就在狩獵的山路上，蒙哥兄弟還教了我許許多多的功課，告訴我在山上摘野菜吃，可以用大蒜來試野菜毒不毒；告訴我妳家養的那隻小狐狸，糖水泡飯餵的；也告訴我如何辨認山豬的腳跡方向；告訴我磨光的山壁表示野獸時常出沒。

在那山路上相處的時光裡，從山

澗河谷和大山的瑰麗之氣，我分享到「山地小孩是百步蛇的蛋，太陽的孩子」這個傳說的驕傲與生動性。忽然間，我理解到，在大自然中討生活的人類，其實就是這樣鍛鍊成一條漢子，成長成真正的、和大自然相諧合的人吧。在現代都市裡成長的孩子，却失去了這個重大的祝福。如果大自然的喜悅是上天用來交換妳們整個民族的苦難的一種祝福，但當妳們在「現代」文明中面臨全民族的淪落時，我感到敢於摧毀那祝福的「富裕」的可憎了。

啊，親愛的小董，今天的人類，爲了瘋狂追求「富裕」和「進步」，把這唯一而無可替換的地球毒害、破壞得不成樣子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因爲現代人從來不曾從小就像妳們一樣親近過大自然，在樹林中，在山澗邊，在滿山的野花和野生動物中，認識到人其實是自然萬有中的一介生物這樣一種謙恭的存在吧。而盲信著「進步」與「發展」的現代人，正以一種愚昧的驕傲，以科技和工業，無情、迅速、熱

媽媽帶領一家人唱山歌，在高嶺上，山地人家緊緊地相依爲命。

謝喜典(左)和謝喜多(右)是烏來鄉泰雅族小朋友，日前就讀福山國小，兩兄弟也是學校的籃球隊。

人間(75年4月)



狂地破壞和踐踏著這上天賦予人類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到了最後，成為自然的一部份的台灣山地民族，也跟著面臨全族淪亡的危機。

親愛的小董，我對於平地漢族經濟的愚昧、貪慾和破壞性，感到悲傷和羞恥了。

妳的阿爸，是我見過的極少數磊落而自有格調的男子漢，在妳們族人中，像他那樣艱苦地與將倒的狂瀾搏鬥，拚力維持人間尊嚴的人，已經很少了，但在芸芸驕奢的平地人中更少。然而，即使是像妳阿爸這樣的人，也只能把下一代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因此這回妳阿爸不惜帶妳冒著寒雨，跋涉山林，到台北由朋友介紹好的家教老師。原因是因為山地學校的師資品質一般地低下，學童生活勞動的羈絆大，來上學的學童少，學制和教學進度發生複雜的困難，以致山地兒童和青少年在整個教育結構中永遠落後。我認識少數一些經濟情況較好、生活上「漢化」的山地家庭，有能力在平地接受「良好」的「教育」，但這教育却把你們幼時在山地體驗過的大自然的啓示丟得一乾二淨，在平地教育中，使你們一步步在心思意念中遠離了山地的社會、文化和環境，甚至造成一心要背離山地原鄉，一心要漢化的人。小董，這是多麼叫人悲哀的兩難之境啊。

爲了維持和發展山地民族獨特的文化。爲了適應山地民族將來的發展和具體需要，國家應該研究出有異於平地教育的山地教育政策，教育出既有自己民族特色和文化責任，又有現代知識和技術的山地公民，自己管理和發展山地政治、經濟、文化和藝術。可是，在沒有比較完善的山地教育制度的情況下，小董啊，妳就要在目前制度下拼命學習，可是千萬記住，永遠不要因爲來平地受教育，而忘記原鄉山地——山地的阿爸和媽媽，忘記部落中的左隣右舍同妳一塊玩大的同胞，永遠要以漂亮、健康、優秀的族人爲妳一生的驕傲。

親愛的小董，稍稍可以安慰妳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存在的許多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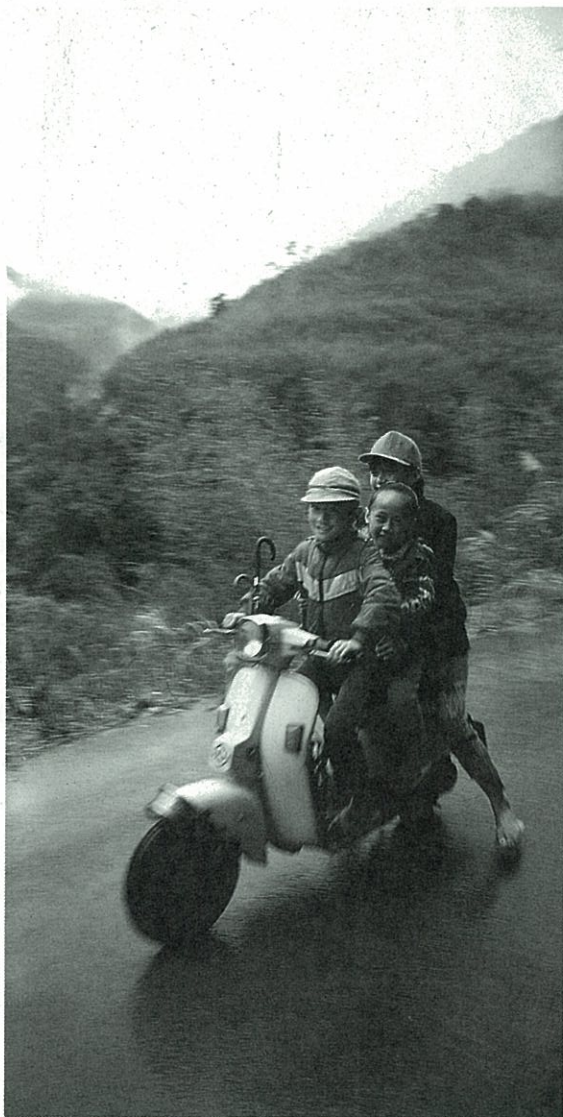
刻的問題，不只有害於山地小朋友。在不同的方面，平地學生也受到嚴重影響。我們也有教育設施的城鄉差距，升學主義、文憑主義、教育機構的商業化、教材、教學方法的嚴重錯誤……這些問題。長期看來，這些都會造成整個社會和民族的困難。面對這巨大的問題，我和妳阿爸都無能爲力。但是，我和妳阿爸還可以和妳一起，逐步改善我們的處境。妳的責任，就是帶著山地人的驕傲和自覺，努力學習現代知識，將來長大了，說不定可以和妳阿爸、我和更多的人，共同努力，把做爲一個獨立、優秀的民族的山地各族復興起來。

在山上的日子，於我是一生難忘的。妳阿爸、妳、還有小典、小多，還有那堅強美麗的拉拉山，那些妳教我辨識的山豬野羌的足跡，澗中的青魚，教給我的、啓示於我的，有多麼豐富，回到平地，妳教會了我的「烏來追想曲」，成爲我最愛唱的歌。親愛的小董，爲了這些，我的心中充滿著感謝。

開學後，妳就來平地了。一定要常寫信、打電話給我啊。我也一定會時常去看望妳的。今後，觀察妳在漢人城市中的生活與成長，將是我最大的關懷。

願妳健康、喜樂、進步！

妳的朋友 官鴻志敬上



難得看到城市騎來的摩托車，是最叫山地孩子興奮的「玩具」。

人間



鄭重推薦！ 一本標示社會文化高度的好雜誌

王曉波(評論家)王榮文(遠流出版社發行人)王杏慶(評論家)
王菲林(聯合文學編輯)心岱(作家)白先勇(小說家)古蒙仁(作家)
丘彥明(聯合文學副總編輯)李昂(作家)李歐梵(芝加哥大學教授)
李賢文(雄獅美術發行人)沈登恩(遠景出版社社長)沈謙(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
邱勝男(教師)季季(作家)周安托(業強出版社總編輯)林永豐(醫師)
林清玄(散文作家)林明德(輔大教授)林懷民(藝術學院舞蹈系主任)
姚一葦(藝術學院藝術系主任)施淑女(淡大教授)胡鴻仁(中國時報採訪組主任)
高信譚(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孫密德(畫家)馬以工(作家)
陳雨航(時報文化公司編輯)陳怡真(人間副刊編輯)陳曉林(評論家)
尉天驄(政大教授)曾祥鐸(世界新專教授)曾榮宗(企業家)曹永祥(教師)
詹宏志(評論家)駱紳(人間副刊編輯)楊敏盛(作家)齊益壽(台大教授)
鄭淑敏(華視節目部副總經理)蔣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謝春德(攝影家)
魏清志(教師)韓韓(作家)蘇小歡(作家)簡志信(時報週刊發行人)
關曉榮(攝影家)鍾郁文(作家)鍾麗慧(自立晚報副刊編輯)(依筆劃順序)

以上具名人都是「人間」的讀者。
現在每人特捐出三千元，購買此一文化廣告，以負責和誠懇的態度，向社會推荐這本純良、優秀的刊物。

「人間」雜誌自十一月創刊以來，已經成爲我們文化界、知識界、青年、學生和市民談話的話題與關心的焦點。這是因爲在許多方面，「人間」雜誌在向來的台灣雜誌文化中，顯出她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首先，「人間」雜誌表現出開闊的人文關懷與理想的性格，報導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感人至深。其次，「人間」雜誌不是新聞雜誌。但她以生動的報導，廣泛地報告了台灣的人、社會、文化、環境、公害等，有新聞雜誌所不能見的人間性和豐富的啓發性。「人間」雜誌絕非攝影雜誌。但她却是台灣罕見的以獨立、重要的地位，透過精緻的印刷，大量刊登報導攝影的雜誌，預期對台灣的攝影文化，將產生開創性的作用。而人間雜誌所表現出來的，高度嚴謹的工作態度，尤其值得敬佩。「人間」的成品顯示：從策劃、採訪、拍攝、編輯、美術構成到印刷、裝幀的每一個環節，都換發著高度的專業態度，形成了她具有國際水平的文化和物質品質。「人間」雜誌的公刊，是台灣文化記事曆上的大事。我們認爲，像「人間」這樣一本雜誌，是台灣少數幾本足堪標示我們社會文化高度的出版品之一，因此，我們期望，一切關心此間文化向上發展的智識份子、青年、學生和教養的市民，都應該至少以訂閱「人間」雜誌一年支持她，培養她，使她得以繼續生存、成長和繁榮。

悲愴的 祈禱文

在荊棘中成長的孩子

走過滿地的荊棘與溝壑，
懷著無比的悲憫與敬畏，
阮義忠觀察着、記錄着、關切着
那些在殘障與廢疾中掙扎成長的孩子；
他們的堅強與挫折、尊嚴與酸楚，
他們在每一刹那的眼神和動作中，
對大地蒼天提出了
無語的追問和驚嘆！
這是一篇用鏡頭寫下的悲愴祈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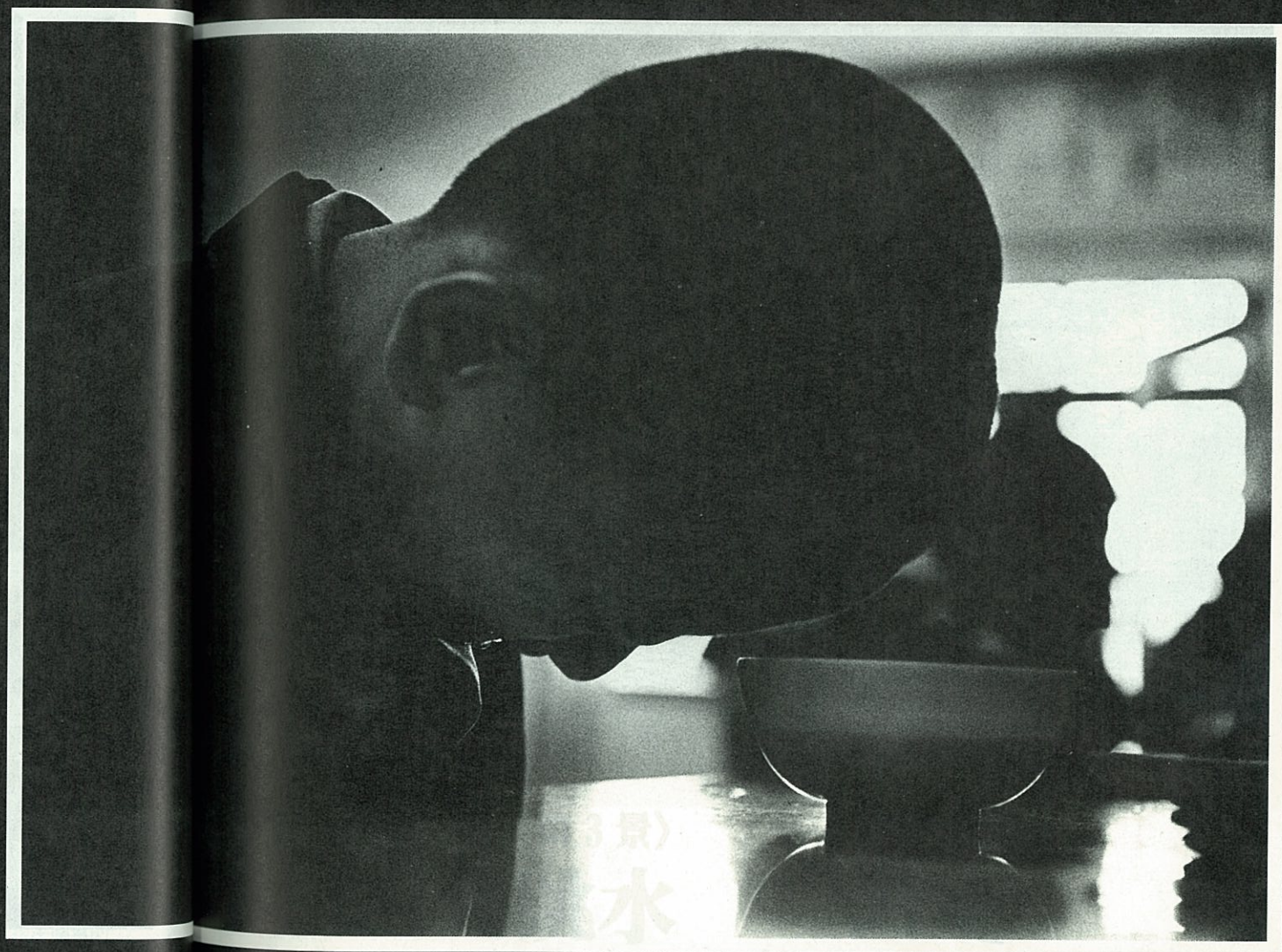
攝影 / 撰文 ■ 阮義忠

《第1景》 禱告

台北縣八里鄉的樂山療養院除了收容痲瘋病人，兼也收容著一批智能不足的兒童。我在那裡待了一天，看看他們清晨起床後的漱洗、上課、吃飯、午睡、戶外活動等等情景。

這些作息安排，和其他正規學校似無兩樣。然而，在這些孩子們的臉孔上，很難看出正常學童學習過程中的一份詫奇、興奮或者困惑和疑難之色。當他們玩耍的時候，也很難看出常見於正常兒童的歡欣與喜樂。他們的心智彷彿被深深地銅鎖在軀殼的深處。他們對任何事物最常見的反應就是那種另人心痛的茫然。

然而，他們的眼神和表情，却煥發著一股不多見於正常兒童的最無邪的、最清明的純真，看著看著，常常令人有一股欲淚的感動，尤其是在他們祈禱的時刻。



早上點心時間，每個孩子在享用半碗牛奶之前，隨著老師禱告謝飯。整個教室此起彼落的發出模糊艱澀的口吃聲：

「主主主……主呀……感感感感謝………祢祢……賜賜賜……賜給………」

這却是我所見過最感人肺腑的姿勢；雖然我不是教徒，這却也是我聽過的，最動人肺腑的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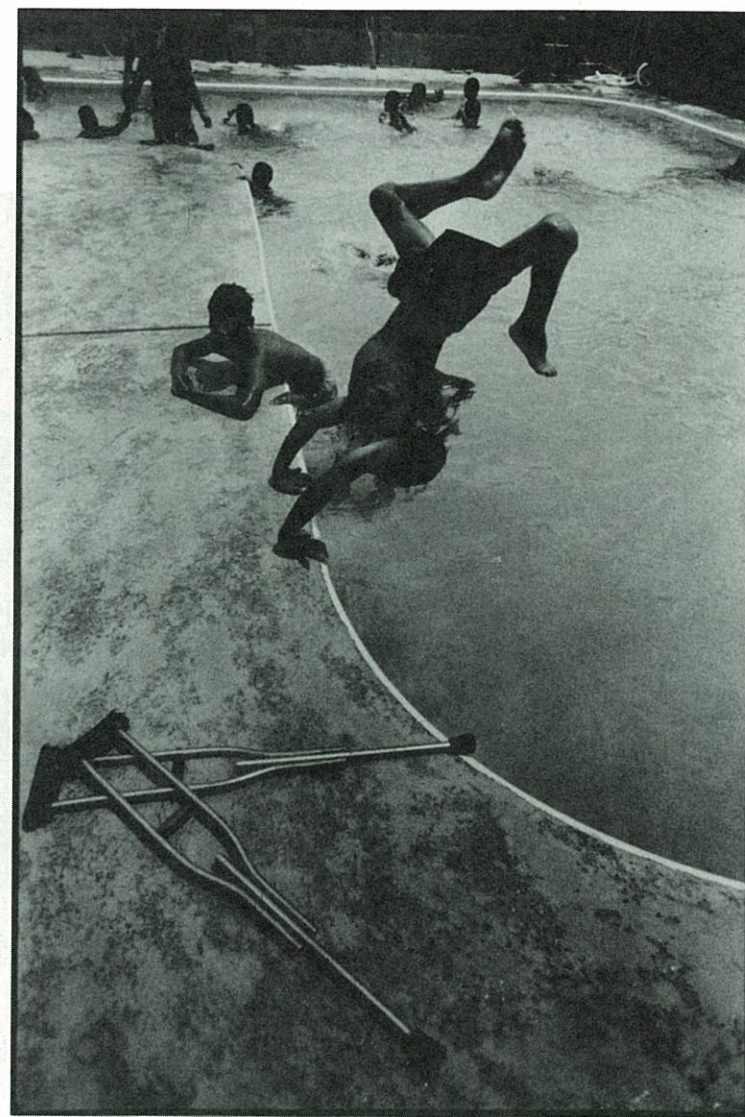
《第2景》 步伐

台東的阿弗色尼教會，收容著小兒麻痺症兒童，貧困的台灣東部山地，艱難地負起小兒麻痺病童的身心復健的任務。

多年前的一個夏日，我曾訪問這個小小的收容所。我看見所裡不良於行的孩子，個個活潑開朗，洋溢著一片喜樂，沒有絲毫悲苦的氣息。令人立刻察覺到，他們有一種不為枯萎肢體所擊倒的信心與尊嚴。

那天下午，孩子們紛紛卸下笨重的義肢護套及衣服，有的拄著拐杖，有的乾脆以手代腳趴在地上匍匐而行——為了要越過一段礫石子路，到院子另一頭的游泳池去。

熾烈的陽光把地面烤得滾燙，那以手為足的掌心，該是火灸難忍吧。然而我却看不到有一個孩子的臉孔露出半點痛苦的神計，這步伐是何等的堅毅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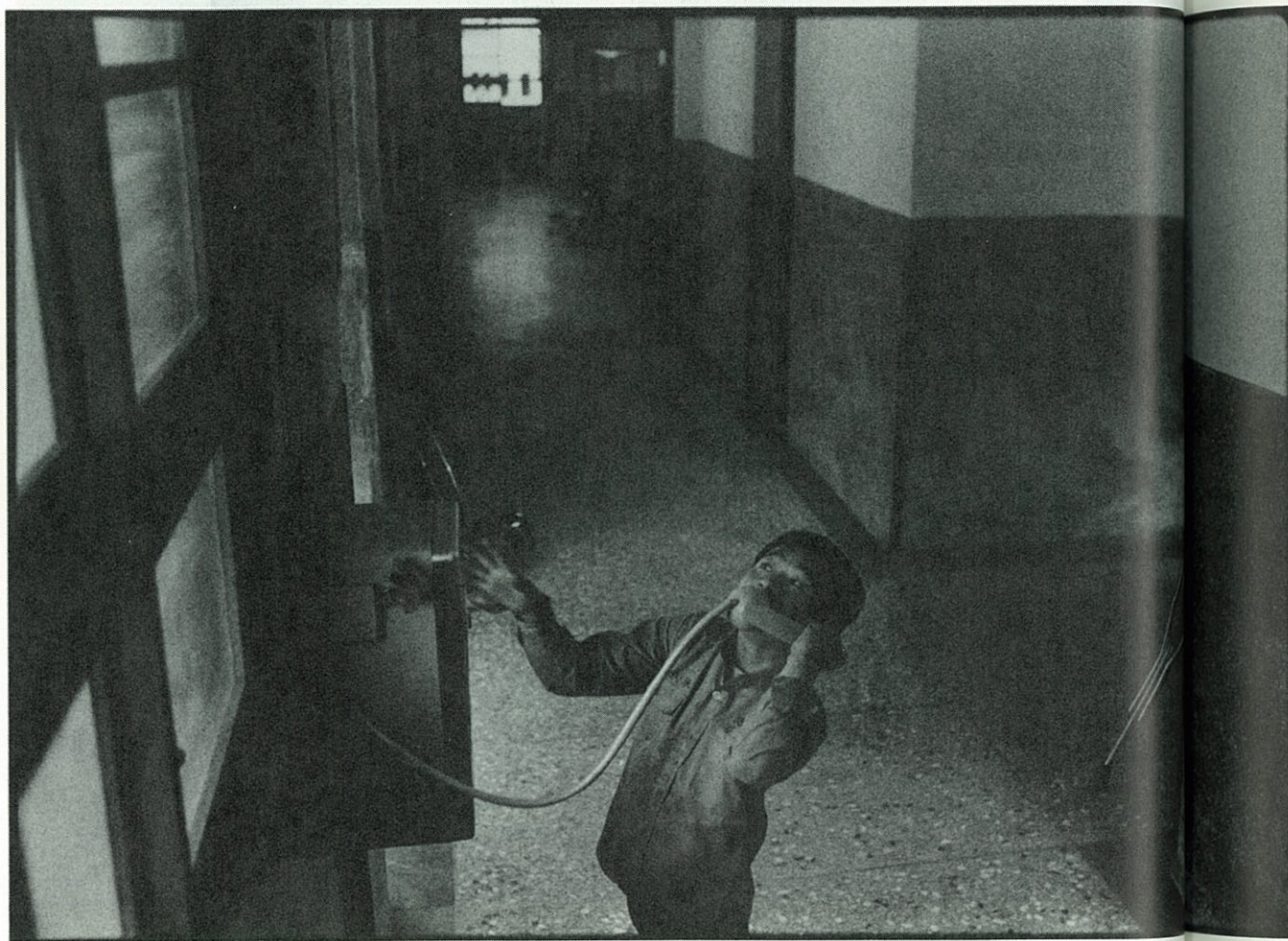
《第3景》 跳水

噗通—噗通—，這些孩子們跳水的聲音，遠比常人跳水的聲音大得多，因為他們的身體整個平打在水面上。那是十分疼痛的一種落水姿勢，雙腿枯萎，無法站立的小兒麻痺病童，玩跳水時，能先以手撐著地面，然後翻個大跟筋斗，翻身「跳」入水池裡。

他們盡情享受戲水之樂，惡病能奪走他們的健全肢體，却不曾奪去

他們生存下去的信念和遊戲的喜悅。

四肢健全的我，在阿弗色尼教堂裡，突然覺得格外虛弱了。



《第4景》 想家

彰化的仁愛實驗學校，是一所專門招收殘障兒童的特殊教育機構。這裡的清一色不良於行的學童，來自全省各地，離鄉背井，住宿在學校裡。

裝在宿舍走廊的公用電話，架設的高度特別低，以便利坐在輪椅上的孩子們使用。這位半身不遂的小孩，把拐杖攔在牆角，手扶著牆壁徘徊在電話機旁，每隔個十來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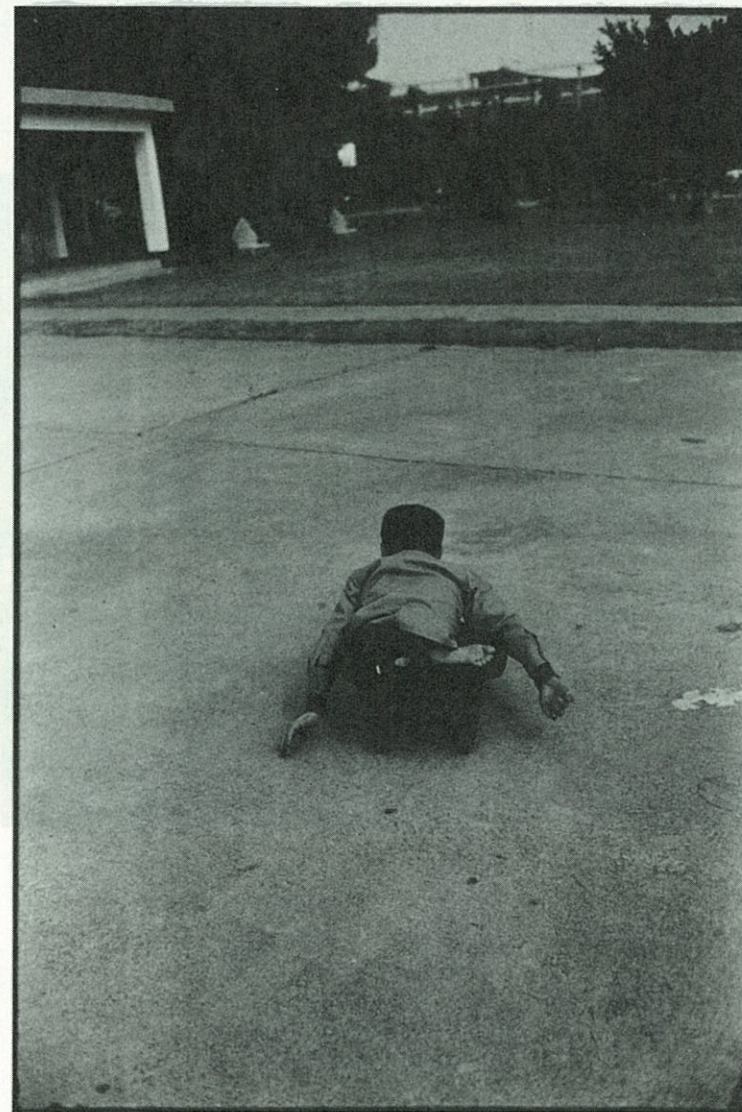
就去打通電話。

我在走廊的另一頭看著他好久，好奇著：是什麼重要的事，會讓他一通又一通的撥著長途電話。我於是走了過去，他正從口袋掏出剩下的幾個銅板，很辛苦的用僵硬的右手把錢幣塞進洞口。

電話撥通之後，他衝口而出：

「媽——我好想家——」

驀然間，我的眼眶全濕了。



《第5景》 殘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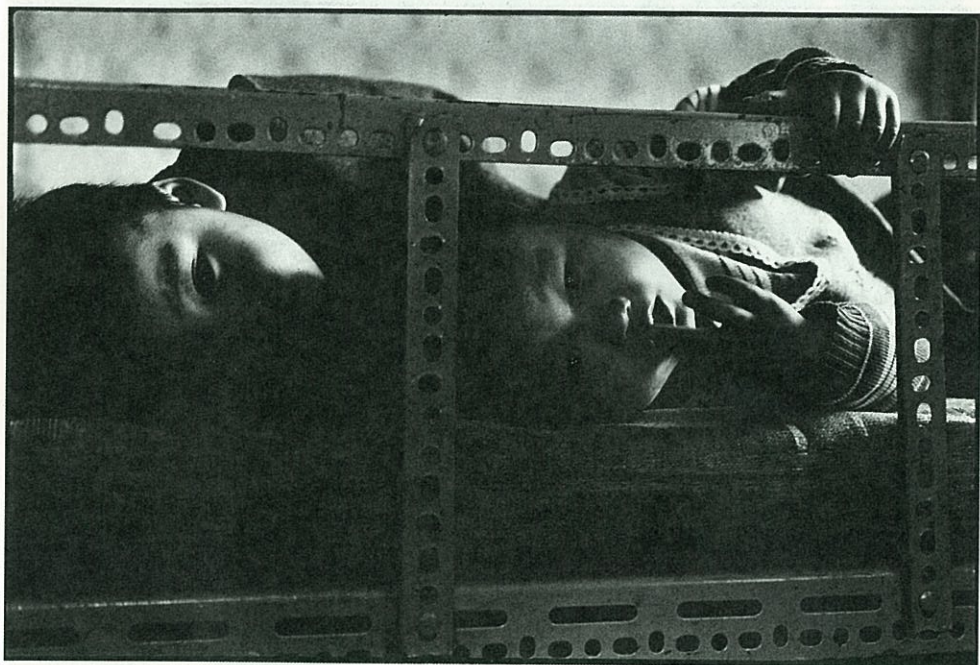
在彰化仁愛實驗學校的校園裡，經常可以看到這幕特異的景象。

看來幾乎每個孩子都有一面裝有輪子的滑板，平時的上課時間，他們還是使用輪椅或拐杖，放學之後，孩子們多半用這面輕快的滑板來取代其他的行走裝備。

這時，他們變得十分靈活，雙手變成了槳桿，也變成了要左拐右轉的舵把子，緊急煞車或原地調頭，

彷彿特技表演，令人嘆為觀止。

缺腿的人，手勁似乎變得特別大，斷手的人，腳力也似乎變得格外的強。肢體的殘缺，逼使他們把健全的部位鍛鍊得更強壯，才能應付各種生存的挑戰。事實上，每一個四肢健全的人也都有他殘缺的部位，尤其是一顆冷漠的、對愛和別人的苦樂失去感應的心。如果不會把它喚醒，我們也是個殘障不全的人。



《第6景》 骨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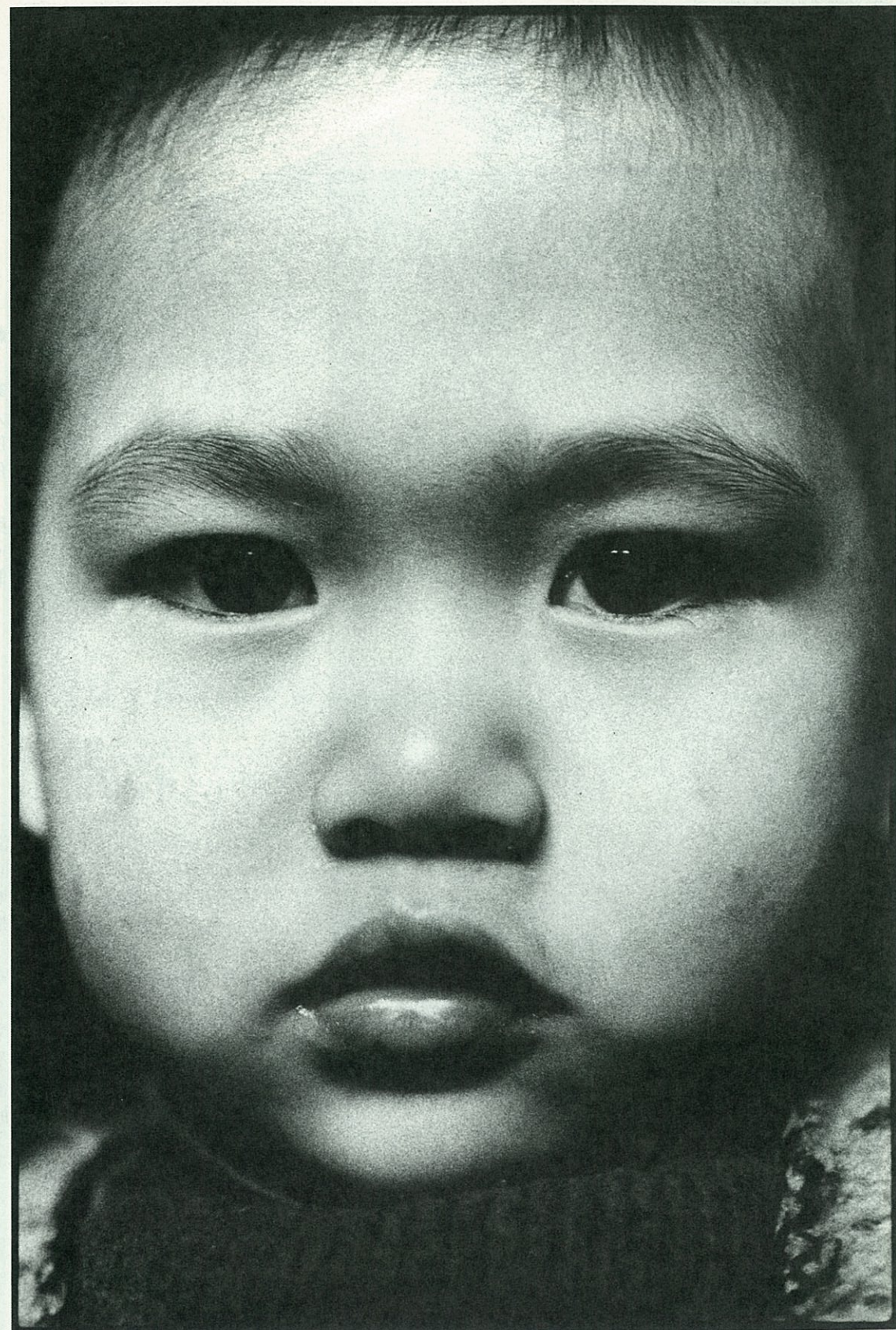
台北天母的露德之家，收容著一些棄兒。這些剛生下來就被狠心父母丟棄不顧的孩子，雖然倖存活了下来，却註定要在「父母不詳」的身份下度過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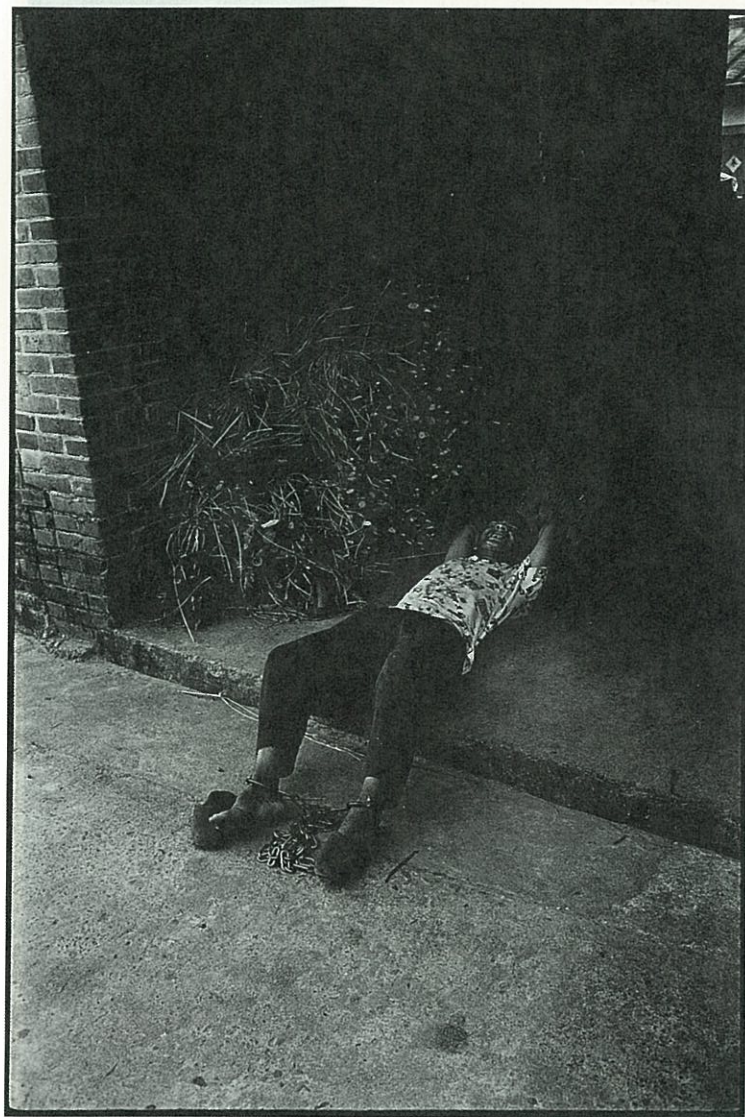
也許孩子的父母，在把親生骨肉遺棄的那一刻起，就開始內疚、自責，而終身欽恨吧。拋棄了自己骨肉，也等於拋棄了自己生命和靈魂的一部份吧。

由相機鏡頭看著這副白白淨淨，惹人憐愛的臉孔時，我彷彿也看到了他長大以後的模樣，彷彿也感受到，他回憶起童年的心情。

「露德之家」的孩子們，也許會有這些一模一樣的兒時記憶，由同一位慈愛的修女帶大；同樣的大通鋪睡大；同樣幻想著遺棄了他們的親身父母的模樣；也同樣在無數個夜裡，蒙在被子裡低聲飲泣……

《第7景》 童年





《第8景》 脚铐

最讓我難於按下快門的第一次經驗，是在苗栗縣三灣鄉的內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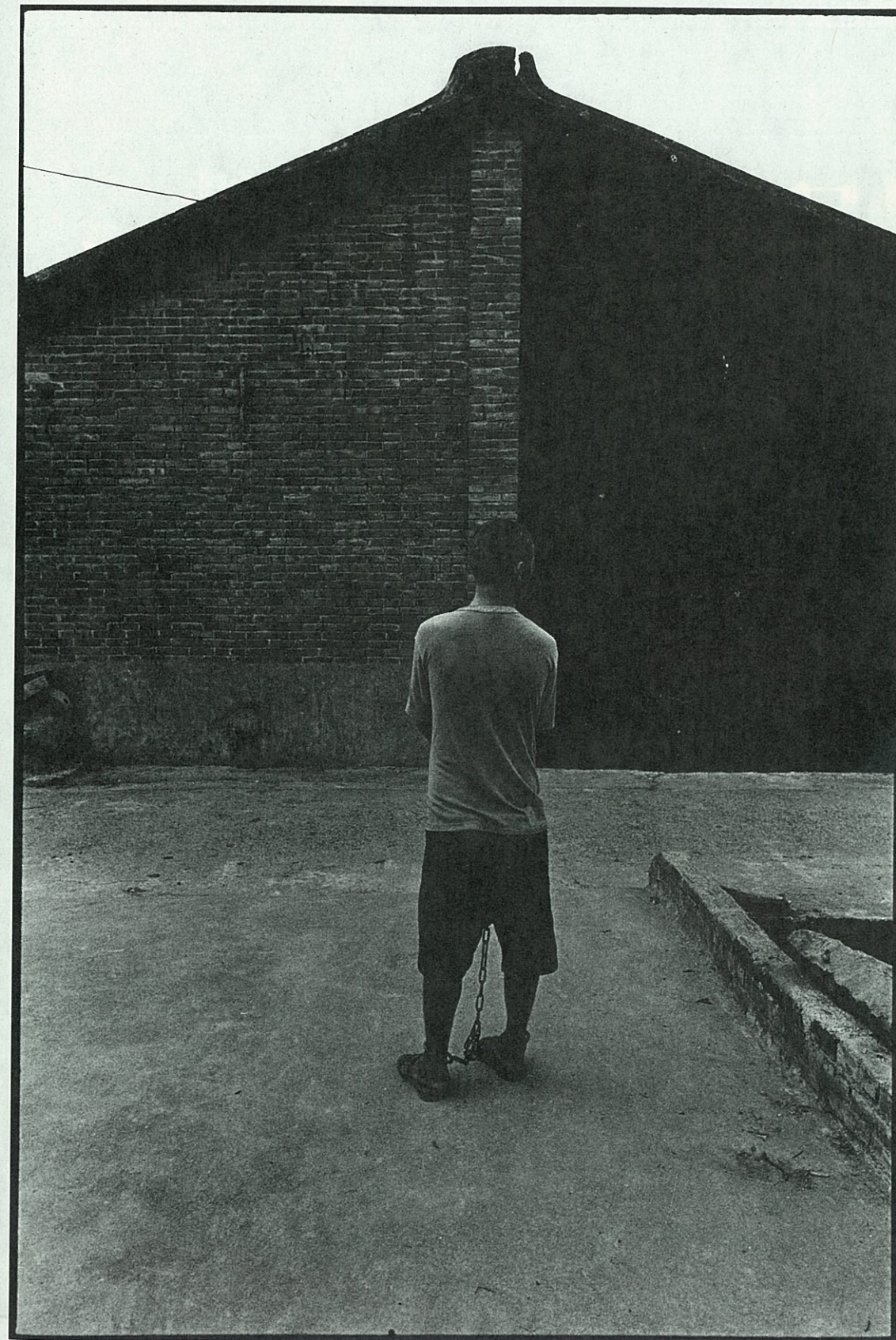
在這個宛如世外桃源的純樸客家村庄裡，竟會有這般荒謬、慘絕人寰的情事。有一戶人家爲了怕這位智能不足的孩子亂跑走失，竟將他的雙腳，用條鐵鍊銬住了。

這是重刑犯才會遭受的懲罰，現在却也加諸完全無辜的孩子身上。低能並不是罪過，罪過的是歧視低能的成人社會呀！

《第9景》 深淵

三年後，我再度造訪內灣村，沒想到他依舊被銬住那雙腳。這一回，我看到他提著鐵鍊，舉步維艱地在村子裡閒逛。看來，這輩子他是很難卸下這付沈重的鐐銬了。

整個內灣村就像我往日所看，寧靜安詳，一點也不受外來的干擾。唯一所改變的就是：這堵牆有一半漆成了黑色。由於這智能不足的不幸之人正好站在黑白的交界，彷彿爲低能兒的處境做了極具象徵性的詮釋。



焊鎗・電鑽・ 腳踏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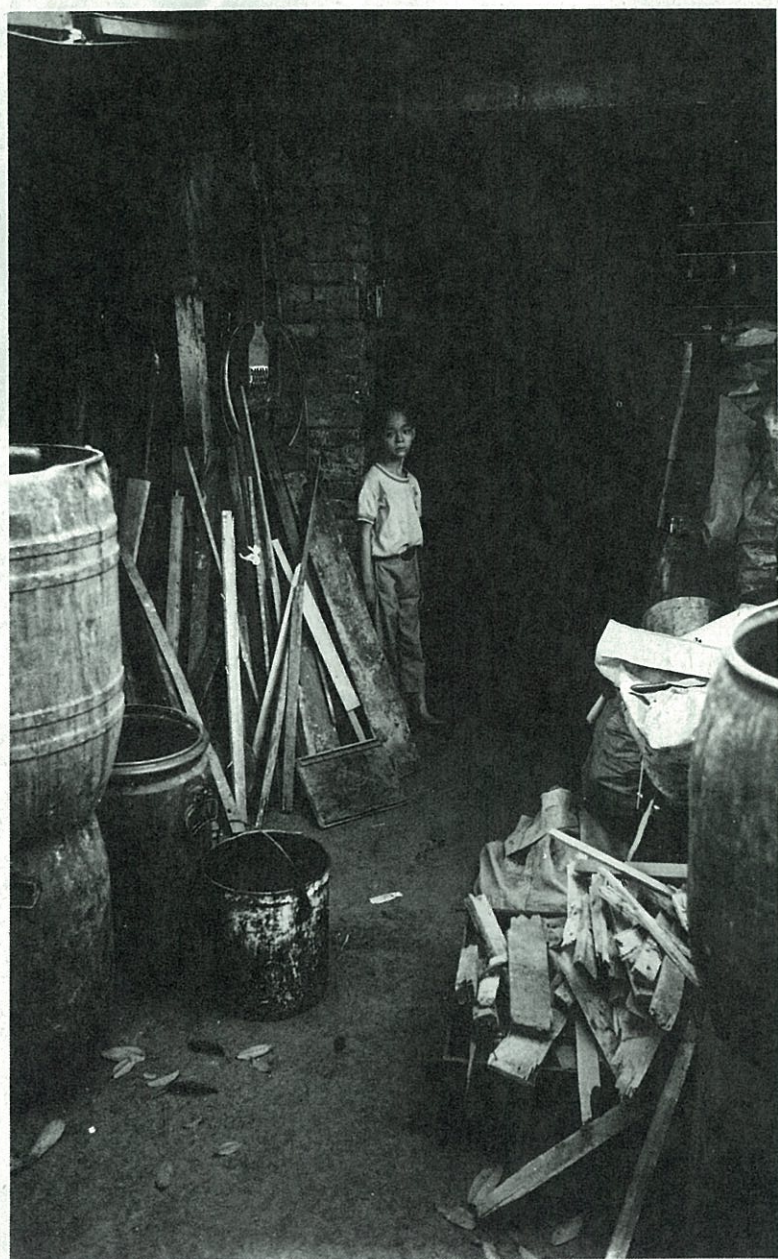
小小街頭工宋文章

初次在巷弄口看見他，枯瘦弱小的雙手，
正拿著一管粗重危險的焊鎗，呼呼地噴出藍色高溫的火焰，
我完全地被這突兀錯愕的景象捉住了。
在別的孩子還只是撒嬌、撒野、含著、吮著棒棒糖的年紀，
眼前的宋文章，卻置身在鉗子、鑽子、起子、錘子……
的冰冷世界中，侷處在街頭的一片陰影裡，
有模有樣地，幫助大人討生活了。
那時候他才小學二年級。

攝影■陳炳勳 撰文■紀惠容／陳炳勳



從小時候開始，他的生活就和
電鑽、焊鎗……分不開了。



在破陋的屋前，瘦小的宋文章倚門而望，那瘦小的頸項、羸弱的身軀，讓人生起憐愛之心。



羸弱的小工人

第一次看到宋文章，他才是個八、九歲的小男孩。他瘦小，看起來像是體弱多病的那種不容易帶大的孩子。夏天裡，他穿着稍大的圓領汗衫。汗衫上是油污，也是汗水。就在台北板橋市的一個小弄口上，他光着腳把丫子，手上竟拿着呼、呼地噴出藍色高熱焰火的焊鎗，正在聚精會神地燒焊幾片金屬。

在弄口不遠的地方，卡車、汽車、摩托車呼嘯而雜沓地來往。可就在這擾攘不堪，滿地塵烟的，板橋市的小弄口上，宋文章和他爹，佔

著弄口的一大塊陰影，幫人修理一些家庭中的日常用品和器具。

那時刻，我看著小小的宋文章，把地上的幾塊鐵片兒什麼的燒彎了。他關掉焊鎗，用鉗子把燒彎的鐵片，有模有樣地夾給他爹使用。有幾個大人和小孩開始在他爹兒倆的工作攤子邊佇足觀看。修理破錫鍋、熱水瓶、腳踏車……自然是沒有看頭的。但大家都把目光投注在那幼小、看來羸弱的小工人宋文章身上，看他認真嚴肅地忙著幫他爹幹活，却從來不正眼抬頭望一望那些圍觀的人。那神情，看起來彷彿在說：瞧你們這些撐飽沒事幹的人！我

這正經幹活的人，可沒心情理會你們這些……

在弄口靠牆的地方，停着他們的一輛破舊的三輪貨車。車上堆着、吊著各式各樣的器具、用具、工具和零件。電風扇、熱水瓶、炒鍋和煮鍋、電鍋、縫紉機的機身、收音機、電鑽子、電瓶……真是林林總總，可沒有一樣是新的。有些簡直破舊到叫人懷疑把它丟在路邊還沒有人揀的程度。

五六歲就懂得用工具了

後來攀談起來，才知道宋文章他爹，每天帶著才八歲多九歲不足的

在散置的器物 and 那輛出去四處兜攬生意的車子前面，一家大小留下這張合照。生活的清苦，似乎並沒有困頓他們的意志，也不能剝奪閭家的天倫。

文章，踩着這破三輪摩托，在萬華、新莊、中和、永和、板橋、樹林一帶吆喝，幫人修修家裡的各種用具。

據宋文章他爹說，文章從小喜歡看他修理東西。「他，命苦嘛，」宋老闆一邊敲着錫鍋一邊說，「人都有命，是不是？註定了的。否則，他這麼小，怎麼就跟着我在街頭巷尾敲敲打打……」



從五、六歲起，宋文章就會使用工具了。那幼小的心靈很早就懂得體恤父母營生的不易；他為這個家、為了父母，付出了自己的童年。

住了。在別的小孩，還只是撒嬌、撒野、含着、吮着棒棒糖的年紀，眼前的宋文章，却有模有樣地幫着大人討生活了。

驚奇·愛惜·歉意

我蹲到他跟前，問他：

「叫什麼名字？」

「宋，文章。」

「嗯。幾年級啦？」

「二年級。」

「嗯。今天，不用上學嗎？」

「上過了。」

他始終只是低着頭說話。我望着那稚小的頸項，看來是那麼細瘦而脆弱。突然間，他站了起來。我看到那張瘦削的、清秀的臉了。他的微皺的眼睛，正像一切他那年紀的小兒的眼睛一樣，清澄、純潔而明亮。他走到三輪摩托車上，打裡面翻找出一個熱水瓶的內膽，而後又那麼自然地，用那瘦小的手臂抹了一下逡巡在他鼻孔的鼻涕，又蹲下來開始修理一只壞了的熱水瓶。

這以後，我總在附近的弄口看見這父子倆。我看見，小小的宋文章，聚精會神地修腳踏車，修電扇、修吹風機、修台燈，甚至修小型的收音機！

對於宋文章，我始則驚奇，繼則愛惜了。這是頭一次，我感覺到自己的童年的「幸福」。而這幸運的感覺，却伴着某種當時我所不十分明白的歉意。在歉意中，似乎又混雜了，對於宋文章他爹的隱隱的不滿。在那破舊的三輪摩托車上帶着這麼小的孩子，到處流浪，叫那麼小的一個孩子，做大人的艱苦的營生……

「歹所在，隘得很……」

有一回，我跟宋文章他爹說我想到他們家去。「不好啦。歹所在，

宋文章他爹說，有一回，文章才五、六歲那麼大，照例靜靜地蹲着瞧他幹活。「我才放下手上的釘頭，他，我們這文章，就把鉗子推到我跟前來。」他說他那時靜靜地看了他這小兒子一會，也不吭聲，繼續幹他的活兒。而小小的宋文章，總是在適當的時候，歪歪跌跌地為他爹送來下一個工作步驟用得着的工具和材料。「說實在的，也不知道他安安靜靜地看我工作有多久了，他可全記得我怎麼做，什麼時候用得上什麼工具……。」宋文章他爹愛惜的說。

那時候，我還在學校唸書，正瘋着玩相機。在弄口上看見這對父子，正是我揹着相機，莫名其妙地想出去狩獵幾個連自己都不甚了然的鏡頭的年齡。我却完全地被這用枯瘦弱小的雙手拿着焊鎗的小孩吸引



隘得很……」宋文章的爹怎麼也不答應。然而却終於在一張又皺又髒的紙頭上，用一截鈍了筆心的鉛筆，歪歪斜斜地寫下了地址。

隔了幾天，我踩着腳踏車尋去。可一過了浮洲橋，怎麼轉，怎麼找

，都找不到宋文章的居處。問了好幾個路人，才在一個貧民區的違章聚落找到了宋文章的家。

那是一間陳舊而破落的違章建築，像是有人搭蓋了八成就廢棄了似的，没有任何的修飾。院子裡堆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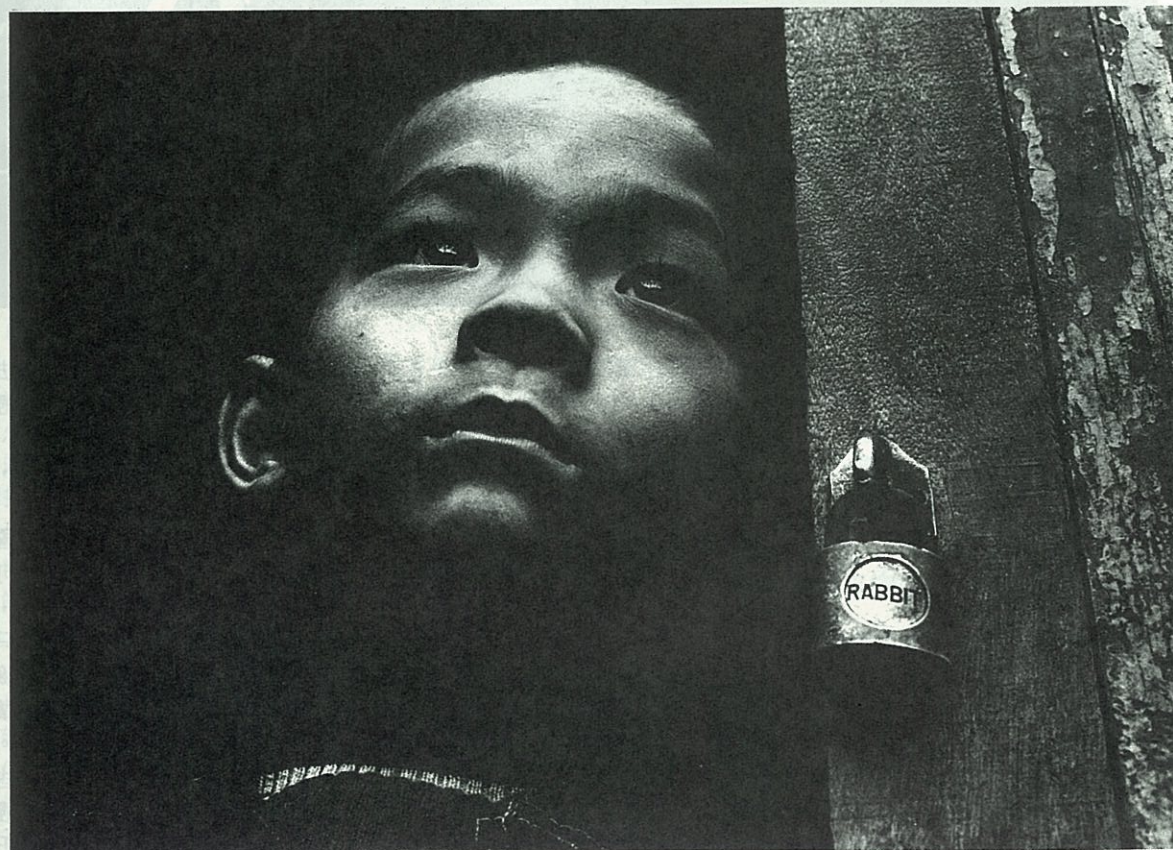
他隨著父親四處奔波，賺錢養家。那樣無言、默默地工作著。

了經過風吹雨打的，揀來的舊木料、門窗架子、玻璃瓶、鍋子、風扇和熱水瓶。院子的另一個角落，擺着好幾個汽油桶，裝着在大熱天裡不斷發酵的餽水。蒼蠅嗡嗡地飛，餽水的酸腐味，在悶熱的夏日的早上，四處飄散。

「有人在家嗎？」

我說着，推開大門，在黝暗中，我看到兩三個豬圈。圈子裡的黑毛豬「咕、咕」地朝着我凝視。

宋文章他家住在那閣樓一般的二樓上。十來坪大的地方，臥鋪、客間、廚房、廁所全在那上頭。屋角和地上，堆着稍堪修理使用的，揀來的家庭用品。宋文章全家七口人，



但是，有些時候，在工作的閒暇，他也不禁在想：未來漫長的歲月將會是什麼？



在繁榮的城市、富裕的社會裡，恐怕還有太多像宋文章這樣的小朋友，每天為在生活奔忙著。

就在這兒生活了許多年。

這第一次的造訪，我至今還鮮明地記得，對我、對他們，都是一種錯愕、不安、羞慚和緊張。「跟你說過，歹所在啦…」宋文章的爹不住地說。然而，一次又一次，我在那兒跟他們聊天、吃東西，陪着小文章專心致意地把一架收音機拆拆組組。有一回，聽說小文章病倒了，我坐了計程車飛奔到他家，拎着奶粉和水果，看見文章沈睡在他的小床上，臉上因發燒而透着好看的紅暈……

五年以後的冬天——

後來，求學、服役和工作，我整

整離開台北有五年之久。一直到去年，我又回到台北來工作，想着經過了五年的宋文章，也該是十四、五歲的少年了。終於在去年冬天，我去探望了宋文章。

他長高了，身上穿着深藍色的國中制服，臉型、頭髮全變了樣，可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他依然清瘦，眉毛長濃了，眼睛還是明亮的，只是多了一層少年的狡慧；清秀的臉龐上，嘴上多了疏落的、青色的鬚毛。他腼腆地笑着，却絕不生份。他的背，或者因為長年的勞動，些微地駝着。我們一邊聊着別後的經歷，他可沒放下手邊的活兒。他正在修着一架收錄影機。他的手上、

衣服上，沾着油污，腳上趿着一雙土色的塑膠鞋，這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腳姆指緊緊地包紮着破布，布上殘留着黑色的血漬。問他，他說早上搬一個鐵架，不慎砸着了。他媽媽為他包紮的。「沒什麼。」他笑着說。這回我又看見他的左手背上，有一塊似是燙傷留下來的疤痕。他看見我默默地望着屋子裡打的幾個包包，「我們要搬家了。」他說。

宋文章說，新家在板橋一個新興社區，一棟販厝的四樓。幾年來，宋文章一家拚命工作，東湊西湊，勉強買下來。「扣掉貸款，爸爸還差八期的款，合起來，說是十五萬左右。」他抬起腕錶說，「我們把豬舍搬了。要不要去瞧瞧？」

他說豬舍遷到了大漢溪邊的一棟違章豬場，他正要去煮餿水。幫他搬好東西，我們一道出來跨上他父親從一輛舊川崎九十機車改裝的摩托三輪車，一路搖搖晃晃地過了浮洲橋，來到他們的新豬舍。

宋文章他爹說，三年前吧，為了償還一筆債務，全家決定擴大養豬，才向人租了這個河邊的豬舍，養了百八十頭小豬。「人算不如天算咧，前年七月歐尼爾颱風一來，大漢溪水猛漲，加上石門水庫放洪，把小豬全沖走了。」宋文章他爹搖着頭說。那時候，全家泡在豬糞水裡搶救豬仔，只搶到了六十五隻小豬和三隻鴨子。「颱風過了，把豬舍清理一番，從頭養起吧…」宋文章的媽媽說。

技術怕都在專科生以上了

半個月後，宋文章全家搬到板橋的新居。家裡人口多，新房嫌小，他們在屋頂上自己蓋個頂樓。我親眼看見全家總動員，宋文章他爹接水管，兩個姐姐送磚頭，宋文章釘門窗……這樣地蓋起了一個舒敞的頂

樓間。許多被棄置、破舊了的器物：如錄音機、門窗、電視機……經過宋文章整修，卻能煥然一新，完好如初。



樓間。

頂樓落成的晚上，我應邀做客，桌子上有魚有肉，宋文章的爹酒興挺好。「他呀，現在會割玻璃、換玻璃。他會修馬達、摩托車了。」宋文章他爹說，「學校的玻璃破了，現在也是他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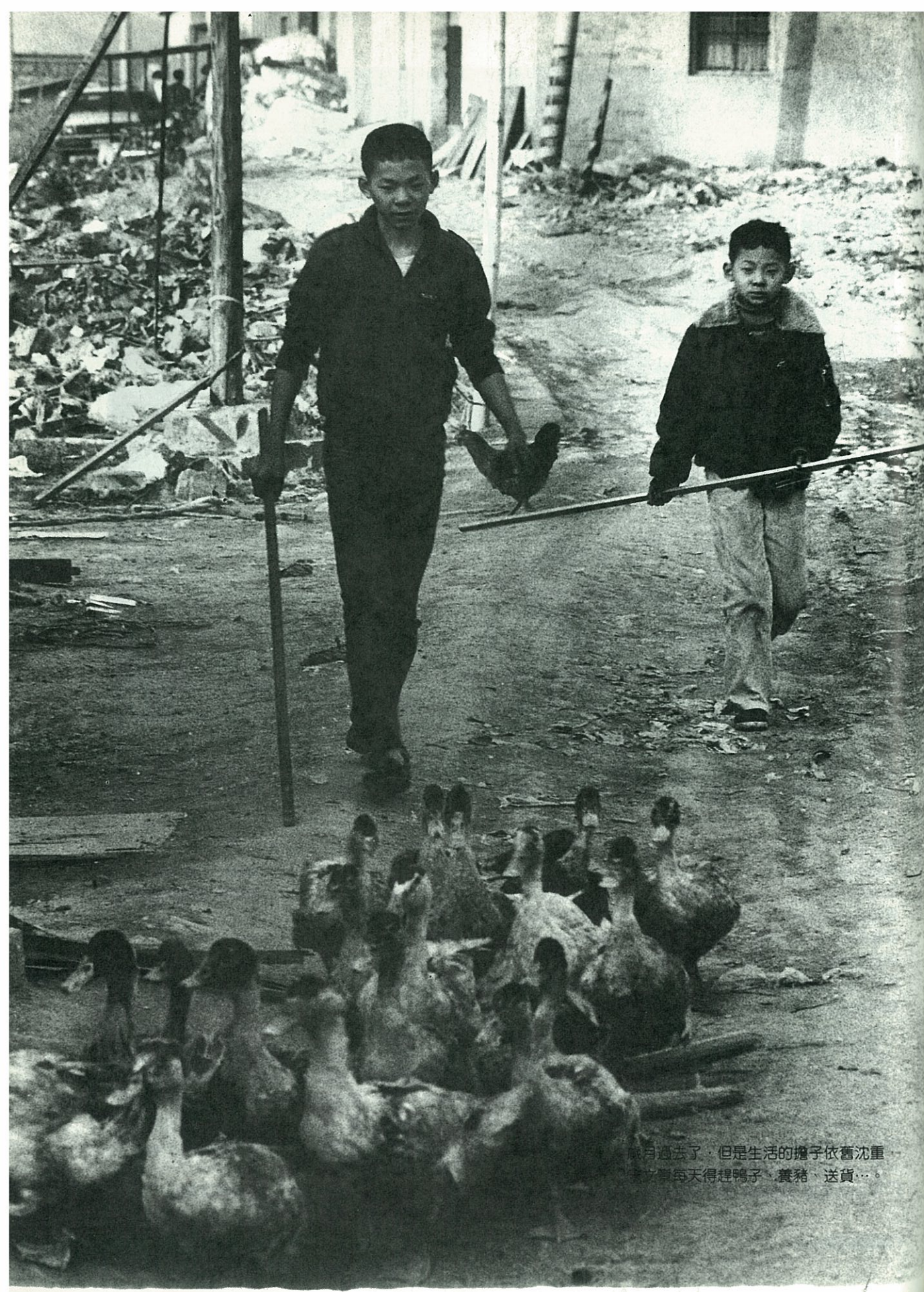
宋文章在小學五、六年級就會幫學校修理玻璃門窗。沙崙國小的林密雲老師說，「每逢調皮學生打壞了玻璃，我就想起宋文章。」她說宋文章對老師很有禮貌，畢業離校後，偶然在街上碰着，還是鞠躬問好，「不像一些別的學生，畢了業，有時路上遇見，像陌路上的人…」她說。宋文章在老師的記憶裡，是個熱心服務，愛勞動的孩子。同學會上，佈置、張羅的事，全是他。林老師說，「有一次，他還特地搬來他修好的錄音機來放音樂。這孩子…」

樹林國中的胡麗菲老師說宋文章對同學熱心，對公共事務關心，人緣挺好。「就是脾氣急些，容易闖些小錯誤，」胡老師說，「可他也很有勇氣認錯。」宋文章的成績呢？「他的路，不在讀書研究這上頭吧。他的路，明擺着，是搞技術的。現在，他修理東西的知識和技術，怕都在專科生之上。他本性好，品質好，這比學業成績都重要。」胡老師說。

少年宋文章的夢想

現在宋文章白天上課，下課後到板橋榮民之家後面，他爹的小攤兒上照料一下生意，到河邊的豬舍去看豬、餵豬，收集餿水。大哥當兵後，他也平添了不少粗重的活要做。再剩下的時間，就研究身邊的各種家電用品。

現在他有一個揀來修好的「隨身



歲月過去了，但是生活的擔子依舊沈重。
宋文章每天得趕鴨子、養豬、送貨……

聽」，一邊工作，一邊聽着音樂。客廳裡有錄放影機、電視機、錄音機、迴音器，兩個大的錄音座，兩個高感喇叭，全是「三洋」、「山水」的名牌，全是他從估貨市場買來精心修好的。他的書桌邊和床頭，擺着很多報廢的音響、收錄音機之類，供他拆了又組，自己摸索研究。

少年的宋文章可有什麼夢想？

有。最近的一個叫他興奮的夢，是參加救國團的寒訓活動。「在鵝鑾鼻哩！」他睜大眼睛說。在台北市找不到路去西門町，故宮博物院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的他，鵝鑾鼻簡直是一趟出國旅行吧。「我有一點積蓄，阿爸再補助我一點，湊成一千八百元就够了。」他興奮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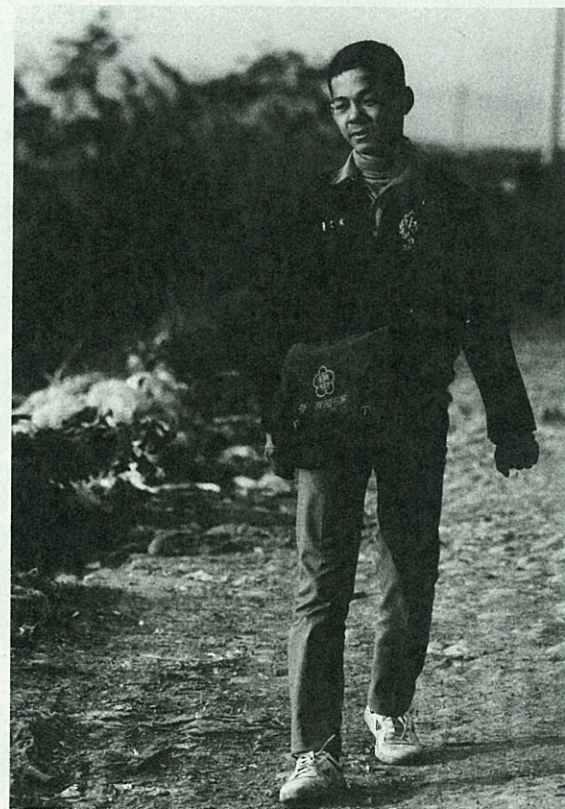
遠一點的夢，是快快畢業，當完兵，幫着賺錢還債、繳房款。他大哥在當兵前「出了一點事」，賠人家十幾萬元，加上買了房子，兩年前養豬遇到大水再賠了一大筆錢。這一家人，還揹負着相當沉重的債務。

「畢了業，憑我這些技術打底子，到電器行去做個支薪的學徒，等技術更精到，再出去創業……」宋文章說。

在我們不曾見過的角落裏

宋文章從沒想當科學家、工程師、機械師，更沒想過當音樂家、總統和將軍。從貧困的家鄉向台北流落的宋文章一家，五年來，憑着不可置信的勤勉，雖然背負了不輕的債，也開始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五年前，那個瘦小的、才八、九歲大的，修理腳踏車的孩子，畢竟也上了國民中學，也有了個人的一方小小天地。如今，他正懷著極為卑微卻又自有尊嚴的夢想，面對著艱苦的生活，分擔現實的重軛，一步

宋文章長大了，他以堅定的步伐走向前去，撥開生活上的荊棘，走出屬於他一條路來。



步跋涉向前。宋文章說得好：「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像我們窮人家的孩子，只有好好打拚才是！」

是的，要好好打拚！我誠心祈願：從七、八歲就開始面對生活的淬鍊，好好打拚了這麼多年的宋文章，終於能苦盡甘來，隨著生命一天天成長、壯實的歷程，帶給他「刻苦成功」的生涯。我誠心希望著：文章一家人的快樂、富足和健康！

但做為宋文章多年的朋友，看過他自小就承受的過重的擔負，我常常會不能自己的要去測想，在我所不曾見過的其他的角落裡，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故事正在發生？他們又有怎樣的遭遇？我們的社會在邁向進步、富裕的過程裏，是否也曾犧牲了、忽視了若干貧弱者的保障和

福利呢？而我們的教育，陷溺在競爭、功利的、升學主義的……種種歧路上的教育，又該怎樣照顧、培育這些貧弱者的子女？這些擁有特殊技藝或才能的孩子？宋文章畢竟是幸運的，他的堅強和樸實固然支撐了他，但他也遇到了能够寬諒他、鼓勵他的林密雲、胡麗菲兩位老師。然而未來呢？這卻是最使我難以放心的。什麼時候，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才能提供更多的福澤，開拓更多的坦途，奠定更好的制度，能讓生活在窘困中的，有殊異技藝或才能的兒童，省去生活的折磨，好好的接受教育，充分的發展所長，完整的掌握人生呢？

在憂慮中，我焦急的渴盼著。

生與死的 啓示

急診室筆記

急診室是一個充滿生與死的啓示的地方。

只有在急診室裡，人才知道健康和完好的肢體

是一個多麼值得感謝的祝福。

也只有在急診室裡，人才知道生命是多麼易於摧折，

肢體是多麼容易破碎。

這是一篇以淚眼、驚懼和對無常生命的敬畏拍成的

攝影筆記，教我們認識到生的莊嚴和祝福……

攝影■鍾俊陞 撰文■趙英

一個緊急傷病從救護車上移上擔架車，
飛快地衝進急診室的急救處置中心。
沒有比這時候更能說明生命與時間的緊張關係。



病人在急救室
不治身亡，
母親哀慟欲絕，
正由親人攙扶着
離開急診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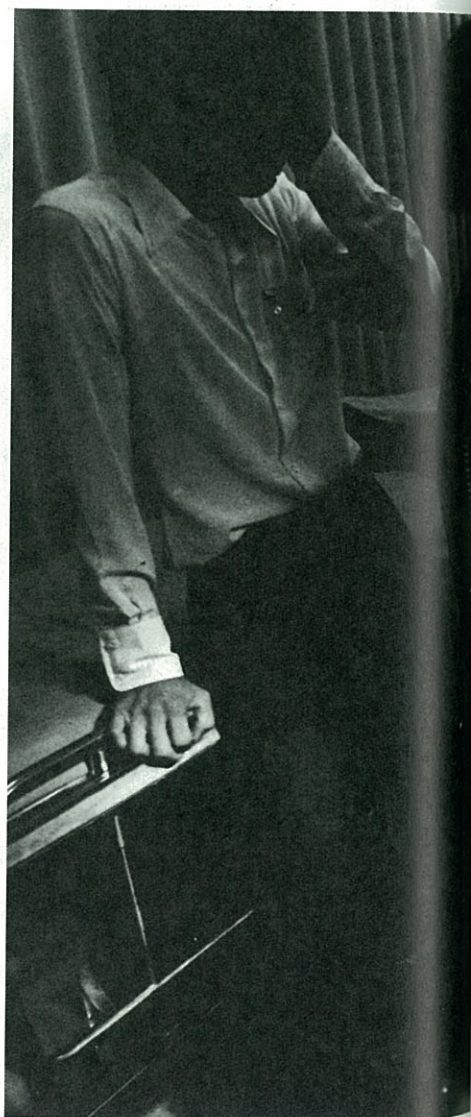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為每日的生活奔忙，在萬丈紅塵中嘖、狂、痴、貪、嫁娶，宴樂。這汲汲矻矻的生活中，有一個力量的來源，那就是人們對於次一時、次一日、以及次一月、次一年，甚至於未來的五年、十年中的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抱着理所當然的確信：確信自己會一樣的健康，富於青春。因此，人們，尤其是在富裕的生活中，以日日徵逐各種消費商品為人生目標的今天，健康和生命的無比的祝福，却完全被忽視了，就彷彿人日日享受日光、空氣和清水，却無一片刻引以為福一樣。

前年秋天，我趕到台北馬偕醫院急診室去看望一位急難中的朋友。我彷彿撞進了一個充滿啓示的世界。我生動、震人魂魄地眼見了這些事實：在這人口集中，生命隨着工商業發展而不斷調高的速率狂奔的時代，每天的每一個片刻，都有人猝傷、猝死；我理解到，那自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健康，原是極為脆弱的；我也才知道：生命中的福與禍，是那樣的不可捉摸。這印象是那樣的深刻，在我的心中縈繞數月不去。我於是決定，要用相機去觀察和沈思這於我充滿着一種近乎宗教啓示的世界：台北馬偕紀念醫院急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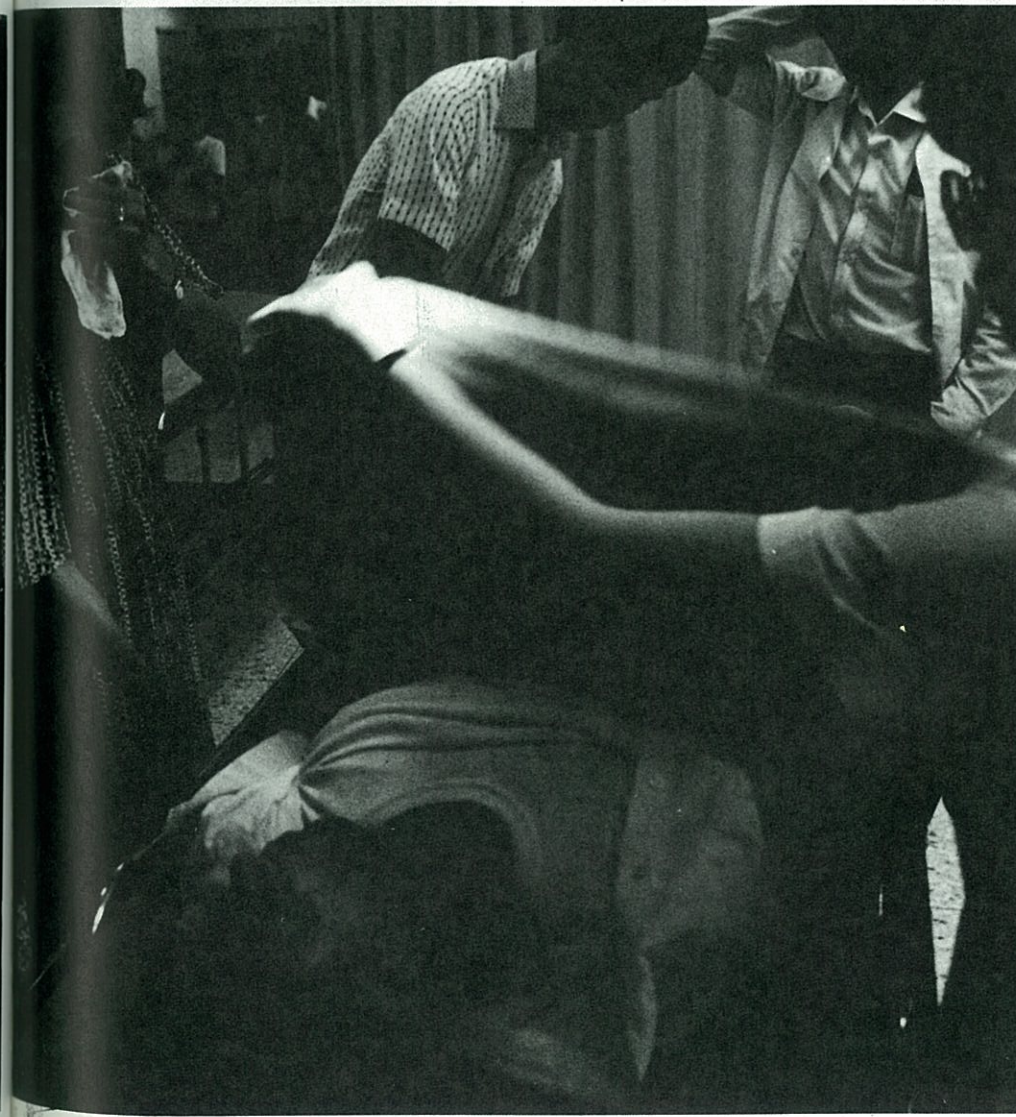
在急診處中，混雜着一種相互矛盾、却又互相統一的氛圍：緊急和緩滯。當救護車的喇叭由遠而近，當擴音機播出「333急診！333急診！」的緊急呼叫，護士和醫護人員立刻動員起來，把病人從救護車上抱下來放在車輪擔架上，火速奔向緊急處理的單位，量血壓、洗滌傷口、觀察瞳孔、手術、急救……一切都在一種令人窒息的速度、緊迫和急切中進行。有一回，我曾看見擔架車子衝進急診室，醫生和護士迎向一個嚴重受傷，滿身血漬的病人

。他們迅速地拉起緊急處理室的帷幔，但見護士和醫生緊張地進出那令人焦慮和祈禱的帷幔。沒有多久，帷幔拉開，醫生和護士沈默地離開；有一位護士為病人拔掉點滴管子，另一位護士為病人覆上沾有血漬的白被單，病人的家屬始而掩面，繼而號啕。

我在馬偕的急診室，前後約工作了一個月。在這一個月裡，我也領



一位騎摩托車發生車禍的高中夜校生，經急救無效，飲恨而亡。此刻，你感到生命令人震驚的無常與脆弱。



這位末期肺病病人終於被醫生宣告死亡。護士正為遺體覆蓋床單，家屬掩面失聲。急診室常是親友猝然永隔的所在。



一位被送到
急診室的路倒病人，
正在接受心肺復甦
急救的處理。
脫落的皮鞋，
比什麼都強烈地
訴說了無常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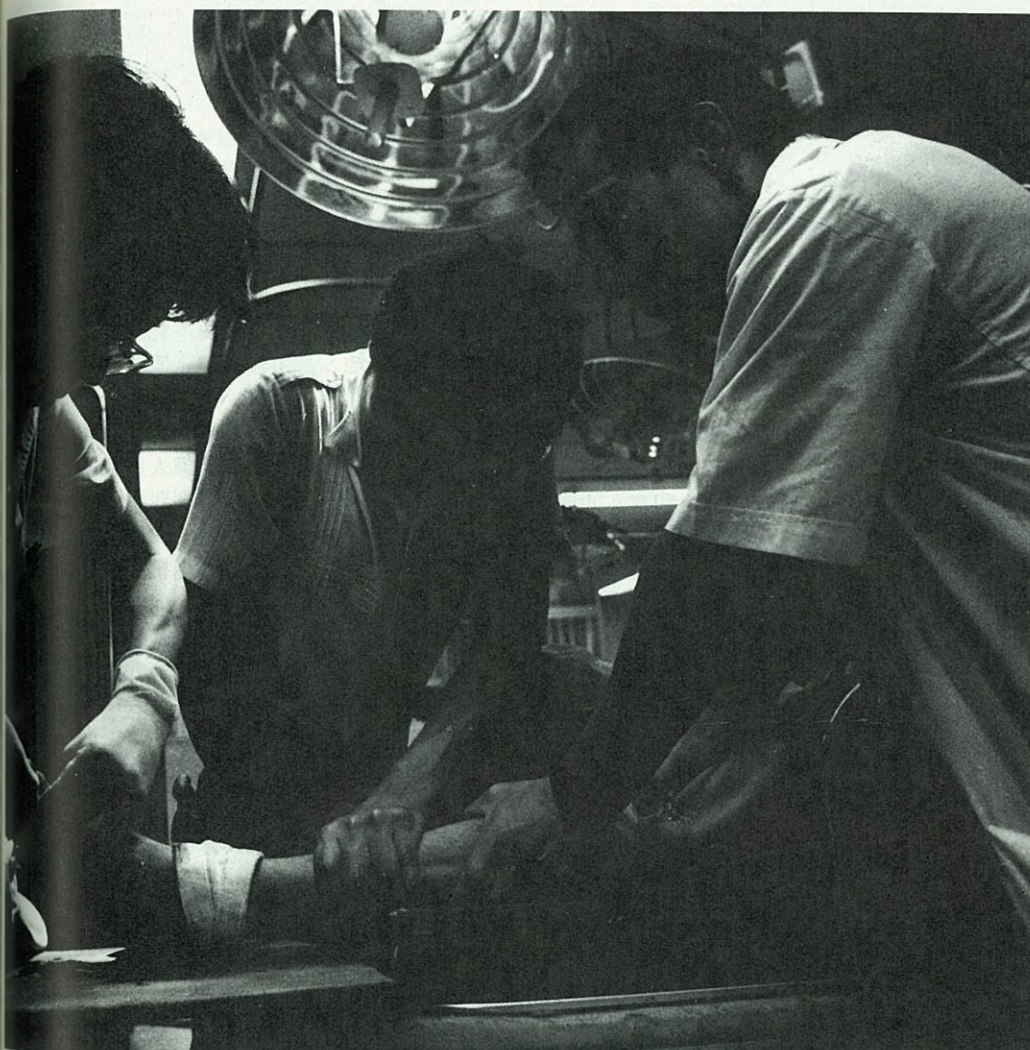
會了急診室中緩滯的一面。危險期過去，無需住院，而又需要一段觀察時間的病人，就躺在擔架車上，吊着點滴。另外是等待病房住院長期治療的病人，也由家屬陪着，整排躺在擔架車上，有些人身上插着許多管子，有些人臉色蒼白灰暗，有些人一身一面，都是繃帶…而病人的家屬，或趴在床邊假寐，或小心翼翼地餵病人飲食服藥，或服侍病人排泄。問起來，有人已經在急診室中待了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久之，急診室中緊急的一面，似乎和這比較緩滯的世界自然地隔開了。他們默默地看見新的擔架車衝進來，默默地看見猝死的人覆裹着白被單，推向太平間。在沒有緊急病例的時候，比較健康的病人和家屬，相互間會壓低聲音互相詢問遭遇和病況，囁嚅地聊起天來。這時醫生和護士也顯得悠閒。在急診室，也不是沒有這樣暫時的鬆弛的時刻。

在急診室最深刻的啓示，是生命的高度脆弱性。我看過幾個在急救處置中不幸死亡的人，感覺到一個健康的人的軀體，一個生命重危，只剩一口游絲般的鼻息的軀體，和一個斷了氣的屍首，雖然是同一個人，給人的感受，竟會有那麼大的差異。面對一個健康的人，我們看他的色貌，他的舉止和他的音聲…。等到他重傷重病，含着一口游絲，在病床上或昏迷不省、或痛苦呻吟，我們忽然看見他那發黃、枯乾的面色，他暗淡而又苦痛的眼神，他那折傷或為重病所噬啃的肉身，他那因嚴重手術或挫傷而變形的四肢，以及他那在生死的門檻上徘徊的，似死猶生的、覆蓋在被單下的生命，覺得他真的正在掙扎逡巡，就要離世而去。等到醫生宣布了那人已在醫學上死亡，病床上的人忽然只變成一攤人肉，枯黃、蒼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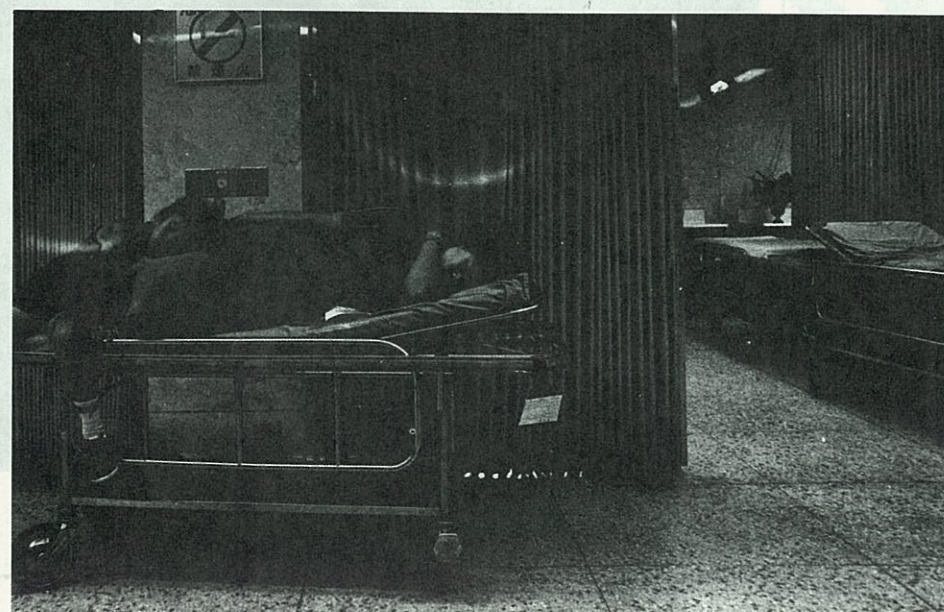


沾着猶未洗淨的血漬，有些胳膊、腿、足踝都因折傷而失去了原有的位置和模樣，但無論如何，生命一旦離開了軀體，看來那樣的孤單，甚至那樣的猥污，不論對於親友和他人，那生命已蟬蛻而去，僅僅留下一具失去任何使用和交換價值的，人的屍首。親族的號啕，旁觀者的喟嘆，其實便是看到從人而屍首的驟變而發的吧。

當擔架車急奔而來，你聽見那呻吟，你看見那驚人的傷口中翻出來的血肉，你看到因折斷而異處的手臂，看到血從眼角、鼻孔和嘴角流出，你看到那沈落在知覺完全喪失中的昏迷，看到醫生用人工或器械刺激已經停止或快要停止的呼吸，你才震驚地感覺到，原來人的肉體



醫生正處理因車禍骨折的腳。中間是病人的胞兄，協助壓住因劇痛力掙的病人的雙腿。這一對兄弟，是流落都市的山胞。



急診處置過，正受觀察的母親睡着了。一旁守護、照料兒子，在不勝疲乏之後，倚在母親身邊沈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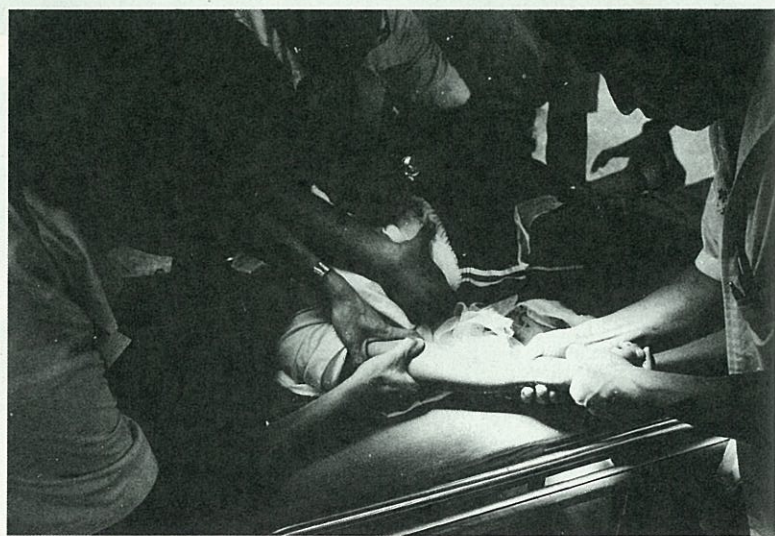


這位年僅三歲的女童，不慎從自家四樓之陽台跌下，傷勢極為嚴重，醫護人員正緊急搶救。小腿上的球狀物，是人口呼吸器。一個小小的生命正在陰陽交界之處逡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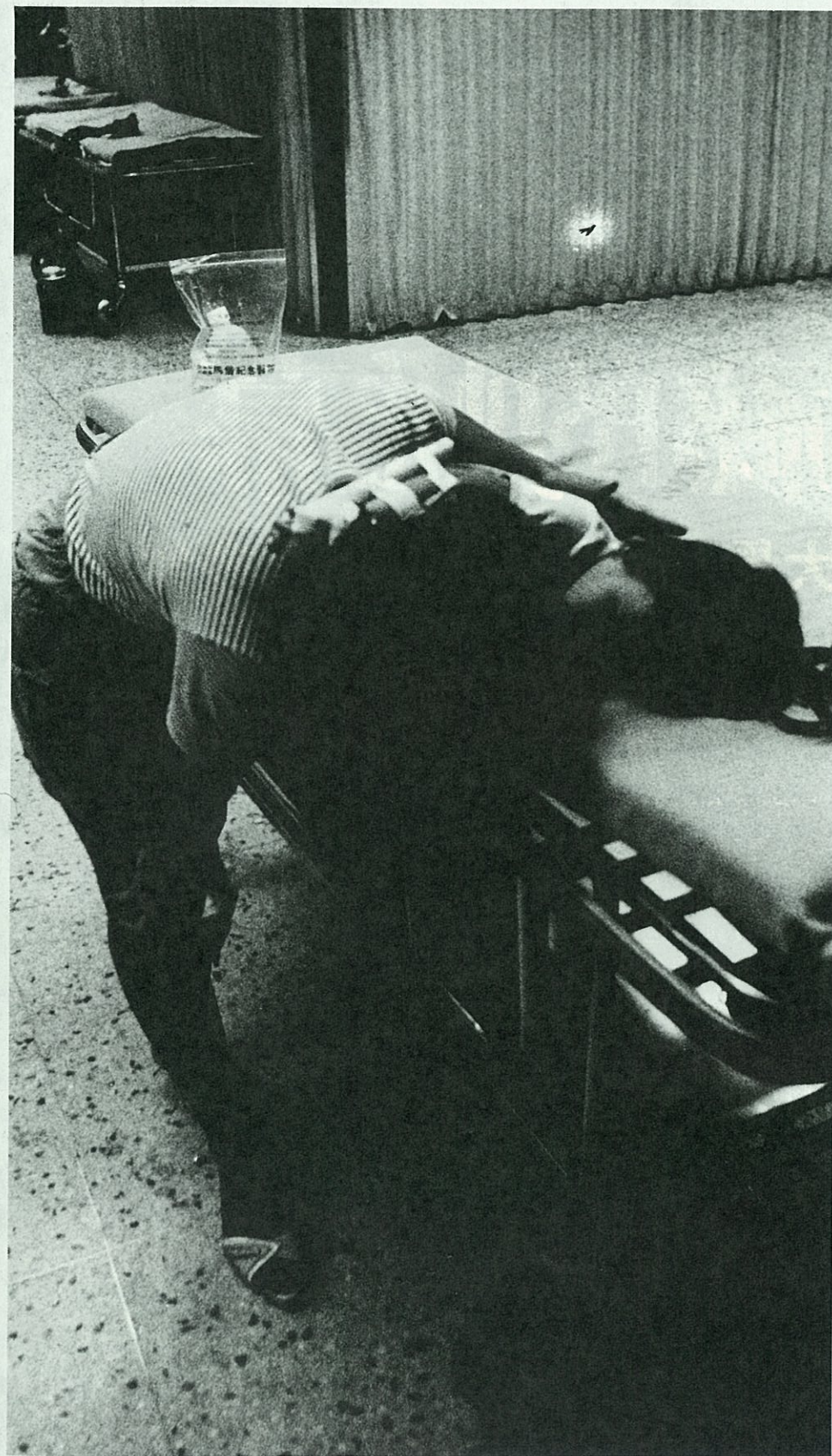
，原是這樣的易於摧折，易於破碎。許多時候，救護車在人車熙攘的台北市，長鳴喇叭，儘可能開快車把傷病送到，却只來得及讓醫生見證他的死亡。隨車而來的妻兒親族，頓足哭號，隨後趕來的親朋，也低頭飲泣。我想，只有體驗並且目睹了這一切與急診室外十里紅塵中生之貪痴同時發生和存在的肉體的殘折與生命的猝亡，人們才知道健康、完整的肢體、和親友的相繫，或苦或歡的生活，竟是那麼大的祝福，從而對這祝福心懷虔誠的感激。

好幾次，我在馬偕醫院的急診室看見生與死最撼人心魄的戲劇，我看見過兒女妻子圍繞在昏迷不省、逐漸死亡的父親的床前，呼喚着那不可挽回的，最親切、最慕愛的生命。我揣起相機，却淚如雨下，終於不得不放棄工作，含着淚眼，和我素不相識的病人的親族靜默地從這世界送走一個生命。在急診室工作，最大的困難，是如何不侵犯病

人和家屬的苦難中的隱私和尊嚴，去完成工作。但你把相機對準並伸向一個與疼痛、生死掙扎的人、醫護人員和家屬，你無法不覺得自己在粗魯地、甚至殘酷地干擾和侵凌他人的悲慘與苦難。然而，由於在急診室中那一份最集中的緊急、焦慮、憂愁和悲傷，使醫護人員和家屬都沒有餘裕分心注意到我這佇立一旁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曾經有一次，我和病人的家屬婉商拍照的事，遭到理所當然的婉拒。但這些如今披露出來的照片，唯一能安慰我自己的，是上天知道我是懷着怎樣的悲傷、驚懼和尊敬，從觀景窗深深地凝視了這人間的苦難和生命的無奈與無常，並且有好幾次淚眼模糊，無法工作。現在，我對於那些已故的傷病，他們的家屬，以及幸運地保全了性命的傷病人和他們的家屬，充滿着一份肅穆的敬意和感謝。為的是他們所遭逢的苦難，真切地教給我生命的莊嚴和祝福。



一位在學校體育課中骨折的孩子，醫師們正在為他矯治。



一個手臂骨折的幼兒，經過處置後，母親一手摟着孩子溫言慰惜，另一隻手上握着揩拭自己為愛兒傷疼的眼淚所用的手帕。

揭開這一層神祕的帷幕

本刊「大學生同居」問題座談會側寫

上一期，我們用調查、用訪問、用客觀而深入的第一手報導，向社會剖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在暗夜中徬徨的大學生同居問題。

我們的報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和討論，這是我們的欣慰；但是，問題既然存在了，又該由誰來，怎麼來解決呢？這是我們的憂慮。爲了對我們的報導負責，也爲了對無數摸索在性愛與婚姻的迷途上的青年，提出可能的助力，我們進一步安排這個討論。

專家、學者的呼籲是沈痛的，然而，他們的建議是否也能爲我們的社會所接受、所實踐呢？

地點：台北基督教青年會賓館會議廳。

時間：3月28日下午2:00~6:00

討論人士：詹益宏醫師、鍾思嘉教授、穆基先生、
：薇 薇夫人、吳靜吉教授、蔣勳教授。(包括書面意見)

主辦：人間雜誌社。

與會人士：各報社、電台、電視台記者。

整理■李 瑞 攝影■古才人



針對大學生同居問題，專家、學者提出他們沈痛的呼籲。

我們的生活周遭，偶而會流傳著一些大學生戀愛、同居的悲喜劇。但大部分人聽了那些故事之後，恐怕就如看過一場電影，「劇終」走出電影院的大門，就很少再去仔細回味故事情節；如果是一齣悲劇電影，臉上的斑斑淚痕，到了陽光下也總是很快就無跡可尋了！

到底有多少人思索過大學生同居的悲喜劇問題？一般人對這個不知應該以何種道德眼光去正視的問題，是否抱持著「睜一眼閉一眼」或「漠然側視」的態度；不想讓這個「隱藏的問題」揭去神祕的帷幕？

在上期三月號的人間雜誌上，發表了在中北部六所公私立大學所做的「大學生同居生活問卷報告」。這份經過縝密思考、長久籌劃的問卷，抽樣對象雖然只有一千人，呈現的事實却是赤裸裸的，讓許多人都「吃了一驚」！透過報紙、雜誌、電台等等傳播媒體的報導，這份報告成爲「淡淡的三月天」裡最熱門的討論話題。

當前台灣大學生爲什麼要同居呢？同居對他們有怎樣的利弊？家庭、學校、輔導工作人員及一般社會大眾，又該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亞當與夏娃的另一課題？……提出問題之後，人間雜誌決定以更嚴肅的態度，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面對問題、討論問題」。

缺乏「充分獻身」的危機

穆基先生是國內第一位開闢性知識專欄的作家。他從民國六十七年開始，在聯合報萬象版撰寫「男女之間」專欄，介紹國外的性知識和研究報告，也回答國內讀者提出的各類「性困惑」。這個專欄深受讀者歡迎；結集出書暢銷數十版，對社會性教育尤其產生持續性的重大影響。

穆基先生說：近十年來的台灣社會變遷，和過去引起美國性革命的社會變遷頗爲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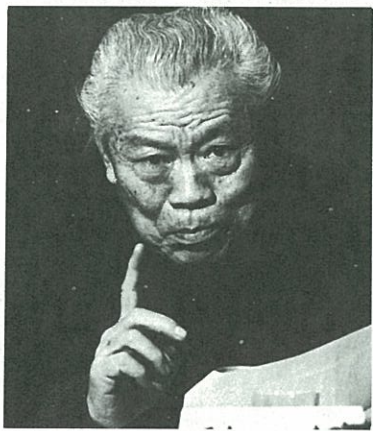
社會變遷影響家庭結構的最具體事實，是大家庭制度逐漸瓦解，養兒防老的觀念也變得淡薄了；「多子多孫」不再是福氣，反而可能是累贅呢。婦女生兒育女的倫理任務減輕，子嗣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美國的性革命，就是在這種改變裡產生的；而性革命的真正意義，就是使婦女和男人一樣，獲得較多的性自由。

穆基認為，國內年輕一代有「反社會、反傳統傾向」的年輕婦女，多少受到這輸入的「性革命」風潮的影響，有了「奔向自由」的趨勢。這是渴望「同居而不結婚」的男人求之不得的「趨勢」，也可能是年輕人同居日漸增加的原因之一。

為什麼要同居而不結婚呢？穆基說，美國的年輕人提出的理由是：不願接受法律的約束、社會的侵擾和家庭的控制；如果不想生養孩子，又何必結婚呢？

國內年輕人不結婚的理由，恐怕不止是生兒育女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經濟、事業都沒有基礎，草率結婚的結果也許只是增加負擔而不是得到幸福。但另一方面，他們需要異性的愛和性的滿足，就採取了「同居」這個看似理想的行為。

事實上，在看似理想的背後，穆基認為，「同居」存在著許多不理



穆基先生送給年輕女性一個警句：「…我答應他，我失去了他！」。

想的問題。其一是沒有「充分獻身（complete devotion）」的認同，即同居關係不受法律、親人、社會的認同、祝福及保障，有不安定的性質，因此同居雙方沒有長期共同生活的誓約，從而雙方也無法做到充分的獻身與投入，從而缺乏持久性的感情深度；又因沒有孩子，更增加上述的不安全感和不穩定性。其二是男人大多有喜愛變換性伴侶的「天性」，沒有法律的社會與倫理約束的結合，更容易產生同居外的性關係。

「我答應他，我失去了他！」

穆基說，男女雙方的感情認同越深，性生活越美滿。同居雖然比一夜風流或逢場作戲略勝一籌，但沒有充分獻身的情感，到底還是有某種程度的保留、不安和顧忌。在這種情況下，男方也許較易獲得性滿足，女方却可能成為怨「女」。加上女方在同居關係中承受的社會與家庭壓力較重，雙方感情會受到重大的影響，埋下他日分手的種籽。

因此，穆基是堅決反對大學生同居的。他提出八〇年代的愛情新形態——合理的愛（rational love），給年輕人參考。過去的浪漫式愛情，很容易將對方理想化，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性愛在浪漫式愛情中的比率也比情愛為重。新興的「合理的愛」，著重溫存和體貼，「性」不是兩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朋友一般的誠實、寬容、忍耐才是最重要的。從「充分獻身」的愉悅裡，他們認為永久結合、忠貞不二、結婚生子才是最美好的人生目標。

美國著名的女專欄作家安瀾德，曾送給年輕女性這樣的警句：「我遇見他，我喜歡上他；我喜歡他，我愛上了他；我愛上他，我答應了他；我答應他，我失去了他！」

穆基認為這幾句話，比許多性教育的書更具教育啓示。

詹益宏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婦科醫生，他在中國時報生活版撰寫的「婦幼衛生」專欄，不止傳播男女性教育的正確知識，也幫助許多夫婦改善實質的婚姻關係或解決夫妻生活的難題。

詹先生說，作為一個婦科醫生，他有許多機會看到「較為悲觀的一面」；這句話使在座的每一個人都為之側目，以一種「願聞其詳」的眼光期待著他。

他認為人間雜誌問卷報告上的大學生同居人數比率偏低；有些大學生雖然行為開放，思想卻還是挺保守的。他估計有許多同學「明明有同居的事實却回答沒有」。

詹先生的這一判斷，主要來自醫療工作的經驗和觀察；有的大學生打電話向他請教「問題」，有的則直接到他的醫院，拜託他「問解決題」。

解決得了和解決不了的問題

他常常碰到的尷尬情況是，女性病患要求驗孕，證實懷孕後通常習慣性的向對方說一聲「恭喜啊！」但一看病歷上寫著「未婚」，就只好趕快改口說：「啊！抱歉！」，

這種情況並不完全發生在大學女生身上，但詹醫師說，大學女生所佔的比率不低。

他也認為，大學生同居者的增多，和整個社會的性觀念及行為模式的改變有關。因為性觀念的改變，社會大眾對「性行為」和「同居」的包容力變得比往時寬大，讓年輕人覺得「我這樣做好像沒什麼嘛！」詹醫師說，他做學生的時候，如果有誰晚上夜歸或夜宿在外，父母的責罰必定十分嚴厲。現在的父母面對類似情況，已有較為彈性的態度；發現子女有婚前性行為或同居的事實，往往以「解決問題」的方式代替責罵。另外，同學間「某某和某某同居在一起，看起來多幸福！」的說法，也會在同學間相互感染，成為模倣的對象。這些都使得大學生認為「同居沒什麼不好，我好像也可以試試。」



詹益宏醫師說：「發生同居時，女生要特別注意身體健康。」

醫學進步帶來的各種避孕和藥劑方法，也暗示著年輕人「可以有性或同居的關係，只要不懷孕惹麻煩就好」。

女權的昇張，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以前的女性認為婚前性行為是一生不可彌補的大缺點，現代女性則有不少偏向「男人可以、我也可以」的想法，不再把婚前性行為視為貞操的禁忌。

社會緊張忙碌造成的人間疏離和冷漠，使年輕人覺得格外孤寂，需要尋找相濡以沫的親密伴侶，因而有人想從感情與肉體的紓解中獲得鬆弛和安慰。這種大環境因素，也會造成年輕人同居。

另一個關鍵是居住環境的約束力。同居的學生大半在學校附近租房，以前的房東會嚴格規定一幢房子「只租給男生」或「只租給女生」，也規定男生「不可以帶女孩子回來」或女生「不可以帶男孩子回來」。現在的房東只要房子租出去按月收錢就好，對於學生房客行為概不干涉，一幢房子合租給男女生，或男生做二房東又分租給女生是常有的現象；「近水樓台」的機會多，問題也就在「先得月」之後跟著來了。

「你具備了同居的條件嗎？」

詹醫師強調，他並非堅決反對大學生同居。每次有年輕人問他「能不能同居？」他總是馬上提出相對的問題：「你有没有具備同居的條件？」

大部分的年輕人茫然無詞以對；他們並不了解什麼叫做「同居的條件」；詹醫師對它的分析是這樣的：（一）同居不符合一般的社會道德標準，會因此造成心理上的罪惡感；「你能完全承受社會道德批判的壓力嗎？」

（二）大部分同居的學生，最後都因男方服役或一方出國或其他原因而分手；「你能接受這種情感的創傷嗎？」

（三）男性的性態度一般較不嚴肅，容易衝動，女性則較持重，投入深厚感情才會情不自禁，而且和對方有性關係後感情會陷得更深。一旦分手，往事成為前車之鑑，有的不敢再和別的男性交往或甚至不敢結婚；「這種後果妳能承擔嗎？」

如果三個答案都是肯定的，「不妨去做」，他說。

以婦科醫生的觀點，詹益宏特別提醒同居女生注意身體的健康。有的女生和男友分手後，會要求醫師替她修補處女膜。有的則不知避孕，一而再、再而三的墮胎，不僅傷害身體（如引起子宮穿破、細菌感染），更可能影響另外嫁人後的性生活。最嚴重的是同居男生涉足色情場所，感染性病後糊里糊塗又感染給女方。輕微的性病還有藥可治，如果感染了頑劣的疱疹，那就印證了醫藥圈流行的一句名言：「愛情是短暫的，疱疹是永恆的！」短暫的同居生活，換來的是終生的折磨和悔恨，怎能不慎重呢？

早熟的生理與晚熟的 心理之間

政大心理系的鍾思嘉教授，課餘還從事學生輔導工作，對大學生的感情生活和心理疑點，有更為廣泛而深入的了解。他一開始就先說了個和性有關的「笑話」：

「以前有人做大學生有無性經驗的調查，結果100個人中只有兩個人承認有經驗。後來發現，原來這兩個人『已婚』！」

這個笑話，代替了他對人間雜誌問卷報告中那些比事實偏低的百分比的質疑！

根據張春興教授的研究，現在的年輕人「生理成熟年齡提早，心理成熟則延後三—五年」。鍾教授說，這種差距在大學生同居的問題中，是一項隱憂；「性」的需要或許獲得解決，心理不成熟的後患，則可能釀成難以補救的悲劇。

鍾教授有點憂愁的說，某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似乎有著道德二分法越薄弱的趨勢。性觀念開放的女性，這種趨勢也越明顯。過去女性常被男性視為「性玩物」，現代女性獲得了性平等，有些甚至為了一種報復心理而把男性也視為「性玩物」，對男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不斷的變換性伴侶，有的則因戀愛失敗，精神苦悶，渴望從性關係中獲得解脫；換了許多性伴侶，精神却仍然是苦悶的。鍾教授說，這些現象都是因為心理不成熟，不了解怎樣去「愛與被愛」。

從實際的輔導工作中，鍾教授發現大部分大學生都十分缺乏正確的性知識，有的懷孕了還不知覺，有的竟然已有三次墮胎記錄。他痛心地面問她們：「難道妳連避孕都不會？」

性教育的盲點

這種普遍的性知識缺乏，和整個社會的性教育落後有關。在過去，不少衛道之士認為提倡性教育會引起「性泛濫」，鍾教授認為這是十分錯誤的駝鳥想法。事實上性教育是情感與人格教育，幫助年輕人了解兩性的生理結構，也學習如何彼此尊重與溝通。



鍾思嘉教授說：「性教育應該從小就開始，…」

現代父母過於重視子女的知識教育，却忽略了情感教育。這應是性教育的第一個盲點。鍾教授認為，性教育應該從小就開始，父母如能以坦然的態度，時常向子女灌輸兩性的生理結構、特性、功能方面的知識，孩子們就不致把「性」視為神秘莫測，到了青春期就偷偷摸摸看些色情書刊，色情錄影帶之類，希望了解「性」是怎麼回事。結果得到的都是不正確的性觀念；到了讀大學還需要老師輔導！

大學生的輔導工作，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着許多盲點的。學校有專任的訓導人員，却没有專任的輔導人員。每當學生發生問題，訓導人員只知道掩蓋，只關心中情不要鬧大，不要上報；並不知道如何輔導學生解決問題。至於輔導人員，只是課餘每周去四個小時，和學生沒有持續的輔導關係，效果當然也不盡如人意。

五個反對大學生同居的理由

吳靜吉博士多年來一直十分關心青年的各種身心問題，也寫過不少給青年的書，在青年學生中深具影響力。

他提出的大學生同居原因，和前面幾位的看法相當接近，不過他另外提出「社會楷模」的成人世界裡的男女關係，如成人同居、婚外關係、男人在外金屋藏嬌、已婚婦女外遇等等，也會影響大學生的觀念與行為。

從長年與大學生接觸的體驗裡，吳博士也不贊成大學生同居。他的理由是這樣的：

(一)大學生的社會能力、獨立自主性不够；絕大多數沒有做工賺錢、張羅學費的社會經驗，因此，「只要雙方同意，我們就可以同居」的想法，是個欠缺現實基礎的想法。

(二)兩個學生同居之後，馬上要面對實際的生活問題，但他們對工作機會、工作報酬、生活的艱難都沒有實際認識，尤其男生一旦入伍，女生需獨立解決生活問題，雙方容易產生磨擦而致仇離。

(三)大學生的年紀裡，很難，或者不可能去預想10年、20年後的生活與現實。他們只耽於目前的感情與激情，對20歲以後的漫長歲月，無法想像，也不去考慮。男女雙方共同生活應是長時期的事，同居的大學生對未來全無計劃和認識，情感也難有好的結果。



吳靜吉博士說：「青年在性、男女關係的行為，部分是對成人世界的反叛，…」《連慧玲攝影》

(四)大學時代「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學習、讀書和自我養成與訓練。同居的大學生會被激情吸引及為共同生活的鎖事分心，不但影響學習，也失去許多交朋友、建立同儕關係以備日後共同支援的機會。生活、行為、思想越來越孤立、封閉、限制，從整體來看，有不良影響。

(五)大學生性知識極端貧乏，同居可能造成懷孕、生子、墮胎而致產生私生子、遺棄、休學、女生墜入風塵等社會問題。

反省一下「社會楷模」的成人世界吧！

和鍾思嘉教授一樣，吳靜吉也認為家庭應及早施行性教育，使學生對性、婚姻、家庭有正確而健康的認識；「不要讓青年在暗夜中孤獨、摸索、失錯、跌跤、受傷」他說。

關於大學生生活輔導，他也認為輔導人員資格雖够，人數却不足，因此，難以分配充份時間與學生打成一片，取得他們的信賴和友情，學生也就不敢把性、懷孕、同居等私秘的感情問題向輔導人員啟口求助。理想的配置比率應是每100個學生配置1-2名輔導人員，目前的比率則遠遠不足。

他更建議學校應輔導校外附近學生租居處的隔間規格，和房東共同商議生活空間的設計，防止因不良環境引起男女學生共處時發生的問題。

「青年在性、男女關係的行為，部分是對成人世界的虛偽、雙重標準、敗德的反叛」，吳博士最後語重心長的說，「問題的總根源還是在成人所塑造的社會」；色情場所、廣告中的色情暗示、色情文化、色情錄影帶……這是成人社會需深自反省和改善的。

誠懇的面對事實

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蔣勳，十多年來曾在好幾所大學任教。根據他的觀察，大學生同居原就相當普遍，不同的是，今天的大學生「比過

去的大學生勇於承認這個事實。」

此外，他所看到的大學生同居「往往出於輕率，對性知識相當缺乏，把男女的關係僅止看成性層面的結合，很少人能把它提昇到真正思想感情的融合，因而造成了彼此羞辱、傷害的悲劇。」他認為，男女的結合不但要有感情基礎，更要有理性基礎，以及對社會責任的足夠認識，這種結合才會促使彼此人格的成長與發展。

他呼籲教育當局要面對這個事實，不要以「偽道學」的眼光來對待這類問題；應以坦誠而嚴肅態度研究出有益今天青年男女的教育方法，才能使他們避免「因不成熟的結合造成的身心傷害。」



薇薇夫人特別呼籲：「兩性關係應建立在互助、互信、互容、平等上…」

從女性的角度來看

著名的專欄作家薇薇夫人，長久以來以她的睿智、寬容，對女性自我成長有很大的影響，特別從「女性的角度」來談大學生同居的問題。她說，社會一般人觀念還很保守，同居的女生要承受較大的心理壓力，一旦感情破裂，心靈創傷也較大，容易造成日後婚姻、家庭生活的問題。

她特別呼籲年輕女性處理感情及面對同居關係時，要有慎重、正確的態度：「首先，不要存有浪漫的幻想；其次，兩性關係應建立在互助、互信、互容、平等的基礎上；再次，不要存有「發生關係能够增進感情」的錯誤想法；最後，選擇異性朋友要避免逢場作戲、不成熟的對象。」她說。

問卷上的大學生性知識來源，錄影帶竟佔了20.9%，薇薇夫人深以為憂。錄影帶租售是近幾年的新興行業，尚未建立管理制度，以致色情錄影帶充斥市面。她認為那些虐待、欺凌、畸型的性愛方式，「不僅會扭曲兩性關係，也會造成日後婚姻的不良後果。」

罪惡的邊緣

詹益宏醫師補充說，色情錄影帶只有「姿勢」沒有「知識」，難怪一般大學生的性知識那麼貧乏。他舉例說，有一個大學女生懷孕五個月才去求診，檢驗後他告訴她結果，她竟大吃一驚。「既然和男友有性關係又五個月沒來月經，她竟沒想到自己是懷孕了！」他十分感嘆的說。

詹醫師說，還有一個女生雖知道懷孕了，却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因為一個月裡她和十三個男人發生性關係！詹醫師替她照日期算了半天，也只能算出三個「比較可能的父親」。這種隨便、無知，簡直接近罪惡了！

最不可思議的是，有一個婚前懷孕而懵然無知的女生，她讀的竟然是「公共衛生」！

鍾思嘉教授說，台灣省家計研究所拍過一部性教育的影片；但「知識貧乏荒謬」，放映給學生看，可能反而產生不好的影響。

人間雜誌總編輯高信疆說，他曾看過一部日本拍攝的性教育影片，內容詳實，手法又極溫馨、有人情味，配合科學的工具，讓人心領神會了生命的奧秘。他認為所有的傳播媒體，都該減少色情報導，負起正面的媒界功能，才有助於正確「



蔣勳先生說：「我們應以坦誠嚴肅的態度，來面對大學生同居問題，…」

性知識」的推展。對與會專家學者的關懷與潛見，他也深表讚佩與感謝。

事實一層層的剖析了開來，所謂「大學生同居」的問題，正是我們社會、文化、教育上的整體的疏失和偏誤。我們與其責怪青年，不如澈底的對自身的大環境作一反省；我們却不能倒果為因。一個個文化重建、道德救贖、教育整合的重大課題，一一鋪陳到我們面前。

座談會從下午兩點一直持續到五點多，每一位參加討論的專家學者，都以最誠摯的態度，深入這個問題的內裡和外緣，提出了對社會、家長、青年，對教育界、傳播界和文化界的懇切分析和建議。本刊深深感謝這幾位參與討論者的關懷與睿智，他們以個人多年來的所學、所知、所見，以寬諒和愛心，提出了有關大學生同居的各種可能的問題，以及我們應該思索，應該努力的方向和方法。

雖然，座談會已經結束了，但這只是一個起步，一個長遠而艱困努力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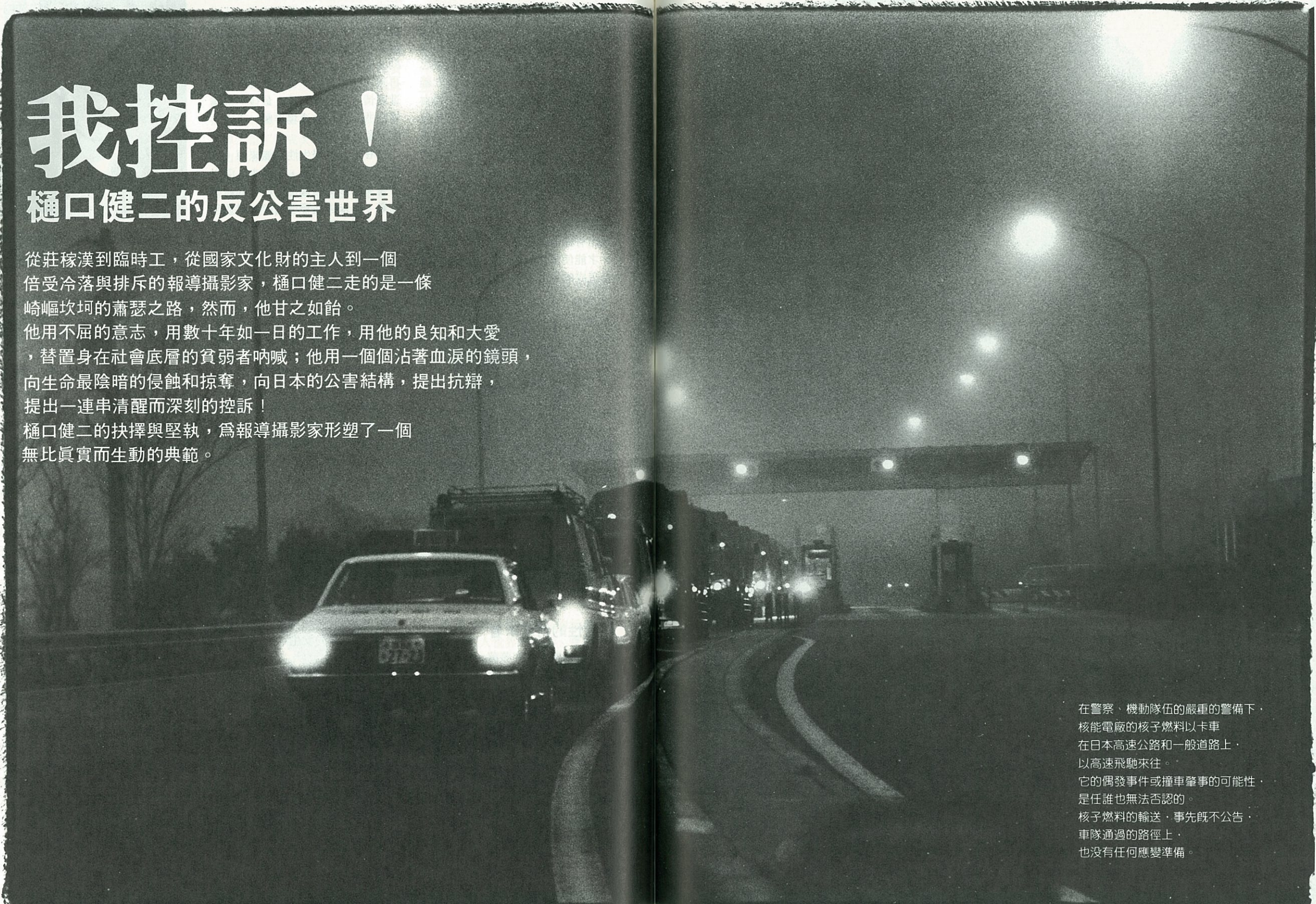
我控訴！

樋口健二的反公害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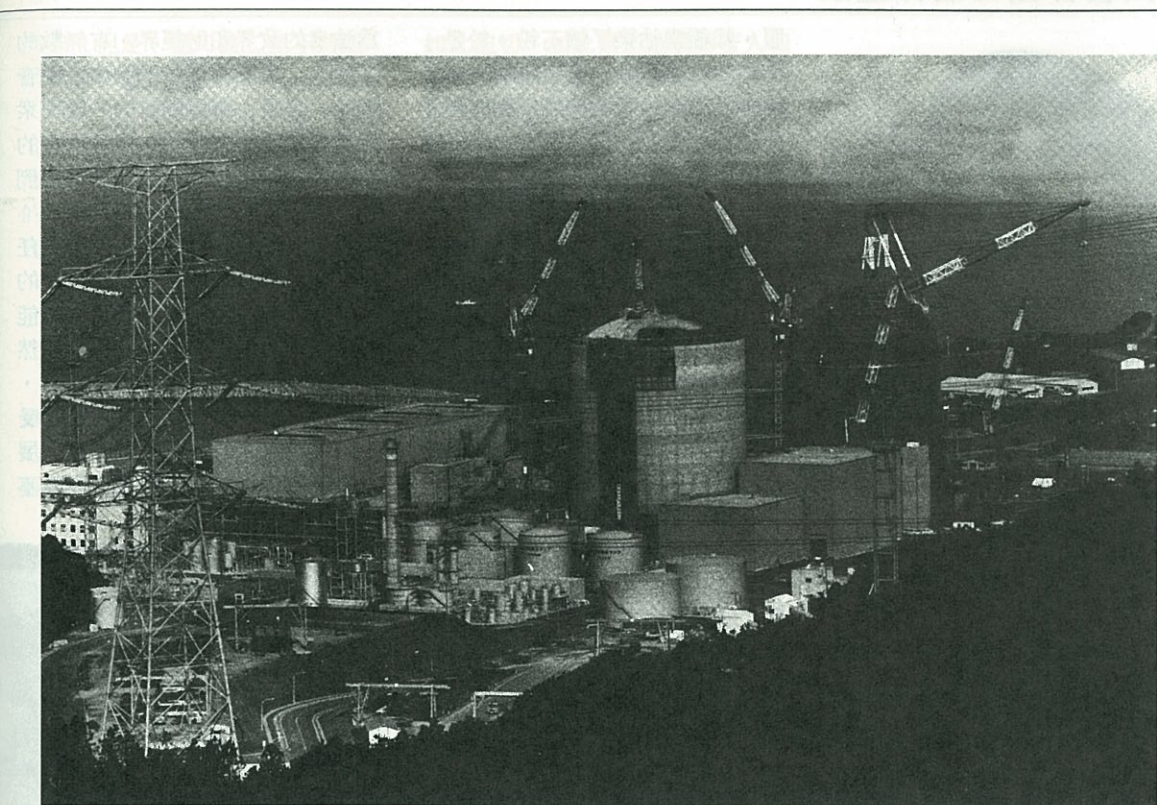
從莊稼漢到臨時工，從國家文化財的主人到一個倍受冷落與排斥的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走的是一條崎嶇坎坷的蕭瑟之路，然而，他甘之如飴。

他用不屈的意志，用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用他的良知和大愛，替置身在社會底層的貧弱者吶喊；他用一個個沾著血淚的鏡頭，向生命最陰暗的侵蝕和掠奪，向日本的公害結構，提出抗辯，提出一連串清醒而深刻的控訴！

樋口健二的抉擇與堅執，為報導攝影家形塑了一個無比真實而生動的典範。



在警察、機動隊伍的嚴重的警備下，
核能電廠的核子燃料以卡車
在日本高速公路和一般道路上，
以高速飛馳來往。
它的偶發事件或撞車肇事的可能性，
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
核子燃料的輸送，事先既不公告，
車隊通過的路徑上，
也沒有任何應變準備。



日本鹿兒島縣的川內核能電廠，有惡名昭彰的歷史。建廠預定地原來多沼澤，地基鬆軟。但該核電廠不惜變寫調查資料，強行建設了兩個核能電廠。核能電廠的巨大工程，除了破壞自然，還伴隨著黑色特權。在充滿放射能的核能電廠內，為了減輕工人的輻射曝害，進行每天1000人的「人海戰術」。

在日本荒濱村守住鄉道，反對建設核電廠的人。

日本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他的故鄉長野縣諏訪郡富士見町松目，是一個環境優美的農業區。樋口是家族裡的長子，依照當地習俗，農家長子多半都要在高中畢業後，繼承家業，投入耕作生產的行列，樋口也沒有例外，他剛跨出高中的門檻，就回到田野裡，從事於農耕的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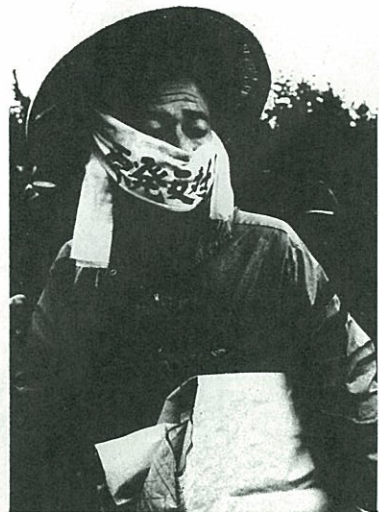
兩百年前，樋口家族還是江戶時代的一戶殷實的人家，經營一家私塾（日文稱作「寺小屋」），但是日換星移，兩百年後，家業早已沒落，甚至連一具耕耘機也買不起，家裡只靠一頭牛來耕作；逢落雨的時節，家裡四處漏水，景況十分困窘。縱使如此，卻因為這份家宅還擁有了兩百年的歷史，被日本政府評定成「文化財」，一躍而成為古蹟供人參觀。然而「文化財」並不能幫助樋口家族振衰起敝；更何況一九五八年前後，日本已跨入了機器耕種的「現代農業」時期，整個社會都在急驟的轉型之中。這一切都使得年輕力壯的樋口健二，面臨

了抉擇的時刻。如果改變生產方式，走向所謂的現代農業經營，他勢必要向農會貸款，終生背負著債務的壓迫，永難翻身；這樣的「自耕農」又有什麼意義呢？幾度尋思，終於，在一九六〇年日本經濟大幅成長的前夕，他變賣了田產，遷往東京。

抵達東京以後的樋口健二，考進「日本鋼管川崎製鐵所」做一名臨時工。第三年，適逢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鬧爭年代，當時，「勞動組合」的工人正與學生合作，聚集在國會四周，展開了知名的「反安保鬧爭」。樋口健二也參加了這一打倒岸信介內閣的行動。這次安保鬧爭的經驗，深刻的開啓了樋口健二的心胸、視野；隨後，在一九六一年，他又參觀了羅伯·卡帕的攝影展。一個生命裡鉅大轉變的契機，逐漸在他面前鋪陳了開來。

這世界已擴展到他難以想像的地步

羅勃·卡帕是報導攝影家，在東



日本愛媛縣反對
建設伊方核能電廠
的居民運動。

京百貨公司展出的作品大部份都是有關戰爭的特別報導，吸引了許多參觀者。樋口健二親炙了這次攝影展後，曾經興奮良久。在卡帕的照片中，他看到了與自己迥然相異的一個新世界，這世界已擴展到他難以想像的地步。於是，他把卡帕的映象世界跟自己臨時工的勞動世界拿來對比，發覺在自己的勞動世界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嶄新的世界在等待著他。

不過，這個新世界還必須等到他對自己的勞動環境有了明確的認知以後，才會提昇到意識層面來。一天，他住宿的老房東忽然在半夜裡咳嗽了起來，一直不曾停歇。次日一早起身後，他問老房東：「你半夜咳得那麼厲害，一定很難過吧？」老房東的回答，十分出乎他的意外，「我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了。在工廠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擴建開來的時候，什麼毛病都沒發生過呀！」

老房東的一席話提醒了他，促使他開始仔細地觀察自己的工作環境，並且認真思考這一切的意義與目的。他發現每天工作回來後，全身褐黑，洗個澡，水就變成烏黑色了，鼻孔也是黑的；甚至連晾曬的衣

服，都經常沾染了鑽石粉。於是，卡帕的映象世界，老房東的一席話和自己工作的惡劣環境，相互環扣著、凝結成了一個深邃的疑問，決定了他的攝影生涯。

一九六二年，他二十五歲，毅然辭去日本鋼管製鐵所的工作，以三年工作的退休金和失業保險金作為學費，進入「東京綜合攝影專門學校」，就讀兩年。

入學那年，他的學長桑原史成以「水俣病」（即水銀中毒）的報導攝影引起了社會各層面的極大回響。他自己也深受衝擊。但是，要成為一個真誠的攝影家，他依然必須面臨極端困難的選擇。究竟，他要是一個廣告攝影家呢抑或是藝術攝影家？還是從事於報導攝影的艱困工作？當時，日本正處於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百業俱興，廣告需求量極大，如果投身於廣告攝影的事業，必可名利雙收；而做一個報導攝影家，真實報導社會的各種現況，勢必與企業家的利益衝突，各種阻撓、打擊，乃至封殺困扼的命運，必不可免的，遑論出售照片了。這是一條命定的飢餓的道路。

十七年的堅持： 與公害的抗爭

在這榮枯反背的困境中，樋口健二毅然選擇了報導攝影，作為自己的終生志業。他做這種選擇，除了羅勃·卡帕的攝影和桑原史成「水俣病」照片的潛在影響外，還有兩個支援的意識。其一是，他自己做過莊稼漢和最低層的工廠人。在他的體驗裡，這兩個階層雖然人數最多，卻最受漠視；而透過認識和反省，更讓他明白，日本是深深依靠著這兩個階層的支撐，才能站立起來的啊！但是，沒有人做他們的代言人，沒有人看見他們的面貌和處境，他們的苦痛和辛酸被沉沉地掩埋到社會的底層，被踐踏、被遺忘了。樋口決心要做他們的代言人。其二，是他的生活背景和長期觀察，使他理解到，日本社會原來也只是強者和弱者的兩種組合罷了。做

為強者的政界和財經界，有無數的文化人、攝影家為他們服務，聲音嘹亮；可是，身為弱者的一般民衆，卻經常是語言模糊，音色沉寂的，他要藉著自己的攝影機，替他們吶喊。

「真實學校」畢業後，樋口擔任過兩年半的攝影助手，更進一步的奠定了他觀察人間、介入生活的能力。他開始踏上自己的路了。當然，這是一條蕭瑟冷落的崎嶇之路，既不符合大眾媒體的需要，也不受一般芸芸衆生的歡迎；縱使攝影展、攝影集深獲好評，照片依然賣不

出去。但是，樋口健二並不氣餒，堅持著自己良知的選擇，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的走了下去。他把七年的時間花在「四日市」的海洋污染上；同樣的，他又投注了七年的心血，關照於「核能電廠」的公害問題；他一直未曾休息，在風中、雨中、在烈日炙烤下，再耗去了三年的時間，把個人的全部力氣用在「毒瓦斯島」的採訪報導上。

樋口健二的抉擇與堅持，為報導攝影家形塑了一個無比真實而生動的「勇者無畏」的典範。他的路途雖然迢遙，雖然寂寞，他的鏡頭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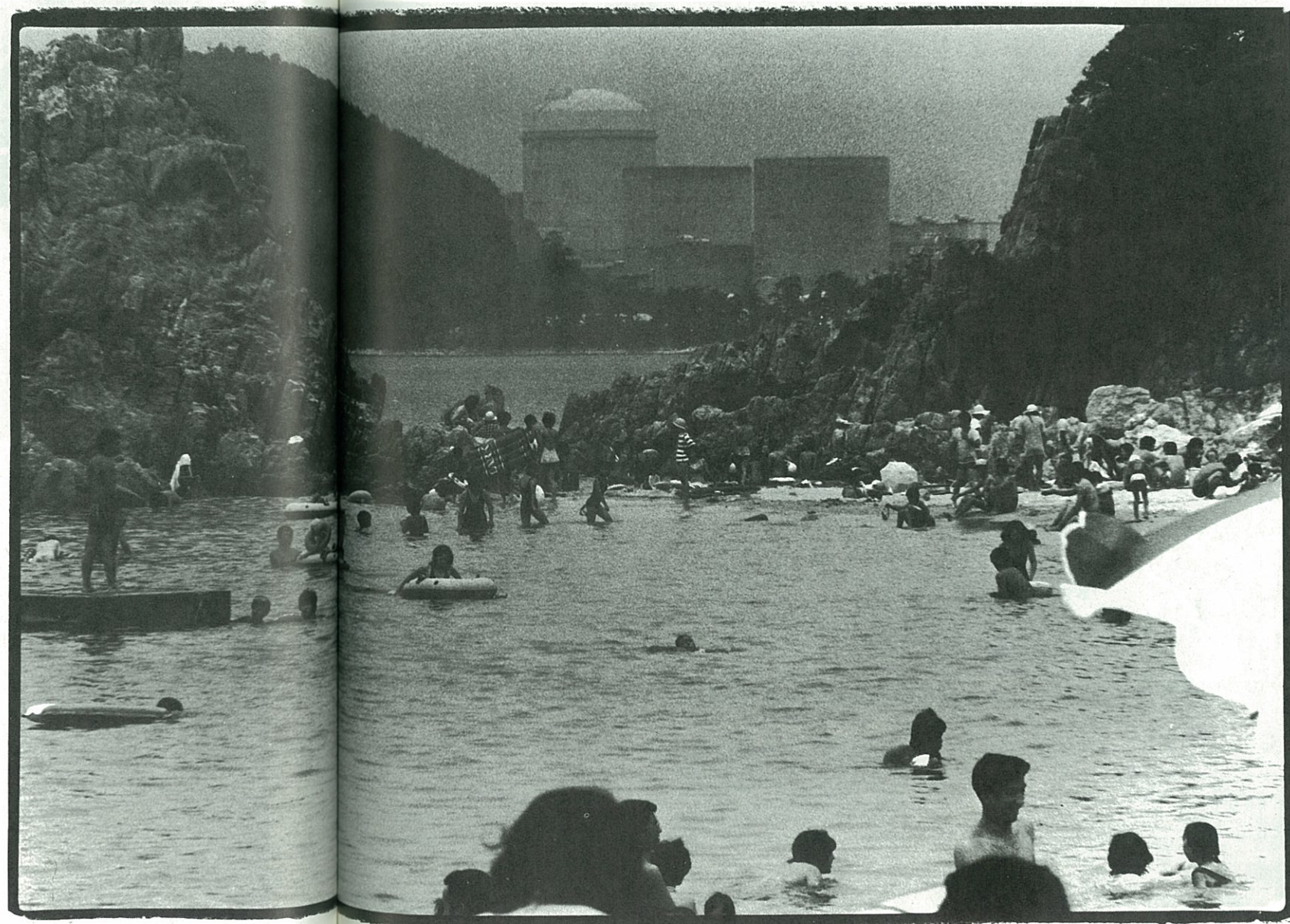
如此迫切，如此緊密地關切著人和人間的條件。他用鏡頭，用愛，向日本的公害問題，向生命最陰暗的侵蝕，提出了清醒而深刻的控訴。

「幅射曝害」大追踪

樋口健二的報導作品，曾經分別結集出書，也曾印製成巨幅月曆，提醒人們：公害的危機是任何人任何時間都應該警覺的。他的工作態度，可以日本核能電廠的系列報導為例，作一說明。

當樋口健二結集出版了他的海洋污染攝影專輯「四日市」以後，還

變成「核能發電銀座」的日本若狹灣和美濱海岸，是極佳的海水浴場。在日本列島，到處都是人與核能電廠共存的日常風景。在這個海灣裡，甚至有人利用核能電廠的溫排水養殖海蚶，賣到大城市裡。



沒有稍為喘氣，又立即揸起相機，展開了他對核能電廠（日文稱為『原發』）的追蹤報導。

日本第一座核能電廠，是1966年在茨城縣東海村興建的，1970年再建敦賀核一廠、美濱一廠；一九七一年建福島第一核一廠；一九七二年建美濱核二廠。

在日本下北半島的東通村海岸，東京電力公司和東北電力公司，各自計劃在此蓋十個核能電廠，如今已開始。原來呈現豐裕的自然之美的下北半島，呈現出巨大的核子力半島的樣相。

一九七二年底，樋口開始收集這方面的資料，幾度探查東海村、敦賀、美濱、福島等地，都找不到他的線索。當時，新潟縣柏崎正展開激烈的反核廠運動，樋口也前往採訪，但是始終沒有找到核子輻射的受害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敦賀核電廠一位受害人岩佐嘉壽幸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核能污染的控告，所謂「原發被曝裁判」的消息見報後，樋口才覺得他要找的人真正出現了。

但是，從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漫長的三年中，他竟只拍攝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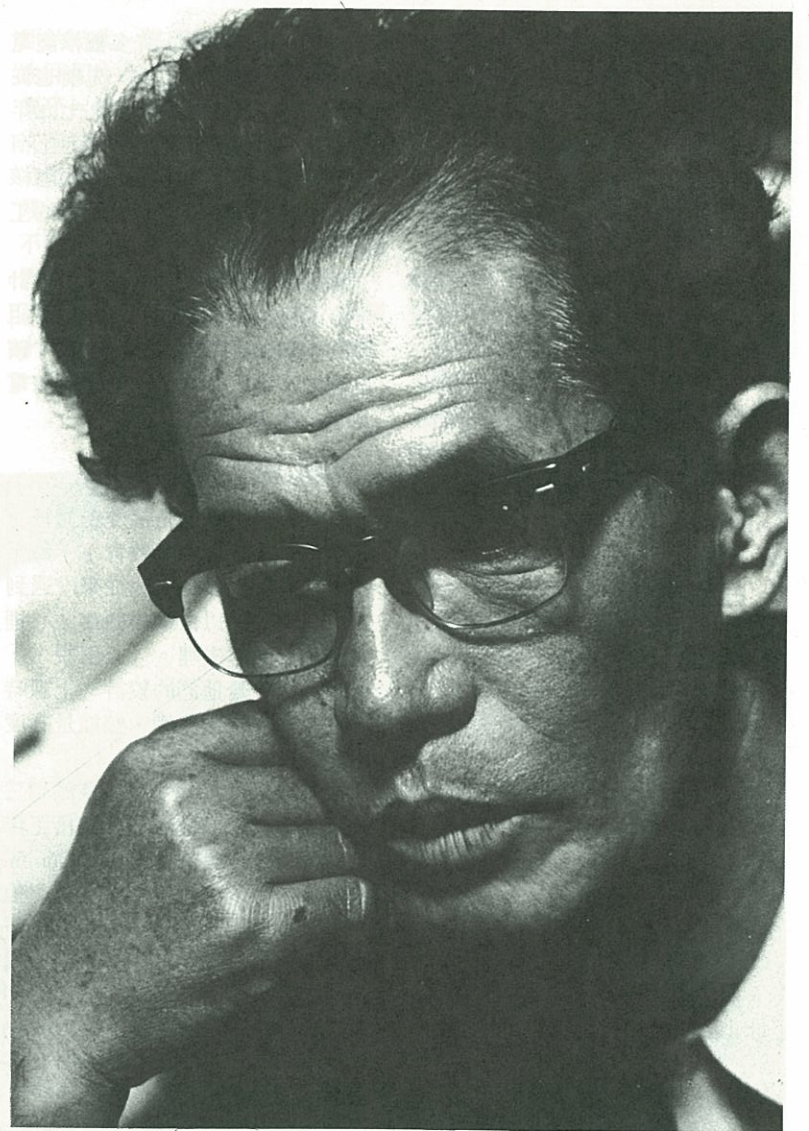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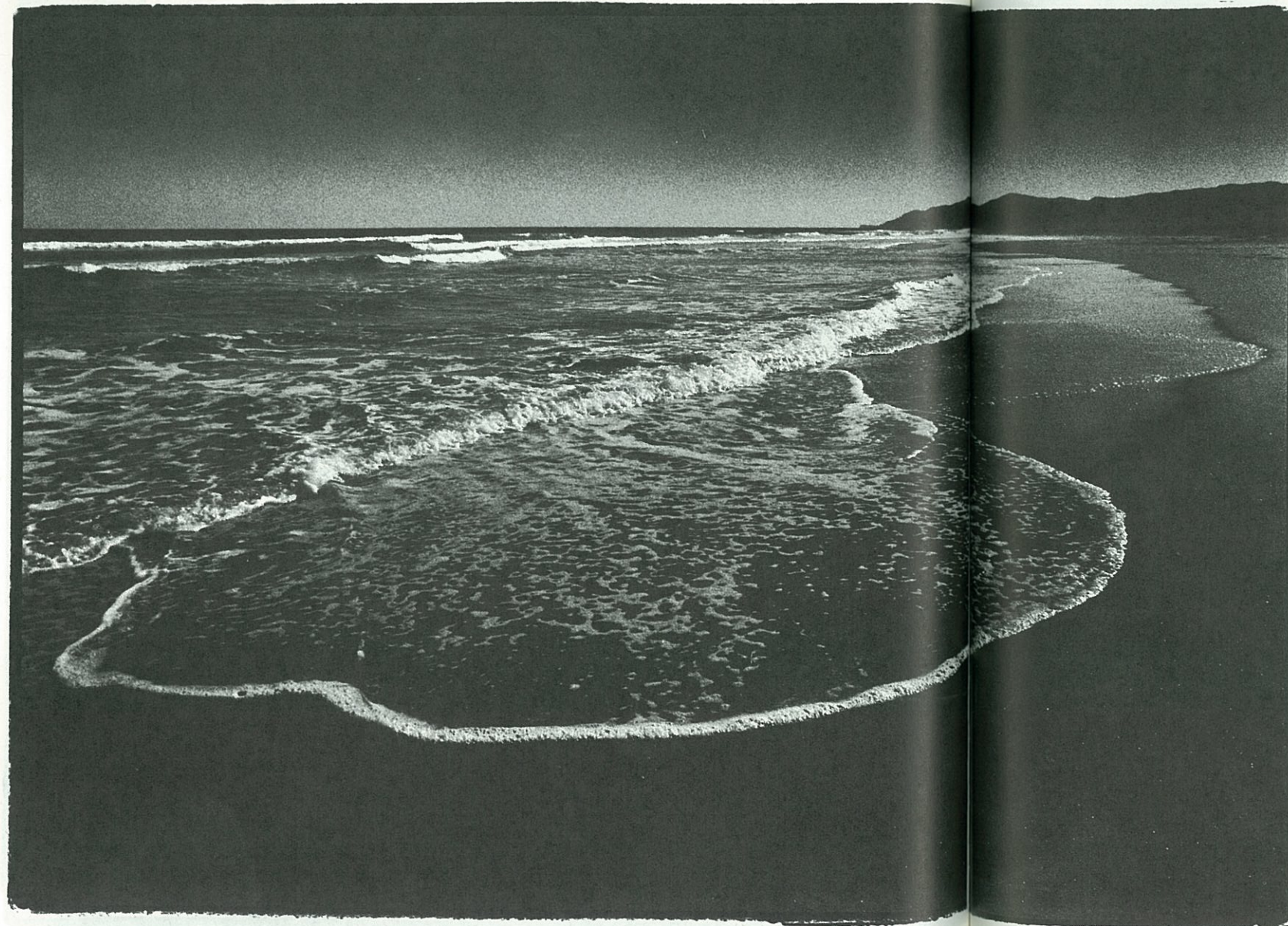
核電廠的景觀，只是一些被輻射線傷害的工人的外緣環境而已，仍然沒有接觸到真正的受害者。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日本全國報紙報導了眾議員檜崎彌之助的調查報告「核電廠轉包工人死亡細目」（一九六七——一九七七）。根據這份報告，業務中（工作現場）跌死或壓死的有三十一人；業務外（在核廠受輻射線照射生病）致死的有七十五人，總數高達一百零六人。因病致死的人裡，還包括了癌症、白血病、心臟病、腦溢血等等。看了這份報告，樋口決心摒除

萬難，向世人提出警告。他終於拜訪到了岩佐嘉壽幸。

向國家提出控告

岩佐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敦賀核電廠遭受了核能輻射。當天下午一時，工程負責人要岩佐進入原子爐內部，囑他在管上開洞。岩佐很不願意。負責人說：「別人都已進去工作過了。很安全，不要緊的！」岩佐十分不情願地走進原子爐，跨在四十公分的管道上，右膝着地，進行開洞作業。大約工作了兩個半小時，出來後，他還沒發



覺自己已遭受到輻射，毫不在意地把輻射掃描錶遞給兩個工廠人員。這兩位人員看過錶後，表情相當凝重。這使得岩佐的心頭霎時掠過一絲陰影，但長期工作的習慣，壓抑了他的疑惑，也沒說什麼就回去了。

八天後，岩佐開始發高燒，淨身倦怠，右膝不停的顫抖，關節內側還長出了八公分大的暗紅色腫塊，而且有米粒大的疙瘩，這是「被曝」的初期症狀。後經醫師調查診治，於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斷定為「放射線皮膚炎」。岩佐也以這份診斷書為依據，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被曝裁判」，告訴的對象是「國

因從事核電廠轉包勞動而受曝害，向日本政府提出控訴官司的岩佐嘉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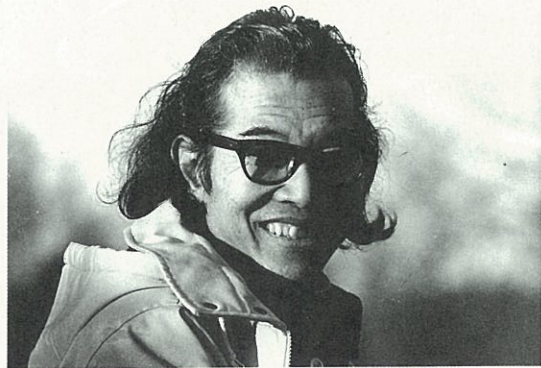
家」。可是，日本政府懼於核能電廠的災害一旦鬧大，將會召致全國性的反對運動，作成了一次極不名譽的判決：岩佐敗訴。

一個又一個 「被曝」受害者出現了

經過岩佐的介紹，樋口又去拜訪了另一個受到核能輻射的工人村居國雄。村居是敦賀核電廠的日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接受上級命令，用抹布拭除「一次冷卻水淨化裝置」的漏水，一小時後離開，他所受到的輻射量，超過了二百 millirem、以後致患「不知原由」的疾病，再也無法工作。

由於村居國雄提供的消息，樋口再去拜訪了在敦賀核電廠工作的工人森川勇。他的職務是在放射能污染地區，從事放射能掃除作業、修理唧筒作業。森川勇「被曝」後，胃和喉頭開始疼痛，接着頭痛、腰痛、關節痛相繼出現，而且全身倦怠，也幾乎不能工作。

這三個人都是敦賀核電廠的「被曝」受害者。經由這些案例，樋口推斷，福島核電廠也可能有人受害。果然，福島核電廠的工人松本勝「被曝」後，因癌症致死；佐藤茂則也因骨髓性白血症而亡。



樋口健二近照。

後來，樋口發現，許多被核能電廠僱為轉包勞動的工人，先前也從事煤礦場的轉包勞動。一九七九年，樋口採訪福島核電廠轉包工宿舍時，得知另一位因為從事福島核能電廠轉包勞動受到輻射曝害的工人：永田利男。

據永田說，他家兄弟八人，生計十分困難。先是在幾家沒有工會組織的小煤礦坑輾轉工作，後來，礦坑關閉，經人介紹，才到福島核電當臨時轉包工。

轉包工的悲歌

「報到後，我們先接受身體檢查，接著就接受『安全教育』，每天光上課，就有錢拿。我從來沒遇到過不幹活，可以白拿錢的事，心裡老覺得過意不去哩。」永田說，「可是，這才是他們的狡計。上課時，從來沒人告訴我們，核能是高度危險的。」

永田和其他三個工人，被派到三號基地下一樓濃縮核能廢液槽工作。這個廢液槽具有幾十萬 millirem 高度放射能。廠方的現場督工要他們千萬不要跌進槽中，「一旦跌下去，我們只好用水泥把你封起來埋掉，剩下的是由你們的遺族向公司申請幾千萬日幣的賠償。」「你們的工作環境，輻射強度只有三千到五千 millirem，不礙事的。」

永田他們工作了幾天，不知從什麼地方滲進水來，後來水深到滲入他們的雨鞋。三天以後，泡過水的皮膚長出水泡，奇癢難忍，到醫院求診，醫生說是「食物中毒，休息兩三天就好」，對於永田訴說得病的原因，醫生置若罔聞。永田不放心，苦苦詢問一個小街上的醫生，醫生說，「你要我說真話，我就不能在這個地方呆下去了」。永田自付，長此以往，一條老命非死在福島核電廠不可，才辭工回家。

在筑豐這個破落的廢煤礦區，還有好幾個和永田一樣，到福島核電廠受到輻射害後回來的工人。「還有好多轉包工人，根本不知道放射能的可怕，繼續在那兒工作。」有一個工人說，「我還可以介紹另一個受曝的工人給你，那個人毛髮脫落，牙齒全鬆動了，但他還是在福島核電廠工作。好多人都發現身體被搞壞了，才知道這是一個奪魂要命的活兒啊。」

樋口寫道：「日本工業以煤為能

原的時代，煤礦轉包工人被榨乾了血汗和生命，然後像廢渣似地被丟棄了。在核能動力時代，工人被迫從事核電廠內的轉包勞動，而且註定在血盡油乾之時，被冷酷地當做殘渣丟棄。想到這『黑暗的勞動』不斷重複的歷史，對於只能以身體為營生唯一的『資本』的勞動者，不論在什麼時代，都只有受人踐踏才能活下去的這個世界，感到惘然。」

破壞有限的自然，摧毀漁村、不斷產生放射曝害的核能電廠，是以「拯救未來的新能源」的宣傳辭句開始的。這是把日立市久慈濱海岸變成漁船的墳墓的淒荒景觀，生動地象徵了發展核子發電後，將來的廢墟日本。



山川題彩繪・大地譜音詩

跨過中原文化的 的邊疆

上一期，柯錫杰為我們彩繪了一幅無限遼濶的宗教的壁畫，這一回，他又為我們吟頌了一曲永恆深邃的大地的音詩——自雄渾蒼茫的青康藏高原上回來，柯錫杰未曾停留過；今年二月，他又背負起行囊，遠涉萬水千山，走入中國西南邊荒的少數民族之中。再一次的，他引領着我們，邁向那一片既陌生又親切的疆域，上高山、越縱谷，涉大河……在層巒疊嶂中；叩訪「山一樣耿直、水一樣澄明」的布依族人；在杉林樹海間，尋覓着水族「鳳凰落脚的地方」；在除夕的山間小路上，喜遇謎樣的黑衣「生苗」；在新年的高增「侗寨」裡，傾聽千迴百折的美麗的「對歌」……跟隨着柯錫杰的步履，我們徘徊在幽深隱密的「侗族」家鄉，無限神往於百戰歸來的侗族英雄……置身於家徒四壁的龍圖「侗寨」，我們也和柯錫杰一塊兒感動於侗家小兒女讓他落淚的「迎賓歌」中……

《右圖》透過冬日蕭瑟的枝桠，看中國第一大瀑布：黃果樹瀑布，份外有一種幽深淡遠的情韻。

攝影■柯錫杰 撰文■孫瑋芒／柯 明





群山環抱中的布依族聚落，
屋瓦都用石板搭成，錯落有緻。

沒有一個民族是孤島。攝影家柯錫杰在去年六月探訪中國西北邊陲歸來後，對漢族以外的大陸少數民族，興起了難以遏止的嚮往和熱愛。他急欲讓人們知道，在中國的大地上，還有那些未受現代文明侵擾的人，活在怎樣的天地裡？大漠狂沙，金佛寶剎，遠塞古城，高原奔馬……，都還在他眼前一一的閃耀着；今年初，他又聽到另外一種呼喚：那是在中國大陸的西南邊寨，在貴州黔東南的崇山峻嶺深處——侗族、苗族的邀請。

● 千山萬水外的一片芬芳

柯錫杰從朋友那裡得到了這些音訊：在那個崇山阻隔的地方，散居着許多風格特異的民族，多年來，還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傳統習俗和生活；多年來，一直不曾開放給外人，對內，甚至連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也未曾摧殘到這兒。在這些年的巨大變動中，他們可能是僅剩的桃花源了……就是在這裡，就是這些少數民族，卻決定自今年的二月一日起，可以對外開放了；柯錫杰甚至聽說，今年的農曆年節，正月初一到十五這段日子裡，也正是

這些少數民族除舊佈新，舉行節慶活動的第一個高潮，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都可以有一個橫切面的接觸……

所有的這些，都激盪在柯錫杰心中，催逼着他：立刻啟身，投向千山萬水外的這一片芬芳和傳說之中。

就在他作這樣的決定的時候，他還在北部沿海一帶拍攝系列的台灣民俗專題。其間，他恰巧拍攝到一組古舊的廟宇，朋友慫恿他抽個籤，試試運氣。他雖然從來不曾相信過這些，但在好玩的心情下，也拿起一支籤來，打開一看，竟然是警告他遠行有險的內容：不僅此去困難重重，甚至性命都可能不保！柯錫杰可絲毫也不願改變他的決定，他笑著說，籤語本來就是迷妄的。他並且說：

「就是知道會有意外，為了工作和理想，我依然要去的！何況，一個攝影家的職責，就是在最危險最艱困的情況下，才真正能夠彰顯出來；有時候，為了拍一個難得的鏡頭，為了正義或道德的原則，性命、安全，都變成次要的，甚至不去考慮的問題了。」

● 比歷史還要遙遠，比地理還要陌生

柯錫杰沒有絲毫猶豫，一月卅一日，他重整行囊，配備了相機和一百多卷底片，從香港飛到廣州。次

日中午轉機，抵達他預訂行程的第一站：貴陽市。

這個位於貴州省中部，群山環抱中的都城，海拔一千零七十一公尺，本身就是個富於多民族色彩的城市。一百卅餘萬人口中，有漢、苗、布依、侗、回等各民族。有的對我們而言，只是地理或歷史上的名詞，有的，甚至比歷史地理還要遙遠，還更陌生。他們即將鮮活而真切的映現在柯錫杰面前、呼吸在柯錫杰周遭，他有著說不出的興奮和期待。

由於廣州的飛機誤點了兩個多小時，當他們抵達貴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冬日的寒冷凜冽的襲來，氣溫已降到零度左右。柯錫杰一行領取了行李，走到當地民航公司提供的中型巴士前，這時他才發現，飛機裡所有的客人都得搭乘這僅有的一輛巴士。美麗的隨車服務員，態度親切，說著一口貴州腔的國語（大陸稱為「普通話」），請他們稍事等待，開始一個人動起手來，一件一件的把客人的行李搬到巴士後座，約莫半個小時後，再請四十幾個客人紛紛上車。小小的車身，擁擠的行李和客人，坐的、站的，擠得水洩不通，乘客中有人開始抱怨，和藹的女服務員却無動於衷。大家正在等待開車的時候，這位小姐忽然不急不徐的說：「現在開始賣車票。」乘客霎時喧嚷叫鬧了起來；「等了那麼久，擠成這樣了，叫我們如何買票？……」這位小姐的涵養真好，彷彿哄小孩般悄悄的說，「你們不要鬧，馬上就開車了」。她一直保持着安詳的氣度，對四起的怨聲充耳不聞。又賣了十多分鐘的票，總算開車了。巴士在暗夜裡飛奔着，車內播放的，却是快節奏的迪士可音樂。乘客沙丁魚般擠在一起。組合成一幅奇異而有趣的畫面。

布依族房舍側影。
牆外堆放著他們的屋瓦。



《75年4月》人間

「天龍小學」前，
布依族人趕集殺豬的熱鬧場面。





「好樓居，喜尚青」的布依族人。學者形容他們是一性格山一樣耿直，心地水一樣潔淨。他們的先人，曾在中國學術史上，大放光芒。

●在貴陽小攤上吃台南擔仔麵

車行約一個小時，到達目的地後，原先連繫好的旅館交通車，卻不見踪影。貴陽又沒有計程車，只好安步當車，背着四十公斤重的行李，頂着風寒，走了半小時夜路，終於找到這家旅社。因為一再的耽誤，餐飲時間已過，不得已，他們到街頭找了一間簡單的小吃店，打發晚餐。柯錫杰叫的是當地特產的「碎哨麵」，才一入口，霍然是道地的台南擔仔麵風味！奔波了幾千里路，柯錫杰怎麼也沒想到，西南邊

寨行的第一頓晚餐，竟然吃的是台南擔仔麵。寒夜，冷風，遙遠的山城，陌生的環境，旅途的波折……，都消失了，油然興起的，却是無比的溫馨與親切。

在貴陽，柯錫杰為了辦理入山手續，一共住了四天。他在大街小巷中穿梭着，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街頭販賣吃食的小攤。雖然簡陋，但是每個小販都在頭上戴着白帽、身上圍着白兜；柯錫杰給他們拍照時，表情自然，舉止從容，態度也十分和樂，倒很令他意外。後來他才知道這些都是當地的少數民族。在他往後的行程裡，在他為少數民族拍照的過程中，他終於進一步的理解了這個事實：自然、淳樸、熱情洋溢、心無雜念，原來正是他們與都市文明人之間的一個人際的分野。

滯留貴陽的時候，正好碰上當地博物館的一項苗族風情展覽，這是他們籌備了五年的盛大展出。可竟沒有任何書面的資料提供給觀賞者參考，實在是一大遺憾。不論如何，這個展覽却相當的豐富了他對苗族的認識和理解，為他往後的拍照提供了不少便利。

●娃娃魚、地戲、黃果樹大瀑布

二月五日，他們一大早就動身出發了，前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安順，他們此行的第一個重要目的地。為了工作，他們婉謝了貴陽飯店裡的一頓珍饈：「娃娃魚」。所謂娃娃魚，學名叫「鮠」，是貴州特產的兩棲類動物，因為叫聲像極了嬰兒的啼哭而得名。目前已列為稀有

一位布依族媽媽帶著兩個小孩。身旁的人家屋舍上，都貼了春聯。色澤分明，趣味天成。



是布依族風格獨具的戲劇形式。

大概是他們來的時間不對，也可能找錯了方向，一路的尋訪，都沒有結果。他們只好順道轉往了黃果樹瀑布。

冬日蕭瑟，水勢較弱，黃果樹瀑布附近的林木，也都只剩下乾枯的枝桠了。透過這些枝桠觀看中國第一大瀑布的冬景，缺少了應有的壯闊，却憑添了不少幽深淡遠的情趣；然而在層巒疊嶂，河川縱橫的襯托下，它仍然不失其挺拔俊美的姿色。從黃果樹回返安順的路上，經過有名的「天龍小學」，柯錫杰首次看到布依族人趕集殺豬的熱鬧場面。在小學前面的廣場上，一字排開了幾十個人，殺豬、褪毛，與帶有西方色彩的學校建築，相映成趣。同行的人告訴他，過年殺豬的景色隨處可見，每隻繳納三元人民幣，就可自行處理了。

●性格山一樣耿直、心地水一樣潔淨的布依族

車行在迴轉的山路間，無意中經過布依族的村寨，看到幾位參加隣村婚禮回來的布依族婦女。這些婦女，穿着素樸的藍青色衣服，髮型尤其特殊，不但往後梳理，而且盡量突顯出豐潤光潔的額頭。當時正下着毛毛細雨，天色陰暗，一層山嵐輕輕籠過山頭。柯錫杰急忙囑咐司機停下車來，搶拍了幾個十分得

意的鏡頭。並由她們引領着，參觀了這個極少與外界來往的，美麗的布依族村寨。

這個「好樓居，喜尚青」的少數民族，服飾質樸清麗，待人溫和坦誠，學者曾形容他們：「性格山一樣耿直，心地水一樣潔淨」。春節期間，布依青少年對唱山歌，談情說愛，賽馬賽球，吹奏蘆笙，充份展現了他們的民族特質、傳統風情。

布依人的建築，屋瓦最別緻。都以片片石板搭成，錯落有序，十分好看。柯錫杰拍屋瓦，為了把連綿起伏的遠山納入鏡頭，必需選擇較高的方位；正在躊躇間，有兩名布依青年竟自告奮勇而出。一個抬手一個抬腳，合力把柯錫杰推到屋頂上讓他拍照。這些布依青年，操着生硬的國語，誠摯的和柯錫杰攀談着，問一些他們所不知道的外面世界的事，一股兄弟般濃烈的情感，洋溢在他們四周。

參加隣村婚禮歸來的布依族婦女。當時正下著毛毛細雨，天色陰暗，一層薄霧正輕輕攏過山頭。畫面深沉，仿如一幅神秘的舞台景緻。



在這個布依族村寨裡，柯錫杰曾用「拍立得」相機為幾名當地居民拍照，當場把相片送給他們。這群人看到相紙由模糊漸漸出現景物，最後顯影了一個色彩完全的自己，孩童般地興奮、驚喜了起來，紛紛要求拍照。柯錫杰所帶的拍立得相紙有限，無法一一踐履，只得用一般底片拍攝，允諾他們日後再分別補送。

待他們結束了西南邊寨行之後，由同行的梁緒華女士，把此行前後所拍的照片立刻加洗，將近兩百張的照片，一一按人頭寄到他此行拍攝過的村寨裡。他說他不願意讓這些厚實的人，覺得外鄉人唬騙了他們；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攝影師應有的職業道德。

●夜行在冰雪晶瑩的山路上

在安順住了一晚，次日清晨，他們尋訪了當年珍藏故宮古物的「東門坡」，參觀了貴州知名的蠟染廠。

下午趕回貴陽。經過了幾百公里的往返奔波，原想好好休息，痛快的洗一個澡，却突然接到來自「從江」的電報，說是有一處侗寨，八日將有一場婚禮。柯錫杰什麼都顧不得了，立刻要整裝前往。作為一個敬業的攝影家，許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習慣上，春節前是侗族的結婚季節，錯過這個機會，又不知還要再等多久。可是這天已經是臘月廿八了，貴陽市的每個司機，都不肯丟下妻小出這趟遠門，奔波四百七十多公里的山路。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位熱心的蔡先生，看他是遠方來客，才勉為其難的答應了，帶他們一行三人入苗鄉、訪侗寨。

當晚八時他們就出發，搭乘一輛當地人稱為「麵包車」的TOYOTA旅行車，寅夜奔赴幾天前（二月一日）才首度對外開放的「凱里」。

群山沉睡在黑暗中，車子獨行在黃土路上。翻山越嶺，氣溫低過攝氏零度，多處路面都結了冰；車燈照過路邊的芒草、枯枝，晶瑩的反射出美麗的冰花。山路靜極了，一路上都沒有來車，暈黃的車燈一截一截地照亮未知的前路，復又交還給黑暗。在這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高原上，公路呈S形，盤旋曲折，還經過了幾處下雪的山嶺。大夥兒可是冒着性命的危險在趕路，怕司機打瞌睡，輪番跟他聊天，還不斷拿出台灣的牛肉乾給他吃。車上播着幾十年前周璇的老歌，在這老得泛黃的歌聲裡，柯錫杰時而回到青年時期的高雄、壯年時期的紐約，時而想望着他在貴陽博物館曾經看過的苗族刺繡舞衣，還有他慕名已久的侗族對歌……。

●撲朔迷離的黑衣生苗

七日凌晨，人車安抵凱里招待所，算來車子以卅公里的時速，已在山區跋涉了五個半小時。在招待所睡到天亮，又兼程趕往三百多公里外的從江縣侗鄉。一路馬不停蹄的跋涉雖然辛苦，可是偶爾在路邊出現的村落、屋舍與行人，卻不斷的激起了他們的興味和好奇。柯錫杰的收穫是很豐富的。

譬如在榕江到從江的路上，他們曾遇到一群黑衣苗人，正在擔着籬筐趕集。柯錫杰立刻請司機停車，儘快地用長焦距鏡頭從窗口挺身而出，拍攝下這群三三五五走在山路上趕集的生苗。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曾經依據苗人慣用的色彩和刺繡，把苗族粗分為「紅、青、黑、白、花」五種；蔡性司機却告訴柯錫杰，這群人是「生苗」。看來苗人的分類，似乎還沒有一個通用的界定。這些生苗，來自汽車進不了的深山，由於漢文化的長期浸潤，他們也過陰曆年，習慣在過年前殺豬宰羊，並且穿戴整齊，外出趕集、採買或送禮。肩上挑的，籬筐裝的，不外是果子酒，糯米酒，糍粑，屠肉，或新鮮的菜蔬……。

柯錫杰說，這些生苗面對鏡頭，一樣是自在悠閒，走着他們自己的路，時而臉上露出一個含蓄的微笑。聽說幾十年前，這些生苗還曾經吃掉過侵犯他們的敵人呢！可是走在柯錫杰前面的這群生苗，看起來文明而且悠雅，在他們瀟灑的步履間，誰能想到他們也曾有過那樣的歲月呢？甚至，在外界的誤會和誤導下，那樣的傳說，又有多少真實呢？

一路停停拍拍，開始的時候，司機很不耐煩；漸漸的，司機感染了這股興奮，也開始留意起路邊的美景與人文了，後來甚至主動提出一大堆建議，問柯錫杰要不要停下來拍照。柯錫杰說，「一個有訓練的攝影家，應該有一副銳利的眼睛，像天上的鷹鷂，每一刻都在尋找、在探勘着它的目標，觀注着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的事件。常常，一張極好的作品，就因此而誕生了。」

●感人落淚的一幕：兩個侗族女孩的迎賓歌

下午五點抵達從江鎮，落脚糧食局招待所。從旅社涼台看出去，河邊正有一群一群的人在起火，殺豬，褪毛；一整個夜晚都不時聽到豬嚎聲。朋友的話，確實不假。

隔天早上，氣候依舊寒冷，空氣却十分清爽。柯錫杰思潮澎湃，預訂拍攝的侗寨婚禮就要進行了。他所置身的這塊地方，文化上既非他的故土，地理上又不是異域，如果要找一個精神的定位，也許可以稱作是遠離現代化物質文明的人間淨土，與華夏文化共生共榮的兄弟之鄉吧。這天是除夕了，路上的家家戶戶也都貼上了對聯；年節的氣氛濃濃的籠罩在他們周遭。柯錫杰一行連同汽車，一塊上了渡船，穿過「都柳江」抵達「龍圖」。

時間還不到中午，在等待下午二



過年趕集的生苗。

時的婚禮前，他們接受了一個侗族家庭熱情的款待。這家主人在上海戲劇學院做研究，剛剛趕回來過年。龍圖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這

個家庭裡，除了簡單的桌椅，其他什麼都沒有了，可說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在屋頂和屋牆之間，還有一面牆壁中空了一截呢。據主人說，小孩就睡在牆角，從小吹夜風，都已習慣了，從沒生過什麼病。這使



得柯錫杰他們幾個都市人，大感驚訝。

中午，主人邀請這些遠來的客人吃火鍋。火鍋就架在桌子中央的圓洞上，洞下有爐，燒的是煤球。面對着粗淡的豬肉、雞肉、大白菜、花生米，客人相繼落坐後，主人家的兩個五、六歲小女孩，開始唱起「迎賓歌」。音色嘹亮，落落大方，歌詞的大意是：「歡迎你們到我家來，可是我們家裡窮，沒有好菜招待你們，還要請你們多原諒。」唱罷，小孩向柯錫杰嘴裏灌果子酒。柯錫杰感動的一把抱起小女孩，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碰到這樣純樸的族人，看到這樣親切的接待，聽到這樣誠摯的歌聲，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柯錫杰深深覺得，人與人之間心靈的契合，絕不是物質所能代表的。他說：「侗族雖然窮，但是從不曾影響到他們的尊嚴；他們窮得開朗，窮得高貴，樂觀自在，樂音繞樑。我一路也看過許多漢族的農家，比起侗族或其他我所見到的少數民族，就顯得拘謹、沉鬱多了。」柯錫杰追問着：「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中國人放着這麼豐富的資源，卻不會運用……

吃罷午飯，侗家主人引導柯錫杰他們造訪了那個正在嫁女兒的家庭，進行侗族婚禮的拍攝過程。那股喜氣洋洋的氣氛，那種特殊有趣的風俗，再一次的感染了柯錫杰他們，忘我的跟進跟出，一路拍攝着。

柯錫杰說，當他們剛剛跨入新娘家的時候，新娘伴娘看到遠客來了，竟然當場合唱了一曲「同樂歌」，歡迎他們。這個出乎意料的歌聲，觸動了柯錫杰的感慨，他說，「我們中國人放着這麼豐富的資源不會運用，却老是在自以為文明的婚禮上，吹奏着西洋的音樂，這是多麼可惜可痛的事！」



龍圖侗寨的鼓樓一角。精雕細琢，高層檐廊上，都彩繪了他們的歷史、文化和傳說。

（有關侗族婚禮的精彩過程，將於下期人間雜誌披露，在此從略。）

拍攝了兩個多鐘頭的婚禮，他們作別了這對新人，趕回從江，和朋友共渡除夕。令他們奇怪的是，無論在貴陽，在從江，他們都買不到茅台酒；據說大多運出去賺取外匯了。他們喝的是另一種貴州名酒：董酒。味道與茅台相近，可是却不為外人所知。

大年初一，他們在鞭炮聲中啓程，回到昨日造訪過的卅五公里外的龍圖侗寨，拍攝侗族過年的盛大節慶——這一天，也是他們族人最隆重的一個節日：祖母節。

●祭祖母、遊寨、踩歌堂

這個侗寨座落在一塊梯田圍繞的台地上，風光秀麗，環境宜人。柯錫杰一行進寨時，侗寨族人已經開始「遊寨」了。因為來的時間較晚，錯過了寨門的「攔路歌」。這是侗族極其特別的禮俗。據說，這個「人人會唱歌」的侗族，每逢大年初一，都會在侗族寨口，擺上紡車、農具、漁具、長槳等作為路障，侗家姑娘、兒郎都身著盛裝，站在路障前，看到客人來了，一邊放起「鐵炮」一邊唱即興編出的攔路歌

，出題逗趣、考問來客。客人若不能以歌應答，或者不能讓他們滿意，就別想進得寨來。的確，還有什麼比「美麗的歌聲」更能溝通心靈，連接友情呢？

進得寨來，侗人正在遊寨，進行着一連串「祭祖母」的儀式。但聞鞭炮喧天；鐵炮動地（這可不是形容詞，柯錫杰說，鐵炮很大，形式彷彿一般罐裝汽水。一開始，他小瞧了這個傢伙，拍照時初次聽到它的巨響，只覺地動天搖，整個人都跟着跳了起來，惹得圍觀的侗人哈哈大笑。）銅鑼、木鼓、蘆笙齊奏，全寨沸騰。柯錫杰見到一隊侗家兒郎，人人頭纏土色布巾，端着一把鐵管木柄的獵槍，一路在鞭炮歡迎聲中，遊行過來，原來他們正在上演「出征」的儀式。侗族古代英雄「祖母」（他們是如此稱呼着這位女中豪傑的。但是當年，她應該也是一位年輕、英勇、才貌雙全的姑娘吧！）率領族人抵禦外侮的故事，就在這個儀式裡，再度復活了……。這幾十個人一路走到寨外田邊，幾十管槍紛紛對空鳴放了一陣；然後，每人扯下一兜稻草，象徵着敵人的首級，掛上槍桿，浩盪而歸。



隨着出征隊伍回來，柯錫杰又在一大群衣著鮮麗的侗家兒女蜂湧下，走到鼓樓邊的「踩歌堂」。在踩歌堂中，映入他眼簾的每一個少女，都穿上了侗族傳統的服裝，她們頭上戴着的、頸上佩着的精巧銀飾，看似相近，其實各有不同，都是代代相傳留下來的古物。這時候，年長的人帶頭唱起繽紛多姿的「踩堂歌」。大家手拉手，心連心，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圍成一個同心圓，齊聲歡唱出侗族的祝福和希望。



●大翻滾、大旋轉、立高樁、鴨子步一出神入化的蘆笙手

步出踩歌堂，廣場上又是一番氣象。但見多人一組的蘆笙手，渾身帶勁的吹舞着。長長的蘆笙，青青的竹色，隨着人體而上下左右的舞動，煞是有趣；姑娘們也應和着充滿活力的節奏，紛紛起舞。他們靈巧快速的身手，構成瞬息萬變的畫面，或昂揚或低柔，一一攝入柯錫杰的變焦鏡頭中。

蘆笙是世界知名的少數民族樂器。侗家姑娘固然個個能歌，三四歲就會傳唱了；侗家兒郎却也人人善吹蘆笙，六七歲就已吹奏了。技藝精湛的蘆笙手，到處受人愛戴。千百年來，由於蘆笙在中國西南邊區的普遍使用，簡直已經和他們的生活融滙為一了，有些蘆笙技巧，出神入化，令人目眩神迷。它們也都被當地人賦予了專有的名詞，譬如：「大翻滾」，「大旋轉」，「立高樁」，「鴨子步」等等，十分生動的傳譯出它的趣味和精髓。在黔西北的若干地區，每個青年還各有一段蘆笙旋律的代號呢，小伙子到姑娘家的宅前吹起蘆笙，妹子就應

龍圖侗寨的「風雨橋」，是族人聚會，情人對歌，客人休憩的所在。寨老的壽棺就在橋下，毫無忌諱。

聲赴約。這份委婉細膩的傳情方式，也間接見證了某些蘆笙研究者的結論：蘆笙的音色最能觸及聽者的靈魂。



大年初一，侗寨長老齊聚在祠廟前，祭祀侗族英雄：「祖母」。

根據史家的考證，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省隨縣出土的戰國早期十八管彩繪葫蘆笙；雲南滇國國王墓出土的西漢早期銅葫蘆笙，與現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葫蘆笙肖似。如今蘆笙已經改良到可以用在交響樂團裡，演奏高度要求「音準」、「音域」的樂句了。但西南少數民族，仍然吹他們自己的蘆笙，保持着傳統的純樸風格。他們還為蘆笙訂下重大的節目，就是知名中外的「蘆笙會」。

侗家的蘆笙剛一歇息，侗寨的地方領袖「寨老」就出面待客了。這位不怒自威的寨老，兩頰瘦削，雙目有神，他招待柯錫杰一行參觀了「鼓樓」和「風雨橋」。

●是歌手，也是優秀的建築師

侗人除了是歌手、音樂家、也是優秀的建築師。這個六角形的塔式「鼓樓」，是侗寨的精神堡壘，也是他們族人集會的場所。

鼓樓的建構，無論主承柱，檐柱，棟樑，屋檐，全以木樑，木栓穿合，沒有一釘，一鉚；建材是侗寨附近取之不盡的杉木。鼓樓通身精雕細琢，以泥塑、彩繪表現出他們的歷史和文化。風雨橋從鼓樓通出來，也叫「花橋」，是族人的又一處聚會歌唱的要地，長約六、七十公尺。柯錫杰還拍攝到橋下露天放置的十幾口杉木壽棺，這都是寨裡的老人預先訂做的。生、死、集會，談情說愛，都在這兒鋪展着、契合着、延續着……沒有什麼忌諱，也沒有什麼虛飾，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談到風雨橋，柯錫杰的興緻更高昂了。他為我們提起在另一個侗寨，另一個風雨橋上聽「對歌」的事。

●充滿現代感的高增侗族黑衣

這是第二天，二月十日，他們轉往了又一處侗寨：高增。「高增」和「龍圖」雖然都是侗族，但整個服飾氣氛，迥然相異。他們早上十點抵達高增時，放眼所及，幾乎每一個人的衣服都是黑色的，而且黑得發亮，黑得十分現代。柯錫杰不覺精神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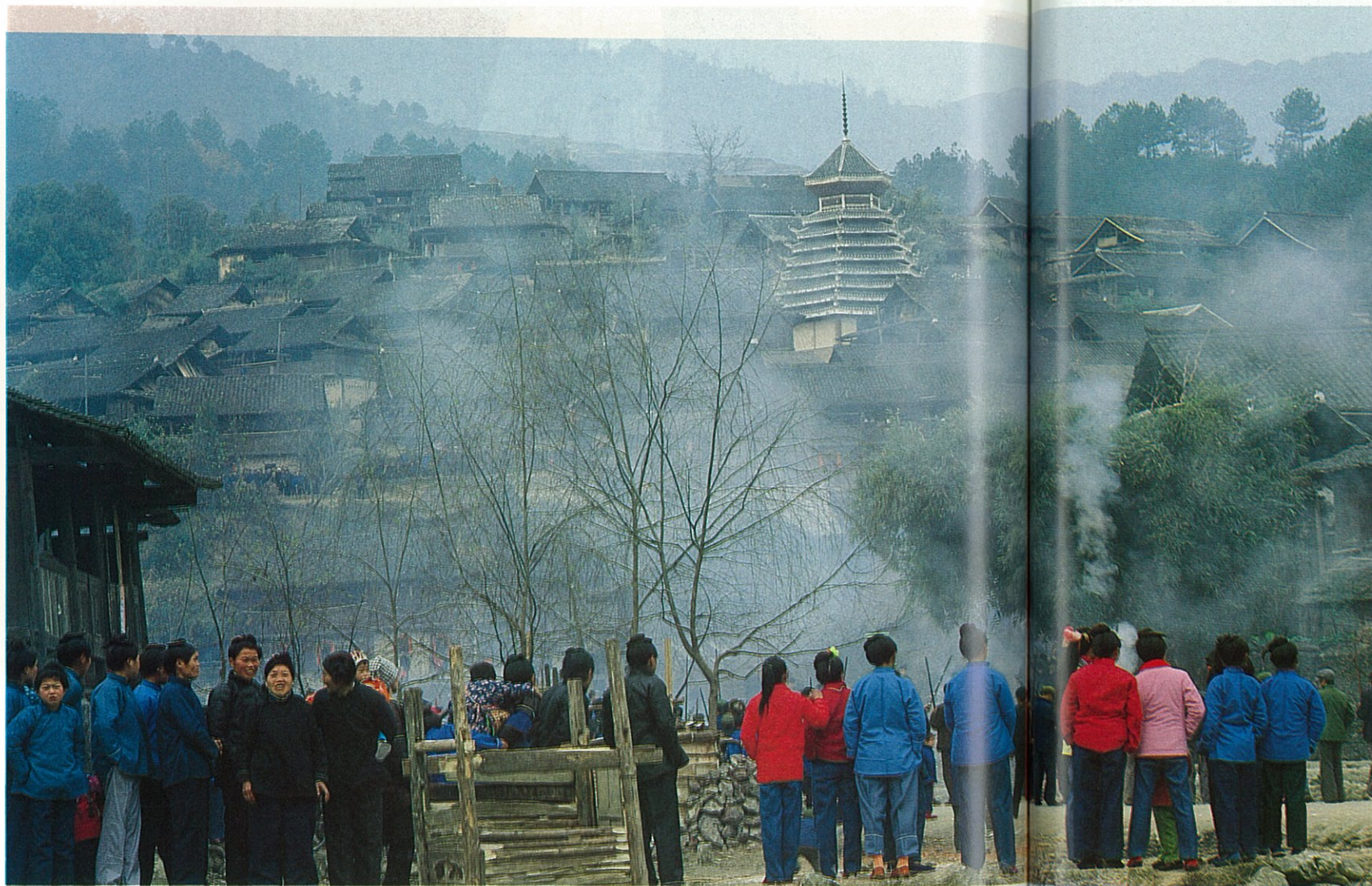
汽車繞過鼓樓邊的時候，他看到兩個小女孩在新建的鼓樓下踢毽子，她們的衣服配合着活潑的動作，發出一閃一閃的光澤，黑色的長褲紮着綁腿，更是美極了。「服裝設計家真該到中國邊區來看看的，這裏有取之不盡的素材和靈感啊……」柯錫杰說。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種衣服的布料是混合了蛋青製成的，既保暖，又輕便。

在高增，家家戶戶也都貼着春聯，因為是年初二，不若龍圖年初一的熱鬧，但仍不失自己的情趣。他們先後拜訪了三個侗家。

龍圖侗寨的天倫樂。

其中一家的孩子，僅僅三歲大而已，竟然大模大樣的，在客人和父兄面前抽起紙煙來了！看他接煙、點煙、吸煙的熟練動作，柯錫杰先是嚇了一跳，接着開始哈哈大笑起來。這位小朋友，在僅僅12分鐘的時間裏，連抽兩支紙煙，父兄沒有任何人出言制止或反對。



龍圖侗寨新年一景，
鞭炮喧天，煙霧瀰漫。
中間是他們的鼓樓。
前方木頭架起的是露天廁所。

農曆新年，也是侗族的「祖母節」，
全寨氣氛鼎沸，熱鬧極了。
此刻，剛剛「遊寨」完畢，
族人正在路上燃放鞭炮。



她倆一樣的黑衣黑褲，佇立在風雨橋中，俊俏而熱情，展開了一曲又一曲悅耳，亮麗的對歌。這時橋上已經擠滿了人，圍觀着她倆，也圍觀着柯錫杰，熱鬧極了。柯錫杰聽過的歌曲，夠得上豐富了，古典的，現代的，民俗的，爵士的……可從沒有像現在這一刻的沉溺，興奮，渾然忘我；流連在這些千迴百折的歌聲中，他忽然想要留下來，住在高增，和她們共同生活作息一段日子，追尋着這天上人間的歌聲，它的奧秘與富麗……是怎樣的生活與自然培育了她們呢？

可惜同行的人時間有限，其他的行程也早已安排就緒，只得悵然而返。他不斷的告訴自己：我會再來的，我一定會再回來的。

● 台上台下：侗戲與新年晚會

從高增回從江的路上，他們無意中看到路邊的一個村寨正在上演侗戲，於是轉道進入這一侗寨。所謂「侗戲」，其實有百多年的歷史了，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的春節期間，侗族的業餘戲班都會互相造訪鄰近的寨子，從白天演唱到晚上。侗戲的佈景簡單，曲調豐富，多以唱功為主，道白很少；演出的時候以二胡和侗家琵琶伴唱，內容多半是侗族現實生活或歷史傳統裡的故事，與他們的整體環境是相互依存的。

當柯錫杰一行進得村來，下了車，一幕始料未及的景緻發生了。原先專注看戲的大小所有觀衆，驀然轉移了焦點，竟全數回頭來，觀看這位滿頭白髮的陌生人和他的同伴，目不轉睛，神色尤過於觀看侗戲；先前還在台上賣力演出的琴師和演員，隨着觀衆興趣的轉移，漸漸停下了表演，也變成了觀衆。柯錫杰發覺自己這一夥竟成了主角，熱烈的侗戲就這樣中斷了，心裏非常過意不去。只拍了幾張照片，就立刻請司機開車離去。

那晚在從江戲院參加侗族的晚會，與他們共渡新年餘興節目。總共十個節目，開始的三個節目，上台台下一樣的熱鬧，但見舞台上人影掄動，有的唱歌，有的彈琵琶，可是耳中聽到的，全是觀衆的笑鬧聲，孩子的喧嘩聲。台上的人照彈照唱不誤，照樣賣力的演出；台下也沒有人囑咐觀衆安靜下來。直到第四個節目以後，才逐漸恢復正常。可是剛剛進入情況不久，還有三個節目未曾上演的時候，主持人却宣佈：今天太冷了，節目就到此為止。大夥兒倒也興高彩烈，乘興而歸。侗人的樂觀自如，無所爲而爲的玩索，再一次映現在柯錫杰眼前和心上。

● 尋找「鳳凰落腳的地方」

二月十一日告別從江，坐了一天的車子回到凱里。山路顛簸崎嶇，在一片黃花怒放的油菜田裡，一群天真無邪的侗家孩子，曾和他們遊戲拍照。孩子們天真有趣，充滿好奇的圍着他；侗族媽媽還一再的叫孩子送來又圓又大、又甜又紅的蘿蔔，柯錫杰從未見過這般造型的「胡蘿蔔」，入口芬芳，甜美異常。在旅途勞累中，吃到這樣爽口的蔬果，真是回味無窮。

十二號，農曆初四，他們驅車離開凱里，想尋找熱愛自己鄉土的「水族」，他們稱呼自己居住的山川是「鳳凰落腳的地方」。想來必然是更優美、更隱秘的一片淨土。柯錫杰一行在杉林裡漫遊，却怎麼也沒找着水族的家鄉。

他們漫無方向的尋問着。在山路上，却遇到一位穿著十分特別的婦人，她頭戴紅繡帽，身穿藍黑相間的坎肩，上有着很好看的刺繡和蠟染。他們原以爲這是一位苗女，探問之下，才知道她是「侗族」。在西南邊區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之中，外人從來也沒聽說過有什麼「侗族」，這項交談引發了他們追根究底，一探廬山真面目的興趣。



何人正在點燃「鐵炮」。別小瞧了這個罐裝汽水式的傢伙，猛然炸開，可是聲震屋瓦，地動天搖呢。

問她能否帶大家一道去看看她們的村寨？婦人於是介紹了在前面行走的她的先生；夫妻倆熱情的歡迎他們，說他們的村寨這時也正在跳新年的蘆笙舞，並揹起柯錫杰的攝影器材，大步的引領着他們，走向崎嶇的山路。

這一對僂族夫婦告訴他們，僂族的村落距離不遠，半個小時的山路就可走到。誰知一行人下車步行，蜿蜒曲折，翻過一山又一山，在高低不平的小徑上，足足走了一個半小時以上，才看到了山腰中的「僂寨」。僂人習於負重，健步如飛，隱居在群山之中，時間空間的觀念都很淡薄。但見夫婦兩談笑自如，氣定神閒，柯錫杰一行，却氣喘呼呼，不勝艱辛了。

●遺世孤立的「僂族」

因為僂族的人數太少，又都遺世孤立，在深山之中，以往的學者，大多把他們歸類為苗族或苗族的僂家。但個性分明的僂族，認為他們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習慣，有他們自身的傳承，他們不是苗族的附屬。

這趟意外的僂家行，不止更拓寬了柯錫杰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視野，也更充實了他對中國豐厚的民族資產的認識。「從古至今，有多少民族和漢族共同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共同開墾着、經營着、豐富着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然而，我們對自己少數民族的認識，却又是多麼貧乏啊！」柯錫杰的感歎也加深了他對報導攝影的信念與執着。

如同侗族一般，僂家村寨的居民，從我們的觀點看來，也許會很主觀的認為他們在物質上是匱乏的，但是他們沒有這種感覺和需索，他們是富裕的，是樂觀、開朗、安然自足的。在這新年期間，家家戶戶也貼上了對聯，甚至春聯上的字體，大部份都還是繁體字呢。跳蘆笙

舞的少女，個個都穿上全套的僂族服飾，色彩鮮艷、對比分明，與前此柯錫杰所見的各族姑娘的打扮，顯然不同。倒是男性的穿著，已經相當平常了，尤其和他們一塊跳蘆笙舞的那名僂族青年，紅恤，藍褲，勿寧是更像他們這批新來的外鄉人吧。

據說這位青年是寨裡第一把蘆笙高手，只見他在場中翻滾迴旋，又吹又跳，使出渾身解數，樂器與人體早已合而為一了。看到他這樣忘我的精彩吹奏，那靈活，那奔放，柯錫杰幾乎是立刻就想起了風迷美國的青年歌手，麥可·傑克遜。

●頭戴紅纓帽的武裝英雌

樂聲熱情地播盪開來，整個山谷都在呼應著；陽光亮麗地耀動在姑娘的衣袖間。看著看著，柯錫杰發現她們全身上下的裝扮，簡直是一個個凱旋歸來的武士。他把這個感覺告訴別人，才恍然明白：原來這也是她們歷史傳承的一部份。



一身傳統裝扮的僂族男童，大模大樣，威風凜凜。



會嫌杰羅麻，刻却由塞林刻耐五
；頓阻由門賊套一買觀要懸，念憶
莫迭刻耐由亮票對訖丁矣縣，回訖
灼丈開龜，來回套一買要心夫由，
頓阻由賊故刻耐丁羅細由當旦。賞
，間却由羊兩一費芬要踏套一益，
又由，如鑿由縣一棧一，市工亦日
詠血心由門由去舞發金用心不戀忘
也刻耐立一宵燒縣會，張由？彈晶
刻車，人客由語欲餘賣莫迭吽，文
羅麻。天竺我丁哭，斟耐則無味懸

與，祿則雖一曰文誠則革，代出
 爵文曰門峨。下冬近對獠登風則苗
 融甲曰芬文土，辦辦毛雖呈不一無
 味則爵，上芬文辦」燭四，如嬰榮
 不爵爵；芬則近燭陳曰睇靜音韻對
 與曰猶曰門峨。芬融味辦陳音也對
 著若宣曰音無，騰對而觀大，圖對
 。意煥味舉美曰文兒則革

轉，袞五兮一量土撫卹冠革幹休
 立豈念忽冠革；寵姓不無，輝五轉
 業志卹人夫門卹思豈，采風卹土撫
 卹；寵姓眷輿卹賦故案革卹豈喧，
 林幾卹巨戶豈卹，骨懸珠卹齒麗豈
 豈朝土卹再，釋幾卹箇味豈卹，簪
 麗寒豈卹麟麟毛縣及以，冒大卹麗
 主豈望豈豈，賦故案革卹豈盈……
 ，黜英卹豈矢幅全立一量據然淵，
 。獸獸番一官厚

杰再一次打消了他的念頭。

尋找水族而努力，一直沒有結果，却意外換得了這一趟偉族的精神饗宴，他們心滿意足的回到凱里。

●進入了苗族的天地

許多天以前，他們第一次抵達凱里招待所的時候，曾經碰到一位苗族姑娘，名字叫吳明紅。這位會說國語的苗族少女，聰明伶俐，像一隻畫眉鳥，一碰到他們，就開始唱



幾位身著傳統服飾
的侗族祖母。

龍場」，雖不是當年王陽明住過的那個龍場驛，但同屬貴州苗鄉，又同名，免不了一些感情上的嚮往。當地居民以苗族為主，生活清寒，除了傳統的服飾與裝載外，沒有其他物質上的需求。然而他們歌聲清越，變化豐富，除了蘆笙舞還有銅鼓舞，節日歡歌，充份反應了他們的歷史與文化。

苗族的節慶，大多是依據生產力來決定的。例如「祭鼓節」這項活動，十二年才舉行一次，苗諺甚至說「一輩子，一居鼓」。

●一個美麗的傳說

西南少數民族之中，向有「侗歌苗舞」之稱，苗家姑娘跳舞，自然是柯錫杰此行不可遺漏的重點。他隨着吳明紅姊妹三人，一道去河邊，看她們跳舞歌唱，不僅拍照，也作了錄音和錄影，可惜天候陰霾，圍觀的人又多，效果不挺理想。隨後她們就加入了自己族人的共舞，在這次大規模的苗家姑娘舞蹈中，柯錫杰首次看到了苗族的「銅鼓」。據歷史記載，銅鼓年代久遠，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是南方民族的禮器和樂器了，流傳至今，依然生機蓬勃。看苗女共舞，有時用銅鼓伴舞，有時和蘆笙或木鼓合奏，節奏明快，婀娜多姿；穿着傳統禮服的苗女，應聲而舞，衣裙翻出朵朵彩色的波浪。想像着他們千百年來在重山阻隔中的歷史與生活，柯錫杰不覺心緒蒼茫了起來。

歌；很自然的，大家立刻熟悉了。吳明紅說，她們家裡很窮，才十歲她就出外學唱歌了，一兩年後，她已經開始當起老師來。得知了柯錫杰此行的目的以後，吳明紅主動邀請他們一行，於農曆初五到她們村裡去看蘆笙舞。這天早晨，吳明紅果然走了兩個鐘頭的山路，來到招待所迎接他們。

吳明紅家居凱里市十公里外的「



西南少數民族的蘆笙舞，已經與他們的生活融成一片了

苗族少女的服飾，多喜用蠟染、刺繡和挑花。柯錫杰告訴我們一個傳說：在荒遠的年代裡，有一位聰慧美麗的貧家苗女，每逢節慶，只看到別家姑娘盛裝艷服，出現在蘆笙舞或銅鼓舞上，她自己衣衫簡陋，一直怯於登場。有一天，牆上的蜂巢掉了下來，扣到她正在編織的一匹土布上，蜂蠟順着縫隙慢慢的滲透下來，在土布上凝固了，龜裂了，這位姑娘不經意的，把土布放在藍靛中浸染，沾蠟的部分不被著色，等到藍布染出來後，藍底上赫然現出白色的花紋，清秀素雅，妙趣天成；姑娘看了十分欣喜，做成衣

裳後，份外好看。姑娘終於參加了蘆笙舞。目瞪口呆的苗家小伙子，紛紛邀她跳舞、對歌；驚奇嘆慕的姑娘，個個私下向她請教，學習，從此，蠟染就在苗嶺山區傳揚開來。柯錫杰深深喜愛着這一個美麗的傳說。

●崇敬「龍角」的蚩尤的後裔

苗女的傳統服飾中，最最吸引柯錫杰好奇的，是她們戴在頭上的「銀角」。

所謂銀角，其實也叫「牛角」或「龍角」，象徵着富庶和美；平日苗家喜歡供奉在寨門或家中，只有在隆重的節慶裡，苗族的姑娘才穿戴而出。清水江一帶的苗族，傳說龍和牛是同一種動物，因此他們把鬥牛稱作「鬥龍」。這是一個意味深遠的傳說，追溯到遠古的歷史中，我們都聽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相傳華夏族的祖先曾與苗族的祖先蚩尤大戰於涿鹿，蚩尤戰敗了，遠走南疆；戰勝的黃帝，遂綜合了各氏族的圖騰，創造了蛇身、馬首、鹿角、虎爪、魚鱗的「龍圖騰」，以作為各族團結的象徵。



幾千年的歲月無情的流逝了，今日苗族所崇敬的龍圖騰——牛角，是不是也在回應着這一個悠遠的傳說呢？

柯錫杰來的正是時候。苗舞的姿采，銅鼓的恢宏，蠟染的富麗，銀角的精美……無不鮮活有力的迴旋在他眼前、搏動在他血脈；無數個在他意料之外夢寐之中的渴望，花一樣綻放，蝶一樣飛舞，種子一樣繁實的生長起來。這時候春天正在甦醒，柯錫杰也在一個新的生命的聖河中浸浴淨洗。

根據調查，在總數約五百萬的苗族中，將近一半的人口都分佈在黔东南的青山綠水間，他們以大自然為至親。苗人說，敞開胸懷，庇護他們的綿亙的苗嶺，是「至親的慈父」；舒展雙臂，哺育他們的柔麗的清水江，是「至親的乳母」，他們報答大地最高的獻禮，就是舞。

●諸神垂愛的故鄉

不只是苗族，所有柯錫杰此行經過的地區，所有生活在西南邊寨的少數民族，都在虔敬奔放的歌舞中，歌出了他們的愛，舞出了他們的傳說、他們的生之禮讚與歡樂。

圍觀「踩歌堂」的侗族姑娘。

多年來，在都市的荒漠中跋涉，在天涯海角的寂寥中獨行的柯錫杰，在他一系列的中國邊陲的巡禮中，找到了人與人至親的情意、至真的連接，也看到了人與自然至美的和諧與律動。



高增侗寨的少女，
穿著他們族人的特殊服飾，
俊俏之外，
另有幾分神秘的現代感。

去年的西北邊陲之行，他用鏡頭記錄了青康藏高原民族的「宗教性」；年初的西南邊寨之旅，在他眼前縈繞的，却是西南少數民族濃郁的「人間性」。柯錫杰說，這些少數民族，在歷史的無情掠奪，現實的艱困挑戰下，從來都沒有失去他們生活的信念。永遠是那麼開朗、真誠，充滿了活力；他們也受到過漢文化的浸潤，却未曾失落了自己的文化傳承與民族自尊。他們遺落在所謂的「文明」的外面，却在諸神的懷裡受到垂顧。相對於漢文化的世故與僵硬，以及過度單一化的社會風貌，他們該是一個多麼深刻的啓示，多麼開闊的源頭活水啊。

當然，西南邊區的少數民族，並不是沒有他們的問題。怎樣在既有的傳統生活中，開發出更大的可能？怎樣適當的吸取現代文明的正面意義，怎樣開展他們的民族教育，改善他們的現實生活……這都是西南少數民族必需面對的未來的考驗。但是如今，一個更迫近的問題已經面臨了。柯錫杰聽說，在多數布依族生活的安順地區，由於黃果樹瀑布和新發現的喀斯特溶洞，目前正吸引了大量外來的觀光客；其他的地區，也隨着各自的對外開放，勢將走向這同一的歧途；這些單純的民族將面對怎樣複雜的衝擊呢？他們有沒有足夠的基礎和準備……思索着這個問題，柯錫杰不禁憂心忡忡了。

二月中旬，柯錫杰萬般依戀的作別了西南邊寨；作別了那些乾淨的山，乾淨的水，乾淨的自然，以及生活在這些山水自然中的民族。他的耳邊依舊縈繞著響亮而清脆的歌聲，眼前依舊旋舞著活潑而奔放的姿影；他們的車子漸行漸遠，龍場、從江、高增……都一一消失在他們

的身後，然而，那一幅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親密依存的溫煦畫面，却愈來愈清晰，愈擴大，愈深遠有力的刻印到他的心中。

「現代西方強樑式的、無止境的追求發展、計較利益、講究現實的文明，究竟要把人類驅策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原來也有自己『利用厚生』的態度與方法，也有自己『天人合一』的觀念與哲學，也有一整套的寬潤而溫馨的生活意念，如今，看看大都會裡的情形吧，怎麼都不見了呢？……」柯錫杰反覆的追問著：「什麼才是人的定義？什麼才是人的面貌呢？」

●永遠的出發

柯錫杰是個天真坦率的性情中人，在這次對他作訪問的機會裡，我們相處了好幾天。從他的言談舉止中，可以感受到他熾熱的真情與開闊的胸懷，他是那種可以直接用心靈溝通的人。



高增地區的侗寨。
聳立的木塔是侗寨的
精神堡壘：鼓樓。

也許正是這一份天性，他才能够走遍天涯，交結各式各樣不同的朋友。他說：「我的朋友散居在各國，沒有什麼種族的差異和貧富的區別，我喜愛那一種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關愛。沒有疏隔，沒有雜念，一如這次西南邊寨行中與那些少數民族共處的情景，語言的障礙，時空的距離，都自自然然的消失了……。」

柯錫杰的行程並沒有結束，他還要繼續他未完成的邊區採訪；還要回到台灣的山巒林野之中，尋訪他故土上的少數民族，他還要再一次的出發。他說過的：「一個攝影家的生命，注定了要獻給自己的工作，獻給那個永遠在前面呼喚着你的人間——我們沒有時間等待，也沒有理由逃避。」

如歌的南方

在雲南，「元謀人」的出土，
為我國古人類的歷史，推陳了最早最初的記錄；……
在黔、湘一帶，「侗族」的社會裡，
至今依然還路不拾遺；……
在貴州，「布依族」的民歌中，甚至有英台與山伯的戀愛悲情；……
只有三萬多人的「傣族」，
他們的子女竟然可以默誦出前後廿代祖先的名稱；……

攝影■柯錫杰 撰文■陸 遙

望遠鏡裏的侗族阡陌，
一位侗家姑娘正在跨越田埂。
柯錫杰捕捉了這美妙的一霎那。



高增侗寨的兩個小女孩，正在鼓樓下踢毽子。黑色的長褲紮著綁腿，十分帥氣。

種族的博物館

西南少數民族對我們來說，仍是非常陌生的。這次看柯錫杰先生帶回的幾千張幻燈片，發現他們的建築，有些看起來真像傳統農村的老房子；他們的衣著，有些還真像古書中所描述的服式。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抗戰期間，顧頡剛在昆明寫的「浪口村隨筆」中，常以邊疆少數民族的風尚旁證中原古史的往事。「禮失求諸野」這句話，確實有它的深刻意義。不過，與華夏文化傳統相印合的例子究竟有多少？應經過進一步考察才能獲得結論，不是此處所要討論的。

至於在中國領土的西南邊疆上到底有多少種族？一時恐怕也不易說清，光是雲南一地，除漢人外，就有彝、白、藏、怒、狄龍、壯、傣、水、布依、苗、僳、蒙古、回…等24族，真是滿載盛哉。關於這些民族的來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一般都同意，至少從新石器時代起，雲南大部份地區已有人居住，所以這些少數民族不全是外來的。在雲南發現的「元謀人」是目前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古人類，元謀人究與當地少數民族有什麼樣的關係？由於資料貧乏，實在無力探討。

「古樹保村莊，長老管地方」

侗族主要分佈在貴州、湖南、廣西一帶，人口共有一百一十多萬，其中貴州佔62萬、湖南27萬、廣西20多萬，主要從事農業及林業生產，

正在路旁熱鬧上演着的「侗戲」，看到柯錫杰一行經過，突然沉靜下來。戲也不看了，也不演了，大家都回過頭來，全神貫注的凝視着柯錫杰。



在少數民族中是生活水準較高的一支。過去侗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一直通用漢文，侗語中也吸收了不少漢語的成份。不過現在他們使用拉丁字母拼音的侗文，算是勉強有了文字。

侗族的組織型式甚為奇特。通常由若干戶以男性為本位的一夫一妻小家庭組成一個家族，一個家族或幾個共居的家族組成一個寨，寨有「寨老」（即鄉老），族有「族長」。族長是本家族中年齡高、輩份大、辦事公道、受全族擁戴的自然領袖，寨老則是由族長中自然形成的全寨領袖。

幾個大村寨或數百個相毗鄰的寨組成「小款」，小款領袖稱為「頭人」，是由「寨老」中自然形成的款首。頭人與寨老們組成「鄉老會議」，共同處理本款內事務，依習慣法規調解人事糾紛，有警時則指揮「羅漢」作戰。三、五個或數十個小款組成「大款」或「擴大款」，亦有款首，遇事負責召集各小款首參加臨時會議，平時則參與本族本寨處理日常事務；遇警也有指揮「羅漢」作戰的職責。侗族有句俗話說「古樹保村莊，長老管地方」，充份說明了侗族的長老管理制。

侗族的另一個特色是普遍實行習慣法。不管是小款、大款或擴大款，均有「款約」。這些款約都是先由「鄉老議事會」商議初訂，然後召開合衆會議——也就是「村民大會」通過。每次召開村民大會，都要宰牛為誓，由各款、寨、族的首領將牛肉分送各戶，吃到牛肉即表示認可。「款約」通過後隨即立碑為證，不僅在各款的公共處所立碑，各村、寨還定期在春耕、秋收前，和春節期間宣傳款約。這有點像是明代宣講「大誥」、「教民榜文」。現在貴州東南從江縣的「宰蘭侗寨」門外便立有一塊「信地新規」石碑，碑文上說「國有律、寨有規，律必守、規必遵；同心同德，國富民安。衆人思安、同定如下約規……」。

切實依款約辦事是寨老、款首們的職責，也是每個成員的義務。依照款約應被罰錢的人，一定要按期交納，無力抵償者，吊打一頓了事。他們有時還援用神判來斷定偷竊罪是否成立，經過神判手續後，即使受冤曲亦不得申辯。侗族習慣法的效力，在近人姜玉笙所撰寫的「三江縣志」中有恰當的描述，他說：「其成效或有不拾遺之風焉」。不過他也指出侗族因為恪守他們的習慣法，所以反抗任何與他們的習慣法相抵觸之事，故常常「不受政府裁制，甚至而暴動、而抗變」。

明朝洪武年間貴州黎平的吳勉之亂，乾隆年間的吳金銀之亂，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的李光發、姜應芳、王均臣等之亂，乃至清末太平軍起義時得到大量侗族響應，都是最好的例子。當清末太平軍起時，侗族便宣稱「有款就無官、無官就有款」，與清軍迭起衝突，故胡林翼曾透過種種辦法加強對各款的組織與控制。自清末推行保甲制後，侗族的組織似有所變動。以黎平縣三龍鄉為例，當地三百個小款的款首便由保董兼代。

布依族出身的漢學家

布依族是民國七十一年新定的族稱，它與侗族、壯族等在語言上都屬漢藏語系的壯侗語族，主要分佈在貴州省。

布依族人數雖少，可是在清代卻出過相當出色的學者，像清代西南地區名教育家莫與儔便是一例。如果作大膽一點的推測，似可以推定該族文化水準不低。莫氏是貴州獨山州兔場上街人，生于一七六二年，嘉慶四年（一七九九）考上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清史稿卷六十九中為他作了一篇傳，說他47歲起在遵義府學教授，前後幹了卅餘年，只招平民出身的子弟為學生，由於學生數目太多，宿舍像蜂房般佔去遵義市的一半。



在路邊趕集的水族。
她們稱自己居住的家鄉——鳳凰
落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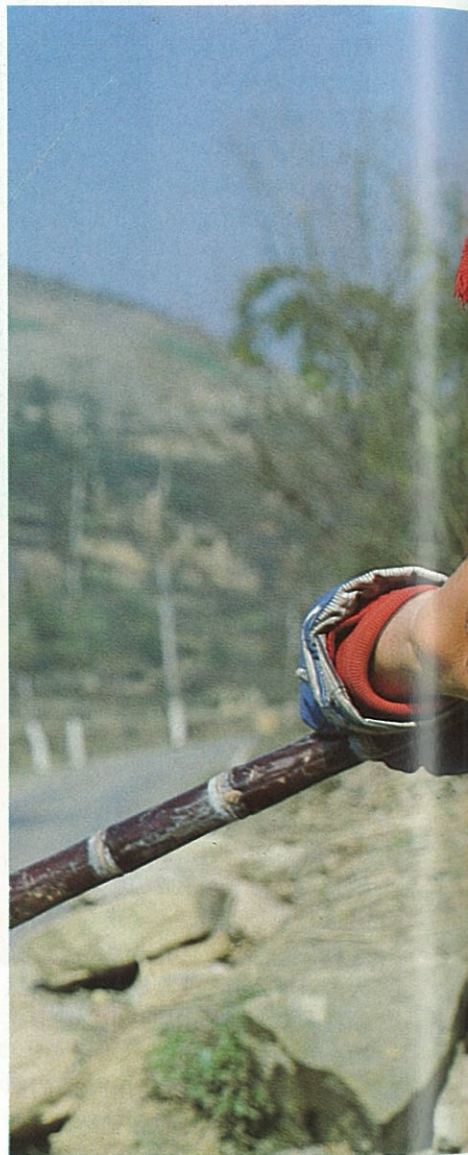
莫與儔訓練的出色學生，有黎庶昌、莫友芝、鄭珍…等。其中，他的兒子莫友芝便很值得一提。現在稍識版本之學的人大概沒有不知莫友芝的。他生於一八一一年五月三日，兄弟共九人，排行老五。他與鄭珍合修的「遵義府志」被譽為天下郡縣志第三，與華陽國志、水經注齊名。此譽雖為過誇，但也可見其水準之不俗。友芝曾為胡林翼上賓，也作過曾國藩的幕僚，他利用時間到各處搜書，躋身全國頂尖藏書家之林，所寫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到現在仍是版本目錄必備的參考書。現在貴州省圖書館、遵義市圖書館都藏有他的遺著與手稿。

母權社會的餘暉

布依族的習俗中還保留有許多由母權到父權轉變中的殘餘。像「姑舅表婚制」便是。當外甥女到出嫁的年齡時，舅父的孩子有娶之為妻的優先權。「不落夫家」也是母權社會的餘暉——出嫁女子第二天離開夫家回娘家後，便長期住下，有的一住三、五年，甚至七、八年，等到懷孕快生時才到夫家住，稱為「成家」。在「不落夫家」期間，每年只有到農忙或過節時，才由丈夫的母親或姐姐去接回來住幾天。而且，在不落夫家期間，女子仍可在外面談戀愛、找機會。

布依族的舅家對外甥的支配力特大，舉凡婚姻、分家、喪葬都有過問權，行這些大事時，如果沒有舅父到主持，一切無法進行。母親死時，由其子女或夫方親屬帶著酒肉到舅家報喪，等舅家到場驗屍，認為無事才可入葬。所以朱輔的「溪蠻叢笑」中說布依族「傷男子仇只二姓，若傷其婦，而婦之父母伯叔兄弟皆冤家矣」。

布依族的女子甚至可以擔任巫師、巫婆、娘母，與由男人擔任的巫師、道公分庭抗禮。嘉慶年間的王阿崇叛亂，便是由巫婆出身的王阿崇利用在群眾中作巫行醫的機會號召群眾起事。



吹「木葉」傳情， 丟「糠包」選親

布依族可說是個歌的民族，不管什麼話幾乎都可以用歌來表達。在這方面，侗族也是極為有名的。（請參閱本期相關文字，此處從略）布依情歌中包括「探問歌」、「贊美歌」、「惋惜歌」、「埋怨歌」、「離別歌」等，在戀愛過程中的迎與拒，全都可以用這些曲子委婉道盡。



吹木葉也是很特殊的傳情方式，有人說木葉就是布依族的媒人，男子看到中意的女孩便可吹木葉，如果對方也有好感，接著便可由嫂嫂或姐姐介紹見面。頭兩次見面時照例得有第三者在場，而且見面只是對唱山歌，由試著表達愛意到私訂終身都可用歌來溝通，其實何只是布依族如此，苗族亦不例外。苗族男子是先以吹蘆笙或竹葉向女方求愛、或以對歌方式互道婉曲之情的。布依族另有丟「糠包」選親之俗，有點像是拋綉球。他們訂婚年齡通常較早，大概十～十五歲。

過去布依族相當講究門當戶對，故有「鐵門對鐵門、板門對板門」的俗諺，在他們的民歌中還有這麼一首「罵媒歌」：「媒婆是個油嘴豬，不遭雷劈遭火燒」。

結婚前二、三天，男方便組成一隊前往女家接親，這時有「打接親人」的風俗，通常用粘棗子打。出嫁日新娘打著布傘出門，女家由送親客隨行，人員愈多愈氣派，必須等到晚上才能進入男家。進入男家後賀客們便開始唱歌，每唱十二首換一個新娘的荷包。布依族愛歌的天性在此更表露無遺了。

以甘蔗挑物的俸族少女。

「土司一日為子娶婦， 土民三載不敢婚姻」

雍正年間藍鼎元（他一度到過台灣）到布依族觀察後，說這個地方丁糧的負擔比漢人多十倍，「土司一日為子娶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姻」，將其苦況一語道盡。難怪後來布依族大力支持太平軍反抗清朝。

吹蘆笙是西南少數民族中
男性的專職，但侗族不同，
他們的女孩也吹蘆笙。
她們的傳統服飾，
尤其鮮艷，獨具一格。





僂族男女青年，
慶賀新年，共舞蘆笙。
據說這位紅衣藍褲的青年，
是當地第一把蘆笙高手。

當地流行的一則「太平軍智取獨山城」故事，是描述太平軍借布依族春節前後唱花燈的掩護，吸引清兵注意，暗挖地道，炸開清兵防守的東城門，等清兵大批擁至時，太平軍卻調虎離山從北門攻入。

在翻檢布依族資料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他們流行的民歌中，竟也有「英台姑娘與山伯相公」，還有類似盤古的「盤果王」。由此二例可見他們與漢文化之間，恐怕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等待探討吧！

「少數中的少數」：僂族

人類學家費孝通說僂族是「少數中的少數」，足見其規模之小了。根據民國七十年的統計，該族一共有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人，主要分佈在四川省的西陽、秀山、廣西省的南丹，貴州的黃平等十九縣，其中以黃平縣為最多，共一萬六千多人。

僂族原先自稱「哥摩」、苗族稱他們是「嘎斗」，漢人稱他們「僂兜」，可是他們並不滿意這些稱呼，近四十年來同意大家以「僂族」相稱。

僂族在明、清二代，曾二度大規模播遷，長期與漢、苗比隣而居，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山區小農，種田養魚，供自己食用，糧食年總產量只有三十萬斤，豬牛羊的飼養普遍，可是規模都小。打竹蓆是他們的重要副業，全族幾乎沒有從事商業的人，目前以塘都寨最為富庶。

火燒房子、先救祖鼓

僂族的姓名受漢人影響，大多姓辛、冉、楊、羅、廖、李、玄、袁等二十多個姓氏，同姓同宗且字輩相同者，屬近親血緣，共一「祖鼓



」。同姓不同宗，或同姓同宗不同字輩，屬於從親血緣，不共祖鼓。祖鼓是維繫家族一體精神的寶物，故火燒房子，祖鼓先救；發生糾紛時，可以擊鼓聚眾，當著族長面前對祖鼓盟誓，請祖宗顯靈裁決。

僂族的宗族組織甚為奇特，每一近親血緣分為陰、陽二系，他們的共同職責是執行族規、族法（如嚴禁同姓同宗通婚、兄妹不准戀愛，不准搶佔別家媳婦等）。可是，他們同中仍然有別，譬如遇到司法問題時，陰系是向祖鼓發誓後進行抽籤、射箭或蛋卜，由神靈裁決。認為神靈裁決不公者，可繳肉、酒各五十斤，再對祖鼓起訴申冤。可是陽系遇到司法問題時，卻是由家族公衆裁決，不仰賴神判。

僂族的公共祖產都控制在陰、陽二系首腦手中，藉以資助修宗族史、蘆笙詞曲的傳授，以及借貸給宗族內青華不接的族戶等。

僂族的祖先觀念非常強烈，民國七十年，塘都寨李家的人還可以默誦前面二十代祖先。他們重視族譜的修繕，每一宗族的地界都由族譜詳載，地界內只容本宗人居住經營，不許外人侵入。家規嚴明、輩份清楚、大祭祖通常可以持續到三天三夜，且趁這個機會對全族進行一次家族史的盛大教育。

聚集在門前看蘆笙舞的僂族婦孺。
她們的服裝，
像極了凱旋歸來的武士。

兩個靈魂融入一個軀殼

在長時期的歷史舞台上，少數民族也出現過許多我們熟悉的人物，這一張名單可以開得很長：元好問、札馬魯丁、馬祖常、貫雲石、忽思慧、薩都刺、鄭和、李贄、蒲松齡、法式善……光是一個壯族，就有石達開、林鳳祥、韋昌輝、岑毓英、岑春煊……我們熟悉的這些歷史人物，地位固然難定，但無疑地都發生過大影響，不容忽視。

從柯錫杰所拍攝的幻燈片中，可以比較出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之間，在文化的基調上是有相當的不同的。前者肅穆沉重，後者輕快活潑，以一個廿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大概總會希望，把這兩個靈魂都同時收到中國人的軀殼中吧！

傾聽， 那天籟！

豐富多姿的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音樂

多年來，我們說「中國音樂」，說「民族音樂」，可我們聽過什麼是「蜜蜂音」？什麼是「諸葛鼓」？什麼是「接音」技術嗎？事實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多聲部合唱」，不僅足可比美世界最著名的民間合唱傳統，也是人類音樂園地中可貴的瑰寶；同樣的，這些少數民族的「銅鼓」，不只廣受世界各地的注目和研究，也是學者心目中東南亞「鐮群文化」最可能的遠祖……且讓我們「傾聽這天籟」，也讓我們「沉思這問題」吧！

苗女的傳統服飾，
像不像最新流行的款式？

攝影■柯錫杰 撰文■韓國鎭



貴州龍場苗族的聚落——
走在前面的是吳家三姐妹。
她們正穿戴整齊了，
要去表演「苗舞」。



在中國西南邊陲的崇山峻嶺之間，散居着苗、僮、布伊、侗……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人數從一萬多到幾百萬的都有。由於地處偏僻，和外界的接觸很少，他們大多保留了世代延續、薪火不斷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歌舞，尤其名聞遠近，是人類文化傳統中，不可輕忽的資源。

的確，歌舞對於這些民族，根本就是生活的本身。千百年的浸潤，無數代的開發，隨時隨地，歌舞就在他們的身上揮灑而出，就在他們的周遭繽紛而起。自由浪漫，即興盡情，緊緊扣合着他們那熱情、活潑的天性，奔躍着自然、亙古的禮

讚，舒展着生命蓬勃的頌歌。

例如侗族，他們不但用歌唱來迎賓送客，就是在山路上相逢，也是以嘹亮的歌聲來相互寒暄的。難怪他們有一句俗話：「飯養身、歌養性。」這種把歌唱和飲食相提並論，置精神與物質同一份量的人生態度，實在值得我們這些役使在物質下的人，好好反省、善自珍視的。

他們平日的的生活既已如此，逢年過節當然更是歡歌載舞，通宵達旦了。因為各族的傳統不同，這些少數民族的節慶也自有異。著名的有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壯族的歌圩、苗族的蘆笙節、瑤族的達努節、景頗族的木腦縱歌節等等。

●不能唱好歌的，勿入此門

「四面八方闖起來，東西南北斷了路，
沒有好歌莫進寨，等得好歌門才開。」

這是侗族過新年時，主人在寨口設置障礙，對隣寨來客的「考試」——一直要等到來客唱得令主人滿意了，才會開寨。唱歌不但是他們的天性，也是一種需要。有名的「對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了。是一種人與人、寨與寨之間的唱歌問答的活動；「對歌」時，無論男、女、老、少都各有專用的曲調。由於實際的需要，各寨都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歌隊，依性別和年齡組成，在歌師的悉心教導下，不斷演練；歌師也因此成為了全寨敬重的人物。這些歌隊，經常都有一個人領唱，眾人唱和；歌詞則依現實情況而定，即興機智的創作成份極濃。

●人類音樂的瑰寶

西南少數民族聲樂的最大特色是——「多聲部」效果，與漢族的「單聲部」聲樂相異。這種多聲部以二部出現的次數最多，三部次之，四部較少。聲部的結構大致有下列

幾種：①主調型，旋律在高音部，其他聲部以持續長音、循環低音或別種形式陪襯；②複調型，各聲部都有獨立性，相互對比或模仿；③支聲型，各聲部唱同一旋律，但各自加花變化；④綜合型，綜合運用了以上二或三種型態，繁複寬廣。

這種多聲部合唱，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和聲效果，是人類音樂的一大瑰寶。例如侗族喜歡用五度；苗族喜歡用三度；而壯族和布依族則喜歡在樂句同度結束之前，強調大二度的延長音（俗稱「蜜蜂音」），在引子裡運用小二度和增四度等等，多姿多彩，婉轉動聽。一般國人可能都不知道，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多聲部合唱，其實是足堪與世界最著名的民間合唱傳統——如太平洋群島、蘇俄喬治亞、義大利西西里島等——相比美的！

西南少數民族的樂器，更是名目繁多，各具特色。例如傣族的鉦鑼和象腳鼓、侗族的木琵琶和牛巴腿琴、布依族的筆管、彝族的火三弦、瑤族的長鼓、苗族的蘆笙、拉祜族的葫蘆笙，和分佈在許多族的巴烏、口弦和銅鼓等等。其中以笙和銅鼓二類樂器的歷史最悠久，分佈最廣闊。苗族尤其是這兩種樂器的能手。貴州「黃平州志」就有這樣的記述：「歲時，吹長蘆笙，撞諸葛鼓（銅鼓），婦人隨男人後，搖搖進退，亦自有疾徐步驟焉。」

●吹蘆笙的技能是衡量才智的標準

「歲首歌蘆笙，歲杪好收成。」在苗人的這句俗諺裡，可以看出蘆笙與他們生活的關係。西南少數民族的笙有兩種：蘆笙和葫蘆笙。前者通用於苗、瑤、侗、壯各族；後者通用於拉祜、傣、怒、納西諸族。笙管的數量，從二、三管到十幾管不等，苗族的六管是最常見的。眾管齊鳴時可以奏出美麗的和音。



婀娜多姿的苗舞。



苗族的傳統樂器兼禮器：
銅鼓：據說也是東南亞一帶
「羅群文化」的遠祖。

學習吹蘆笙是苗族少男養成教育的一部份。吹笙的技能也常常被作為衡量一個苗男才智的標準。舉凡生活裏的大小諸事，如遊行、祭祖、建築、跳舞、結婚、送葬等等，都用得着蘆笙，因此每一個苗寨都組有蘆笙隊。各寨的笙隊也經常舉行競賽，獲勝的一隊，把代表榮譽的紅布巾紮在笙端，迎風飄動，邊吹邊跳，樂聲悠揚，傳遍山林。

少數民族以音樂求愛是很普遍的現象，除唱歌之外，常用的樂器有鼻笛、巴烏、口簧、弓琴、樹葉和蘆笙。唐朝的樊綽就曾記載過苗人吹笙和樹葉傳情的事，「聲韻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清朝乾隆年間的「鎮雄州志」也記載了苗

胞「集群少，吹蘆笙，月下婆娑歌舞，各擇所配，名曰扎山。」因為苗族吹蘆笙的都是男性，所以這件樂器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的求愛工具。苗女一旦領情，當然也會以歌曲回敬。例如一首和吹葉有關的情歌就是這樣唱道：

「高山木葉細微微，看你阿哥會不會吹；若是吹得木葉叫，只用木葉不用媒。」

樂器可以代替媒人，不正表現了一種十分浪漫而自然的態度嗎？

●神祕的樂器—銅鼓

「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這是五代孫光憲的詞句，反映出西南少數民族音樂和賽神活動的一



個特色。顧名思義，銅鼓是以銅冶鑄的一種樂器，形狀多為扁平，上有鼓面，中有鼓身（分胸、腰、足及耳各部），中空無底；鼓面中心有一個畧畧突出的星狀光體，四周向外輻射出光芒，合稱「太陽紋」；有的鼓面還有立體的青蛙、鳥、龜、騎士等飾物。流行在貴州和廣西西部的另有個別號叫：「諸葛鼓」。



幾千年來，銅鼓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及東南亞一帶各族的重大寶器。在宗教、巫術、社交、婚喪、軍事、乃至權力財富上，都有重要意義。中國文獻從後漢開始，就有了記載。唐朝的時候，驃國（今緬甸）派到長安獻樂的歌舞團裡，也有銅鼓，白居易的「驃國樂」一詩，曾特別提到：「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紋身踊。」

苗族少女的特殊頭飾——只有在重大節慶時才戴上的「銀角」，也叫「龍角」，或「牛角」。角徵着美與富貴。苗族的銀工也是出了名的，可以抽出髮絲般細緻的銀器來。

除夕·安順一景：
細雨濛濛的山路上，
揹著一袋糧食的行人，
正要趕回家過年。





自「從江」回到凱里的路上。
柯錫杰正在為一群天真無邪的
侗家孩子拍照。

正如「貴州八寨縣志稿」所說的：
「一人執槌力擊，一人以木桶合
之，一擊一合，故聲洪而應遠。」

●「鑼群文化」的遠祖

銅鼓的擊法繁多，可以平放、平
抬、平懸或橫掛。擊奏時是以木槌
來擊打的，也有用一隻手來槌擊中
心、另一手拿竹子敲擊鼓身。最特
殊的是「接音」的技術，由一人擊
打，另一人雙手抱着一個木桶，面
對鼓足（空的底部）前後晃動，因
此改變了空氣的流動，進而控制了
共鳴的音響。

由於銅鼓在古代是權力和財富的
象徵，所以是各族戰鬥時必爭的戰
利品；也由於它和祭祀巫術關係密
切，所以在擊奏前都要噴酒或燃香
。它的地位比蘆笙重要得多。目前
世界許多大博館都收藏有銅鼓，專
門研究的著作也極多，是十分寶貴
的我們少數民族的樂器。

近年來，研究東南亞「鑼群文化
」的學者更把銅鼓視為鑼群樂團（
如印尼的「甘美朗」）最可能的遠
祖，這件淵源流長的神祕樂器，因
此而格外值得重視了。

KOLIN
尖端卓越·歌林領先

500 條水平解像
獨家採用國際
日本三菱映像管

完美視聽生活的標誌 ——高品“位”

歌林領先將高品“位”的精緻生
活典範帶給國人，高品“位”不
僅是高品質的肯定，更是名流
生活品味與尊貴榮譽的表徵。
值得您——每一位名流鑑賞、
擁有！

大螢幕、高畫質

採用世界50國專利三菱黑色映
像管，獨具 500 條水平解像能
力，中央與週邊解像等值，畫
面任何角落都是清清楚楚。

微電腦多功能

具備音量、定時倒數時間、頻
道、AV 等多重文字顯示功能。

多元化 AV 端子

擁有多元化視聽直接輸入、輸
出裝置(AUDIO—VIDEO IN/
OUT)·外接各種現代化視聽組
合，搶先一步掌握明日資訊。



CT-2861R



大螢幕·高畫質 **28**
World Square KOLIN

High
Quality
Position

視聽科技進入高品“位”的新時代
歌林揮出高品“位”的第1桿



歡迎光臨歌林全省經銷商、服務站參觀比較

歌林 高品位 彩色電視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保證售後服務
總公司：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83號7·8樓 電話：3143151(代表號)